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70, No. 1397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397-A

雪巖師。可謂鼻端眼正矣。以無準為之父。以高峯為之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觀其所從來。又觀其所付授。則巖之道。可知矣。雖然。良馬不待驅策。望見鞭影而馳。獅子無法教兒。直向懸崖一拶。諸人若能於文采未彰。一字已多之前。一刀兩段薦取。便見三老卓卓巍巍。長在諸人門面上。放大寶光。轉大法輪。一生參學事畢矣。不然。刻舟求劍。待兔守株。併一冊鉅編。都成鬼神茶飯去也。余不解禪。戲論如此。巖門人。持師語錄來。漫題編端。

大德貳年。三月上澣。性存真逸家之巽書。

雪巖和尚語錄目次

卷第一潭州龍興禪寺語錄

湘西道林禪寺語錄

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

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

湖州光孝禪寺語錄

袁州仰山禪寺語錄

卷第二普說

卷第三舉古

卷第四法語

書

序

銘

偈頌

自讚

跋

補遺

No. 1397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

雪巖和尚住潭州龍興禪寺語錄

師於寶祐元年。八月初一日。入院。

指三門。盡大地是箇院子。且道門從何入。八字打開。青天白日。

佛殿。碧玉盤中珠宛轉。琉璃殿上月徘徊。是什麼人境界。其或未辨端由。且看新長老。拈起坐具。大展三拜。

法座。百千佛祖。向這裏屙。潑天臭氣。徧滿娑婆。新龍興。未免傾湘江之水。洗教淨潔去也。狼籍轉多。

拈香祝

聖罷。斂衣就座。(問答不錄)乃云。少林一曲。五傳至于六祖。山深水寒。發太古之清音。調翻南嶽。九世至于慈明。唱高和峻。奏絕聽之希聲。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。恢恢然浩浩然。不可得而名焉。豈料三百年後。土曠人稀。道隨時變。黃鍾大呂。寂而不作。鄭音衛響。亦乃不聞。欽上座。固無長處。既在浙江那畔。被一陣業風吹。到潭州城裏。只得改聲換調。向十字街頭。重翻此曲去也。且道是何節拍。擊拂子云。萬年歡。

復舉。趙州和尚云。金佛不度爐。木佛不度火。泥佛不度水。真佛內裏坐。

師拈云。揭起如來正體。發明向上宗猷。趙州固是好手。只是不合強生節目。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。金佛度爐。木佛度火。泥佛度水。真佛[吃-乙+小]。切忌話墮。忽有個漢。出來道。你恁麼說。正是強生節目。拍膝一下。將謂無人證明。

上堂。一見便見。一得永得。展手云。撒開兩手大家看。畢竟明明是何物。潭州內外。有一十八座城門。白日行人。千千萬萬。往往來來。一任東西南北。

上堂。純清絕點。正是真常流注。打破鏡來。未免一場狼籍。不若遇飯喫飯。遇茶喫茶。曉來獨立空庭外。閑對寒梅幾樹花。

冬至上堂。展虛空作紙。束虛空作筆。謾寫書雲二字。不分悔吝吉凶。然雖如是。龍興却要分似諸人去也。上一畫短。下一畫長。形名曾未兆。文彩已全彰。

看經上堂。水綠山青。鵲噪鴉鳴。滿耳滿目。非色非聲。既非聲色。却作麼生安名。大方廣佛華嚴經。

上堂。昨夜日從西沒。舊年已去。今朝日自東升。新歲又來。新歲既來。有何奇特。風前鐵樹花開。別是一般春色。

上堂。謝首座維那。人天眼目。佛祖綱維。千差萬別。一以貫之。如何見得。克賓法戰不勝。南泉斬却猫兒。

上堂。春日晴。燒痕青。布穀催耕處處鳴。雖然底事最分明。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。何故。纔有一絲頭。便有一絲頭。

解夏小參。無解無結。猶是空中釘橛。有修有證。何異捕風捉月。所以龍興。一夏百二十日。只與現前清眾。早眠晏起。淡飯羶茶。如三家村裏田舍翁。挈挈波波。

只與麼過。不敢將一絲毫。叢林規矩。束縛諸人。是汝諸人。便與麼撒手撒脚。履踐得去。十二時中。不妨七穿八穴。東倒西攔。逆順卷舒。縱橫自在。擊拂子云。白雲更在青山外。

復舉。滄山問仰山。子一夏不上來。仰云。鋤得一片畚。種得一蘿粟。滄云。子可謂不虛過。仰云。和尚如何。滄云。日中一食。夜後一宿。仰云。和尚亦不虛過。道了乃吐舌。滄云。寂子何得自傷己命。

師拈云。滄山與仰山。是則子傳父業。足可觀光。逗到下梢。又却遞相矛盾。可謂父不父。子不子矣。龍興今夏亦無所作。亦不空過。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。井底蟾蜍吞却月。

住湘西道林禪寺語錄

據室。此是老圓悟。斷佛祖命根去處。今日不肖兒孫。合作麼生。乃袖手云。有甚閑工夫。

拈香祝

聖罷。斂衣就座云。老屋半千間。啟煅聖煅凡。潑天爐鞴。烏藤六七尺。振乃佛乃祖。墜地宗綱。風高月冷。海闊山遙。逆順卷舒。縱橫在我。有時恁麼。有時不恁麼。家家門首透長安。恁麼也得。不恁麼也得。處處綠楊堪繫馬。只如高超物表。不墮見知。畢竟如何是六國晏清一句。寺門高開洞庭野。殿脚插入赤沙湖。

復舉。保壽開堂。三聖推出一僧。壽便打。三聖云。與麼為人。非但瞎却這僧眼。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。壽便歸方丈。

師拈云。一收一放。有主有賓。蓋是尋常茶飯。就中保壽三聖。猶較一著。且如何見得。若無舉鼎拔山力。千里烏騅不易騎。

當晚小參。(問答不錄)師云。濟北之道。出乎平常。語默動靜。脫體全彰。三玄三要。松直棘曲。四寶四主。鳧短鶴長。所以老圓悟。於諸佛出身處道。薰風自南來。殿閣生微涼。帶累妙喜。打失眼睛。鼻孔徧界難藏。山蒼蒼水茫茫。無朕迹。絕承當。竹籬茅舍江村外。遠浦歸帆掛夕陽。

復舉。麻谷訪臨濟。問大悲千手眼。阿那個是正眼。濟云。大悲千手眼。阿那個是正眼。速道速道。谷拽濟下禪牀。却坐。濟起云不審。谷擬議。濟拽谷下禪床。却坐。谷便出。

師拈云。二大老。恁麼激揚。雖則百千手眼。一時俱露。又爭免得個二俱瞎漢。且道還有檢點得出底麼。瞎。

上堂。因事。并謝首座。

十五日以前。雷聲甚大。雨點全無。十五日以後。時清道泰。家國晏然。正當十五日。恭惟宿來。各各道體。起居萬福。畢竟如何。堂中首座。人天眼目。

上堂。三月安居。剋期取證。始自今日。且道今日。以何為始。下座與大眾。普同作禮。

上堂。栽田且博飯。隨分煮藜莧。一任少叢林。佛法不怕爛。更說甚麼喝下闡揚。棒頭取辨。又誰管你大乘井索。小乘錢貫。道林贏得日長無事。倚闌干。望見嶽麓山前文帝廟。後有一對。翹松雪鶴。元是烏髑老鸛。

端午上堂。天悠悠。雲悠悠。鞞底浪花翻雪。競龍舟。當是時也。可笑三閩楚大夫。正在死水裡浸殺。浸不殺。千古萬古湘江闊。

上堂。乳燕飛華屋。梅子正香熟。連核和皮。一咬百雜碎。元來祖意教意。雪瀑挂層崖。月狖啼寒木。往往有般不知好惡漢。聞道林恁麼道。將謂以境示人。拍膝一下云。眼裏無筋一世貧。

上堂。佛佛授受。祖祖相傳。西天梵語。此土唐言。風蒲獵獵弄輕柔。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臨平山下路。藕花無數滿汀洲。且道是唐言是梵語。逢人不得錯舉。

上堂。吹毛劔。嚙鏃機。肘後符。頂門眼。潭州城裡。起五千間寨屋。道林寺裡借一百名夫。你輩後生晚進。茄子瓠子。喫現成飯。知什麼碗。

冬至上堂。謝橫舟相訪。

曉天月白。古岸舟橫。一陽來復。吾道大亨。直得千年晉栢樹。與千尺陶公井。起來叉手當胸。互相慶賀道。且喜寒水發燄。枯榦花開。堂前露柱也懷胎。

臘八上堂。黃面老子。六載辛勤。尋得鼻孔。打失眼睛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雪山午夜一天星。

上堂。舉僧問趙州和尚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州云。庭前栢樹子。

師頌云。撮土成金古趙州。據人來問直相酬。聲前有意今誰委。門外一江春水流。

佛涅槃上堂。若謂釋迦老子。古已入滅。又道。佛身充滿於法界。而常處此菩提座。若謂釋迦老子。曾本不滅。面前觸目。無非山河大地。草木叢林。桃紅柳綠。燕語鶯吟。畢竟那個是釋迦老子。驀召大眾。眾回首。乃云。將謂瞌睡。

上堂。海水不可斗量。虛空不可尺度。淨地不可撒沙。爛泥不可著脚。這四轉語。轉轉有落處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東京大相國寺裏。有樹蕉芭。風吹雨打。一似破裂綫。

解夏小參。九旬禁足。東廊上。西廊下。灼然寸步不移。休夏自恣。據此堂。坐此座。不妨走盡天下。恁麼見得。猶是露布葛藤。未具透關眼在。且作麼生是透關眼。莫有向天地未形以前。生佛既興以後。知得落處者麼。若有。道林三百六十骨節。從頂至踵。被伊一時覷透。其或未然。後五日。去到諸方。且居門外。

復舉。百丈和尚。每上堂。常有一老人聽法。一日眾散。老人留身不去。百丈問立者何人。老人曰。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。曾住此山。因學人問。大修行底人。還落

因果也無。對云不落因果。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。代一轉語。老人乃問。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百丈云。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大悟。遂脫野狐身化去。

師頌云。鐵牛對對黃金角。木馬雙雙白玉蹄。明舉似君如未會。江南三月鷓鴣啼。

上堂。打板坐禪。禪無可坐。聚頭喫飯。飯無可喫。只如每日鉢裏盛。口裡嚙。眼裏見。耳裡聞。畢竟是個甚麼。莫有向這裡。分分曉曉。道得一句子。坐斷主人翁。不落第二見者麼。如無。白日只陪人事過。青春那得再來時。

冬夜小參。群陰剝盡。一陽復來。萬頃清湘。寒冰發燄。千年古栢。枯榦花開。所以道。小人道消。君子道長。四絕堂前。地平如掌。就中一人半人。向這裡不移寸步。挨拶得入。便見主賓互換。是非杳忘。蒲團獨坐乾坤大。愛日新添一線長。

復舉。臺山路上。有一婆子。每遇僧問臺山路。向什麼處去。婆云。驀直去。師云。錯。僧纔行。婆云。好個阿僧。又與麼去。師云。錯。後有人舉至趙州和尚。州云。待我與你勘破。師云。錯。州至彼亦如是問。婆亦如是答。州回舉似大眾。臺山路上婆子。為汝勘破了也。師云。錯。婆子心肝。趙州五臟。一捏捏碎。撒在諸人懷裡了也。且道是有勘破。無勘破。錯會者多。

上堂。豆好合醬。鹽好煮羹。飯能療饑。茶可止渴。從上以來。的的相承。逗到理極情忘處。無越乎此。因甚楊岐老漢。却道弄蹄驢子三隻脚。開眼也著。合眼也著。

歲夜小參。一言道盡。萬法平沈。一句全提。千差合轍。即心即佛。非佛非心。麻三斤。乾屎橛。我且與麼。是汝諸人。畢竟作麼生領解。若能向未開口以前。退步就己。一踏踏著。元來臘月三十日。便是歲除夜。更無奇特玄妙。者也之乎。乾坤一統清如鏡。那個男兒不丈夫。

復舉。僧問趙州和尚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州云。我在青州。做一領布衫。重七斤。

師拈云。大小趙州。正是脚下紅線不斷。等閑問著。便見牽東補西。若是道林則不然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劈脊便與三十。雖則太煞傷慈。要且一時慶快。只今莫有與麼問底麼。放過一著。

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

入院小參。拈拄杖云。我為法王。於法自在。卓一下云。鞭起巖前石虎。咬殺無毛大蟲。直得威震乾坤。聲號萬籟。佛殿脊金鷄。[跳-兆+亭]跳上天。厨堂口木魚。走入滄海。正恁麼時。在諸人分上。如何說箇自在底道理。又喚那個作法。不惜覲面。當頭出來。對眾道看。其或口似礮盤。靠拄杖云。放過一著。

上堂。石門巘嶮。玉峽潺湲。未到此間。不妨疑著。到則到矣。平展一句。又作麼生。古路鐵蛇橫。

上堂。眾無多寡。道絕方隅。小中現大。塵包太虛。丁此末法荒涼之運。南明只得扶起森羅萬象。熾然常說。抑下從上佛祖。盡作參徒。參則固是。且道以誰為師。且請歸堂挂搭。

浴佛上堂。四月八生悉達。九龍吐水浴金軀。雲門一棒要打殺。是大神呪。是大明呪。是無上呪。汝等諸人。還見黃面老子麼。以拄杖一時打散。

結夏。以拂子打一圓相云。以大圓覺。為我伽藍。安居有學無學。萬象森羅。發明所得非得。平等性智。於九十日中。禁盡一切眾生之足。而無住相。斷盡一切眾生之命。而無殺相。乃至藏天地於一塵。融古今於一念。然後一塵塵。各有一天地。一念念各有一古今。非延非促。無自無他。擊拂子云。清茶淡飯衲僧家。

復舉。臨濟問洛浦。從上一人行棒。一人行喝。阿那個親。浦云。總不親。濟云。親處作麼生。浦便喝。濟便打。

師拈云。二大老。雖是啐啄同時。要且未會轉身句在。忽有人問。如何是轉身句。顧侍者云。牢記取。

上堂。刀不自割。鏡不自照。火不自熱。風不自涼。恁麼體理得去。見聞知覺。合作麼生。聲香味觸。復是阿誰。南明今日。已是惡口小家。不懼諸方笑怪。莫有檢點得出者麼。若有。合喫三十拄杖。苟或不然。幸自無瘡。勿傷之也。

上堂。天不能蓋。地不能載。即之本無。棄之則在。無本不無。在即不在。金剛與泥神揩背。一搗粉碎。

上堂。秋風蕭蕭。夜雨飄飄。孤峯絕頂。轉見寂寥。曠劫前頭時節。看來不異今朝。聞南明恁麼說話。連道兩個不是。却較些子。若要向這裡承當。打折你腰。

八月一日上堂。方便門。解脫門。毗盧樓閣門。以拄杖一擊。八字俱開。然雖如是。只許向這裡。暫時止宿。一息一食而已。若欲直趣大休大歇。大安樂田地。前頭大有活路在。

上堂。丁一卓二。見三下三。和盤掇轉。地覆天翻。如來禪祖師意則且置。逐日上山下嶺。喫飯著衣。如壯士屈伸。不借他力。何不瞥地。咄。賺殺你。

上堂。舉靈雲見桃花公案。

師頌云。兩岸天桃花欲燃。一絲風動釣魚船。莫言世上無仙客。須信壺中別有天。

上堂。杜鵑啼血滿花枝。底事匆匆苦勸歸。歸到故鄉還似客。村村綠暗與紅稀。函蓋乾坤句。隨波逐浪句。截斷眾流句。向這裡薦得。一串穿却。楊岐驢子三隻脚。

上堂。落花三月雨。殘夢五更鐘。聲色俱銷盡。玄關又一重。却不得道。更須直下盡底掀翻。何故。須彌山。

上堂。纔恁麼。不恁麼。有來由。沒來由。下里灘頭廖鬍子。釣得一雙紅鱗錦尾。放下却是條鰱。因甚如此。斷岸孤舟。

上堂。謝困道講師。復岩藏主。

一心三觀。一句三玄。曾無彼此。休分教禪。迴途復妙也。枯木岩前差路。窮困極流兮。海底紅塵亘天。只如一大藏教。是箇切脚。畢竟切什麼字。卓拄杖云。十卜千千。

上堂。竟日窓開坐寂寥。岩前笋稚欲齊腰。幽禽忽起藤花落。礪瀑吹聲度石橋。於此見得。南明三十年。只作境會。若是眼瞎耳聾。百尺竿頭。欠一步在。

上堂。聲色已盡。有未盡者存焉。見聞已脫。有未脫者存焉。直得如木頭照鏡。頑石聽鐘。猶有木頭頑石在。是汝諸人。曾到遮田地無。曾有遮時節無。若是今日參禪。明日辦道。善財手裡一莖草。

上堂。就理則失事。盡十方覓一絲毫不可得。就事則失理。窮三際積嶽堆山。眼觀東西。意在南北。則且置。你尋常喫飯喫粥。却作麼生。山粟雜粳。

中夏上堂。前四十五日。知進不知退。後四十五日。知退不知進。正當今日。進退兩忘。季夏極熱。薰風自涼。卓拄杖云。時間一陣藕花香。

上堂。聞名不如見面。見面不如聞名。三十年不識箇一字。元來却是枚丁。忽有箇漢出來道。不是不是。是箇蜻蜓。也許你不枉到南明。

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

三門。跨通方闔域。示竭世樞機。以手加額云。是阿誰。

拈帖。握乾坤於掌內。運日月於胸中。雖用孫武商君不犯之令。與結繩之化元同。如何見得。半幅全封。

據室。斷臂立雪。負石踏碓。取人心肝。克由耐。護聖遮裡。使不得你露面作竊。以手約云。且退且退。

拈香祝

聖罷。提綱云。皇圖更統。佛運亦新。四海八蠻。咸傾化日。窮巖絕壑。共舞陽春。豎起拂子云。直得拂子頭上。百億毫端。示現百億國土。莫不梯山入貢。率土來賓。擊拂子一下云。同轉如來正法輪。

復舉。法燈和尚云。本欲深藏巖竇。隱遁過時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。出來為他了却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。燈拈起拄杖云。祖禰不了。殃及兒孫。僧云過在甚麼處。燈云。過在或殃及你。

師拈云。跨竈起家。法燈是則好手。其奈自身不了。殃及祖翁。若是新護聖。欲了先師公案。別有人在。且道是阿誰。乃噴嚏一下。

上堂。謝一清叟。并藏主秉拂。

夜月透靈犀。寒光吞老蚌。如是轉法輪。平沉乎萬象。直得純清絕點。固是真常流注。打破相呈。又成什麼伎倆。拍膝一下云。山僧恁麼道。也是無風起浪。

冬夜小參。拜謝梅磻首座。冬至月頭。賣被買牛。冬至月尾。賣牛買被。全提古佛規猷。突出衲僧巴鼻。可中一箇半箇。不受人瞞。纔聞舉著。剔起眉毛。嗔斗吼地。笑道二祖甘不丈夫。斷臂求心。埋沒自己。殊不知深雪堆中。自有磻底寒梅一樹。清香[旖-大+(立-一)]旆。卓拄杖云。嗅得著只遮是。

舉洞山道。有一物黑似漆。常在動用中。動用中收不得。師云可煞自由。過在什麼處。師云兩手分付。泰首座道。過在動用中。師云相隨來也。若是護聖門下則不然。有一物明似日。不在動用中。動用中無不得。且道還有過也無。若有箇漢。出來道無。山僧未免也拈出一顆斷江柑子。聊陳薄供。卓拄杖一下云。莫怪空踈。伏惟珍重。

湖州光孝禪寺語錄

佛殿。釋迦已滅。彌勒未生。於此二千年內。有法誰說。有令誰行。雲門鼻直。德山眼橫。

據室。你有一丈。還你一丈。你有一尺。還你一尺。若只咬定。不肯回頭。白日青天霹靂。

拈香祝

聖罷。提綱云。伏虎巖前。駱駝橋畔。有一句子。去來不以象。動靜不以心。直得囊括大地。該抹古今。三世佛望風斂影。六代祖。却步沉吟。欽上座。固是向文彩未彰以前。和聲嚼碎。忍俊不禁。且聽拂子點頭。自許臨風對月。流出胸襟。擊拂子云。四海五湖歸至化。更看比屋是黃金。

復舉。興化和尚云。三聖道。逢人則不出。出則便為人。興化則不然。逢人則出。出則不為人。

師拈云。二大老。所謂一條拄杖兩人舁。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。以拄杖倚左邊云。且聽各自平分。

當晚小參。佛法本無多子。堂堂日用之間。只因自信不及。却於易處艱難。今夜不免作些方便。為諸人豁開戶牖。拶碎疑團。擊拂子云。星在秤兮不在盤。

復舉。雲門大師示眾云。聞聲悟道。見色明心。觀世音菩薩。將錢來買胡餅。放下手却是饅頭。

師拈云。跛脚師。撫憐愛子。動是倒腹傾腸。只是做造匆忙。帶些粘牙綴齒。欽上座則不然。聞聲悟道。見色明心。卓拄杖云。家家觀世音。

上堂。謝都倉副寺侍者拜秀才。叢林雖未整肅。更點却要分明。粒米須還粒飯。八兩定要半斤。折衡剖斗。移雲易俗。固是格外提持。為什麼却道。將謂汝孤負吾。元來却是吾孤負汝。逢人但恁麼舉。

二月十五日上堂。就謝月溪侍者。硯溪上人。束布毛為筆。借月溪為硯。磨無烟墨。向虛空中。大寫如來入般涅槃四字。正恁麼時。點畫既成。畢竟如何定當。卓拄杖云。將謂羲之楷法。元來張顛草書。

聖節提綱。萬化之源。萬物之母。德被河沙。量包海宇。聖中之聖。主中之主。慶會一時。壽崇千古。以坤自貴。月朗太虛。以乾為子。紅日卓午。正恁麼時。香藹金爐。簾垂玉殿。如何是蕩蕩無為之句。卓拄杖云。含弘光大。品物咸亨。

復舉。智度菩薩母。容受一切法。而無分別相。

師頌云。一切法離分別相。依前諸相自如如。春風影裡乾坤大。無限江山開畫圖。

。

追巖上堂。第一義諦。廓然本無對面者。山摧海枯。長憶江南啼鷓鴣。

上堂。急著手脚。寬著限期。提起斷命刀子。自然無事不辦。逗到用力不得處。忽然退步踏著時如何。討什麼碗。

追巖上堂。雷聲斷梅。陰霧豁用。突出先佛未形之相。生住異滅難該。洞庭山子青崔嵬。

中夏上堂。前四十五日。過去已過去。後四十五日。未來猶未來。卓拄杖云。正當今日。且道還有過去未來之相也無。更有一絲毫。不去不來之相也無。若向這裏定當得下。五更洗面。黃昏打睡。齋時有飯。晨朝有粥。朝朝相似。暮暮一般。其或未然。報恩昨日預做中夏。今朝擊鼓陞堂。使府迎奉觀音菩薩。在設廳供養。啟建祈晴道場。

上堂。是亦割非亦割。令下無私。棒頭有眼。因思黃蘗大師道。汝等諸人。與麼行脚。何處有今日。也是睦州擔板。

上堂。就謝天竺侍者肯頑石。省清夢。默翁西堂。

生公臺上。橫說豎說。直得空花亂墜。頑石點頭。要且不若淨名室內。一默全收。報恩恁麼說話。敢道更經三生六十劫。也未夢見在。何故。紅蓼岸白蘋洲。夕陽西去水東流。

開爐上堂。死柴頭上。有無烟火。水晶宮裡。烈焰燒空。舜若多神。眉鬢自墮。拈拄杖云。拄杖子聞與麼道。是信耶。是不信耶。卓拄杖云。雙破。

歲夜小參。年來年去。去來不動乾坤。歲舊歲新。新舊一般時節。蒼卞山風骨自露。太湖水徹底無波。冷冷落落。哆哆和和。門外雪消春水滑。庭前玉立桂婆娑。

復舉。北禪賢和尚。烹露地白牛分歲公案。

師拈云。活剝畊牛。北禪是則好手。其奈墻壘不牢。被箇販私鹽漢子。和贓捉敗。天寧則不然。今夜無可管顧諸人。不免烹箇獨角泥牛。炊無米飯。唱無聲曲。與諸人分歲。忽有箇漢出來道。有公人索和尚筋角。便與和聲一棒。何故有功者賞。

袁州仰山禪寺語錄

山門。我此潑天門戶。大地一網俱收。若是祥麟瑞鳳。從教戴角擎頭。然雖如是。總過這邊著。

佛殿。東土小釋迦。指佛云。看來即是你。敢問夢升兜率天宮說。離四句絕百非。明什麼道理。齊之以禮。

法座。寶鏡高懸。寶花散亂。固是人人知有。且道須彌燈王。畢竟說什麼法。趯七踏八。

拈香祝

聖罷乃云。日中一食。夜後一息。只得其體。不得其用。鋤一片畚。下一籬種。只得其用。不得其體。假使掀翻大地。撥轉晨昏。體用雙全。人法雙泯。在我臨濟門下。正是萬里望崖州。大遠在。如何見得。皇風蕩蕩皇天闊。和煦發生晴晝長。

復舉。興化和尚云。三聖道。我逢人則不出。出則便為人。興化則不然。我逢人則出。出則不為人。

師頌云。弄晴微雨濕春風。柳自青青花自紅。寄語遊人急回首。歌樓不在畫橋東。

。當晚小參。佛法徧在一切處。豈間七閩二浙。江東江西。無過只是一箇夜暗晝明。春寒秋熱而已。就中忽有通方上士。在背地裏。拍手一下。咳嗽一聲道。長老將謂你來自冷泉亭上。必新言語。必異見聞。元來伎倆也只恁麼。拍頰一下云。仰山罪過。

。復舉。僧問先仰山。法身還解說法也無。山云。我說不得。別有一人說得。僧云。說得底人。在什麼處。仰山推出枕头。為山聞得云。寂子用劍刃上事。

師拈云。法身說法。已於問處流通。推出枕头。也只是箇信受奉行。為山老漢謂。寂子用劍刃上事。雖曰列段分科。若是正文。敢道不知落處。

佛涅槃上堂。岸柳搖金。溪桃吐玉。波旬無端起舞。阿難平地悲哭。因甚如此。親見如來面目。

上堂。春日遲遲。綠暗紅稀。耐耐深山百舌。也學江南杜宇。聲聲報道不如歸。仰山恁麼說話。畢竟是賓家語。主家語。逢人不得錯舉。

乾會節提綱。健行不息之謂乾。萬法歸一之謂會。會萬法歸自己者。其惟聖人乎。運乾德以位天者。其惟至理乎。理之至也。本乎無作。人之聖也。體乎無為。堯風蕩蕩兮舜日熙熙。

上堂。洗面摸著鼻孔。不知打破漆桶。園裏蓬頭道者。全無供養之心。爛却瓜秧瓠種。若也一向恁麼。未免道絕人荒。山僧只得與諸人。隨分整頓。卓拄杖云。天地玄黃。

上堂。只聞子聲。不見子形。忒煞分明。只得其體。不得其用。可煞現成。汝等諸人。聞山僧恁麼道。劈面便掌。已是眼裏無筋。欲向這裏承當。賺爾平生。

上堂。(謝首座藏主秉拂)大藏小藏。全提半提。挂眉間劍。鋒鋌不露。用聲前句。收放莫知。因甚如此。(卓拄杖云)力口希上堂。有體有用。無正無偏。一法忽爾。萬法亦然。麻三斤。乾屎橛。庭前栢樹子。(拍膝一下云)這裏會得。不直半錢。

端午上堂。記得。文殊令善財童子。是藥採將來。善財拈一莖草。度與文殊。師云。拾得莫服。文殊云。此藥亦能殺人。亦能活人。師云。出門不換。大小文殊。是則為世醫王。其奈被善財換却眼睛。帶累天下醫人。至今盡賣假藥。

上堂。一見便見。蹉過了也。明眼衲僧。打失鼻孔。山僧未跨集雲峰。已在冷泉亭上。與諸人眉毛[病-丙+斯]結了也。因甚逗到這裏。又却十箇五雙。面面相識。(卓拄杖云)鐵壁鐵壁上堂。轉求轉遠。不求更遠。豈不見。東野菴前。水磨轆轤。機輪自轉。正恁麼時。且道。水轉磨轉。須信中心樹子不轉。

上堂。絕意識參。離見聞學。至切要處。不離目前。因甚向鼻尖上蹉過。走盡天涯海角。然雖如是。仰山今日。為汝保任此事。終不虛也。

上堂。舉僧問夾山。如何是相似句。山云。荷葉團團團似鏡。菱角尖尖尖似錐。僧云。學人不會。山云。風吹柳絮毛毬走。雨打梨花蚊蝶飛。

師拈云。大小夾山。雖然不負來機。被遮僧勘破。仰山則不然。如何是相似句。荷葉團團團似鏡。菱角尖尖尖似錐。學人不會。風吹柳絮毛毬走。雨打梨花蚊蝶飛。終是別些子。

上堂。水不洗水。金不博金。青天白日。自古自今。山僧到此。直是插手不入。汝等諸人。還信自己是仰山麼。曹溪波浪如相似。無限平人被陸沉。

上堂。舉臨濟大師道。赤肉團上。有一無位真人。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濟下禪床。搗住云。道道。僧擬議。濟托開云。無位真人。是什麼乾屎橛。

師拈云。臨濟大師。如金翅擘滄海。直取龍吞。遮僧見義勇為。已是當仁不讓。只如被臨濟大師搗住。畢竟是有語無語。見月休觀指。歸家罷問程。

上堂。舉僧問魯祖。如何是雙林樹。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。僧云。如何是無相身。祖云。金香爐下鐵崑崙。

師拈云。魯祖恁麼答話。始終只是說道理。山僧則不然。若有人問。如何是雙林樹。秋來葉落。春到花開。如何是春到花開。那邊一片雲。今日定下雨。

上堂。事有萬殊。法無異說。寒但言寒。熱但言熱。忽若堂中露柱。與庫司燈籠。互相得失。所爭多少。卓拄杖一下云了。

上堂。千說萬說。不如親面一見。千討萬討。不知只在手頭。寒風蕭蕭。黃葉飄飄。鶴眠松頂。雲臥山腰。幾番今日又明朝。

上堂。道在日用。日用不知。饑只喫飯。寒只添衣。晴天愛日挂枯藜。點檢溪頭梅樹。向陽偷放南枝。

上堂。寒風凜冽。遙空下雪。非特紅爐焰上。莫覓蹤由。逗入蘆花深處。猶難辨別。往往到這裏。十箇有五雙。盡道明一色邊事。殊不知。正是空中花眼中屑。正恁麼時。且道是天寒人寒。下座巡堂喫茶。

冬至小參。群陰剝盡。天依舊是天。一陽復來。地依舊是地。因什麼又却道。石筍抽條。冰河欲起。冷灰豆爆。枯木花開。苟能於此見得徹去。許你會西來意。其或未然。世間相常住。是法住法位。

復舉。金峰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東國來。峰云。作麼生過得金峰關。僧云。行止分明。峰云。試呈似金峰看。僧展兩手。峰云。金峰關。從來無人過得。僧云。和尚過得麼。峰云。波斯喫胡椒。

師拈云。過關須是透關眼。守關須是把關人。金峰不覺瞌睡。致被遮僧衝突。雖然。蕩蕩一條官驛路。晨昏曾不禁人行。

上堂。松直棘曲。鳧短鶴長。日移山影轉。風送野花香。無非發越佛祖秘密寶藏於未彰聲色之先。是汝諸人。作麼生承當。切忌認奴作郎。

上堂。春雨溟濛。春雲靄靄。忽然杲日當空。天不能遮。地不能載。正恁麼時。如來禪且置。祖師禪未在。因甚如此。只許參不許會。

上堂。解語非干舌。能言不是聲。碧班班碧剝。當滴帝都丁。訛聞誤聽。認烏作焉。則且置。一真未具以前。如何辨明。鼠咬鐵釘。

上堂。進則撞頭磕額。退則墮坑落壑。動則犯手傷鋒。佛法何曾夢見。咄。莫道仰山今日無為人方便。

結夏上堂。護生須是殺。自傷己命。殺盡始安居。難逃業鏡。會得箇中意。鐵船水上浮。莫也是虛空釘橛。鉢盂安柄。仰山今日不遵古規。且要別行條令。作麼生。一切尋常。只據現定。

上堂。如猫捕鼠。雙目瞪視而不瞬。蹉過了也。似鼠搬薑。咬著全無滋味。好箇消息。仰山一等不怕諸方笑怪。更為下箇注脚。作麼生。無風荷葉動。決定有魚行。

上堂。處處現成。頭頭成現。譬如關頭水急。茶磨不撥。終日自轉。正恁麼時。忽然歇水停輪。且道是轉不轉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。

入新僧堂上堂。插一莖草建梵剎。捏雙空手豎僧堂。古今相去知多少。七尺單前自較量。莫有道得底麼。如無。拄杖子代為諸人。通箇消息。卓拄杖云。天地玄黃。

宇宙洪荒。

中秋上堂。暈入靈犀。胎含老蚌。正好修行。正好供養。有人於此拂袖便行。脚跟下已喫三十拄杖。何以見得。禪歸海經歸藏。

上堂。秋風生夜涼。壞壁吟寒螿。的的祖師意。明明不覆藏。然雖如是。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非但不能見如來。猶恐善因招惡果。

上堂。父母未生前。畢竟是什麼。當體沒蹤由。求之即蹉過。不蹉過。南北東西豈非我。

上堂。秋氣淒清。秋光淡蕩。鷺鷥飛下遙天。明月蘆花一樣。古今多少人。踏這田地不著。又有多少人。出這田地不得。仰山今日破二裂三。與諸人平展去也。卓拄杖云。不直半文錢。

上堂。修造工夫已辨。龍神土地亦安。因甚水雲來往。尚如月曉星殘。山僧以是不禁冷淡。未免總萬象於一堂。同時挂搭。與諸人朝暮同參。卓拄杖云。更添一單。

開爐上堂。不冷不熱爐鞴。半真半假金銀。鑄作瓶盤釵釧。却成品字柴頭。且道與趙州無竇主話。相去多少。疑則別參。

上堂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。是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。三冬和氣煖烘烘。半夜日頭紅杲杲。搭著便回。點即不到。已是無端入荒草。

上堂。火炙胸前煖。風吹背後寒。西來的的意。親切不相干。既是親切。因甚却不相干。德山見龍潭。

上堂。粥鍋新砌。從教翻鼎內波濤。法鼓新鞞。且聽震空中霹靂。只如見聞未兆。聲色未彰。諸人在什麼處。與仰山相見。擡手云。三門對佛殿。

上堂。好雨知時節。當春乃發生。倒栽石上無根樹。枝葉通身一夜萌。豎拂子云。情塵未脫。有眼如盲。

上堂。心是根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鏡已破法不存。疎影橫斜水清淺。暗香浮動月黃昏。

上堂。南薰入奏。殿閣生涼。西來祖意。切忌商量。何故。向下文長。

上堂。去者有鈎鈎你。直饒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依前寸步不移。住者有錐錐你。雖曰不離當處常湛然。已在三千里外。只如不去不住。如何相見。西風一陣來。落葉兩三片。

中秋上堂。非闕不知圓。非圓不知闕。圓闕本相因。本無圓與闕。既無圓闕。是汝諸人。向甚處見月。豎拂子云。團團離海嶠。漸漸出雲衢。打圓相。此夜一輪滿。清光何處無。

佛生上堂。一棒打不殺。千古阿刺刺。是阿誰兮名悉達。更問如何兮四月八。

上堂。禪禪碌碌。道道木頭。會得全無巴鼻。不會却有來由。何似雲門六不收。

上堂。久雨得晴。天清地寧。恰似迷雲忽散。皎若心月孤明。空洞生死照了諸相。是則慶快平生。只是不得在他光影裡轉。失却眼睛。何故。無一絲毫不現成上堂。坐本無拘。何必曰放。動靜但見一如。日用自然虛曠。鶻噪鴉鳴。水綠山青。騰騰任運不知名。也是錯認定盤星。

上堂。卓拄杖。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匆匆夏影將殘。颯颯涼飈又動。四時代謝。日月如流。萬法乘除。有無似夢。獨有老趙州。太惺惺復懵懂。却道蘿蔔三斤重。

上堂。連朝淹黑豆。黑豆已萌芽。滿地天風起。吹開劫外花。涅槃經中。有三段義。且道與法華經。羊車鹿車牛車。是同是別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

上堂。油油。開口不在舌頭。莫莫。滋味看來太薄。細思量。休卜度。令人常憶老龍牙。手裡把柄木杓。

上堂。謝興化首座。人從興化來。接得劔州信。說道凌霄峰頂碁盤。元是錢王石鏡。二十年前一共看。今日重逢。有何照證。展手云。面目見在。

元宵上堂。雨中燈雲中月。最分明太皎潔。汝等諸人。聞恁麼道。將謂夢中說夢。殊不知。荊棘林中。一片田園迥別。且道與仰山。相去多少。異車同轍。

上堂。一塵入正受。諸塵三昧起。鉢裏飯桶裏水。身空萬法空。眾類悉皆同。柳自綠花自紅。眾中莫有胸藏日月。袖裏乾坤底麼。出來露箇消息。如無各自嘴盧都。

無準和尚忌拈香。巴陵三轉語。大仰一甌茶。有恩成怨恨。無事是讎家。杜鵑啼血染山花。

上堂。晨朝喫粥。齋時喫飯。人人盡知有。開單展鉢。拈匙放筯。一一不借他人手。因甚佛法二字。等閑問著便千生萬受。卓拄杖云。只為分明極。翻令所得遲。

上堂。有句無句。如藤倚樹。白鷺下田千點雪。樹倒藤枯。句歸何處。黃鸝上樹一枝花。三千里外。賣却布單。不遠而來。因甚放下泥盤。呵呵大笑。毗婆尸佛早留心。直至如今不得妙。

上堂。道無真體。亦離見聞。法無定相。全超聲色。所以道。名不得。狀不得。取不得。捨不得。只如黃蘗痛打六十拄杖。雪峰輟出三箇木毬。却是什麼道理。卓拄杖云。吾無隱乎爾。

結夏上堂。圓覺伽藍。天是天地是地。平等性智。山是山水是水。畢竟九十日內。十二時中。如何踐履。青絹扇子足風涼。

上堂。露地白牛黑黑。是處尋他不得。山青水綠。似有如無。眼見耳聞。依稀彷彿。全不顧時。蹄角却在。纔動著時。蹤由已沒。月下閑將短笛吹。風前休把長繩勒。阿呵呵。也奇特。如今趨亦不去。自在東西南北。

冬夜小參。陽升陰伏。漢宮添一線之長。日愛霜明。魯史書五雲之瑞。直得飛雪谷發。寒水光燄。集雲峯抽石筍枝條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鵬搏海運也。九萬里而扶搖。

復舉。僧問青原和尚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原云。廬陵米作麼價。

師頌云。市行高下不須疑。問著平人自得知。紅豆啄殘鸚鵡粒。碧梧棲老鳳凰枝。

上堂。雲影重重。山色濛濛。天晴日出。柳綠花紅。雲門大師。颺下乾屎橛。直得清香遍地。散為萬物春風。汝等諸人。聞恁麼道。莫有掩鼻不甘底。乃擘開胸云。山僧有幾莖蓋膽毛。

上堂。閏月月望。月即尋常。雲埋即闇。雲散即光。豎拂子云。且道是雲耶。是月耶。切忌眼花。

小釋迦祖師忌拈香。插鋤而立。去死十分。拔鋤便去。弄鬼精魂。山鳥山花笑殺人。慚惶炷此一爐薰。

佛涅槃上堂。焚三昧火。自舉金棺。阿難悲惱。波旬喜懼。總是如來清淨。寂滅現前時節。若謂明日即無。今日即有。何必瞞人自瞞。直是令人大不甘。

上堂。集雲一關。似乎等閑。看時容易。透時即難。森羅萬象。從教側目。三世諸佛。迴絕躋攀。一徑古松苔蘚斑。

佛生日上堂。東行西行。指天指地。盡謂如來降生。我道魔王出世。一棒打殺。貴圖太平。時當孟夏。麥綠桑青。

上堂。呼六為五。破二作三。眼觀東北。意在西南。仰山門下。却不用遮般茶飯。何故。佛法不怕爛。

上堂。謝青原居士。眼空東魯。口吸西江。機鋒峻捷。不讓老龐。仰山遮裏。別無禪道佛法。只有一口吹毛利劍。凜凜如霜。要為人剪除毛病。換骨洗腸。長憶江南三月裡。鷓鴣啼處百花香。

上堂。高而無上。低而無下。上下三指。彼此七馬。臨濟大師。到此咬嚼不破。被黃蘗拄杖再三痛打。今日落在仰山手裡。莫有不負性命底麼。卓拄杖。幸自無瘡勿傷之也。

無準和尚忌拈香。成龍者升天。成蛇者攬草。將謂隨一切性。任其所適。誰知憤憤悻悻。却成煩惱。集雲峰高日杲杲。

上堂。我法妙難思。亦復離言說。百丈再參馬祖。一喝三日耳聾。直得黃蘗吐舌。豎拂子云。有甚交涉。

浴佛上堂。無憂樹下。右脇誕生。已是造妖捏怪。那堪七步周行。雲門一棒打殺。未為勦絕。看來只好活葬。解脫無底深坑。依前日午打三更。

上堂。結却布袋口。拗折拄杖頭。直得森羅萬象。轉身無路。三世諸佛。吐氣無由。集雲到此。又却未免放開一線。何也。雨後青山翠欲流。

佛生上堂。九龍吐水。七步周行。雲門一棒打殺。正是摩頂授記。葛藤枝蔓重生。擲拂子云。從教徧地縱橫。

上堂。因看弄傀儡。

鬼面神頭。線索牽抽。神頭鬼面。牽抽索線。幾多觀底看底。將謂是紅粉佳人。當場妙舞。手裡把柄。輕羅白扇。山僧未免為諸人揭翻布幕去也。卓拄杖云。伶俐衲僧。一見便見。

上堂。鋪帳簾。青碧紗厨。涼簟冰鋪。三伏暑威不到。水晶宮闕不如。敢問諸人。畢竟與洞山道。向鑊湯爐炭裡回避。還有商量處也無。卓拄杖云。蚊子上鐵牛。

上堂。有物先天地。以拂子打圓相。無形本寂寥。道什麼。能為萬象主。不逐四時凋。話作兩橛。向遮裡領略得去。不用低頭思慮。三門走入佛殿。燈籠倒挂露柱。

上堂。天寒人寒。五蘊山頭仔細看。風動幡動。明眼人前休說夢。仰山今日。為汝保任此事。直得左右逢原。是非合轍。甕裡何曾走却鼈。

上堂。休擬議。莫商量。無朕兆。絕承當。君不見。江路野梅。無主自開自落。分外馨香。卓拄杖云。一枝橫亞清波上。引得遊蜂上下忙。

冬節小參。一線迎長。石女纖腰細舞。五雲書瑞。木人撫掌高歌。直得天旋地轉。陰伏陽升。鐵樹花開。冰河欲起。只如老洞山。掇退泰首座果卓。與集雲峯。面前各下一分。相去多少。冬不寒臘後看。

復舉。僧問洞山。寒暑到來。如何迴避。山云。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。僧云。如何是無寒暑處。山云。寒時寒殺闍黎。熱時熱殺闍黎。

師拈云。洞山與麼答話。是則頭正尾正。只是鼻孔。落在遮僧手裡。明眼道流。試檢點看。

上堂。坐教直。猛著力。提箇狗子佛性無。萬緣俱屏息。似銀山如鐵壁。驀然一搯粉碎。天地空。人境忘。寤寐如。死生一。萬別千差盡空寂。

上堂。佛法世法。一彩兩賽。行住坐臥。折旋俯仰。著衣喫飯。坐禪打眠。總是現前三昧。還信得及麼。話在。

元宵上堂。元宵令節。且喜天晴。高燒銀燭。照佛光明。集雲峰無油不點。非常烜爛。迴出常情。何也。我見燈明佛。本光瑞如此。

無準和尚忌拈香。盡道先師今日死。誰知今日是生朝。不知却有何憑據。紫栢黃檀一處燒。

上堂。舉僧問趙州和尚。學人乍入叢林。乞師指示。州云。喫粥了也未。僧云。喫粥了。州云。洗鉢盂去。其僧有省。

師頌云。晝影當軒夏日長。只知喫粥著衣裳。光陰倏忽催人老。嫩綠駸駸已過牆。

上堂。已是葛藤陳爛。又況塵蒸生醜。風前提起反覆。看來未免零零星星。斷斷續續。如來禪祖師意。沒巴鼻。且作麼生是衲僧眼目。卓拄杖云。六六依前三十六。

上堂。薰風自南來。殿閣生微涼。諸佛出身處。切忌錯商量。縱使言前薦得。句外承當。仰山敢道未在。何故。嫩竹敲風鳴翡翠。芰荷翻雨潑鴛鴦。

上堂。天寒人寒。大寒小寒。熱則普天匝地熱。寒則普天匝地寒。熱不自熱。寒不自寒。紅日上三竿。當陽仔細看。

冬節小參。靈源湛寂。不知節序循環。大道冲虛。靜看陰陽消長。所以道。有物先天地。無形本寂寥。能為萬象主。不逐四時凋。豎拂子云。還見麼。擊拂子云。還聞麼。只此見聞非見聞。無餘聲色可呈君。嶺梅破雪偷開眼。一點清香欲斷魂。

復舉。洞山和尚。冬夜與泰首座。喫果子次。洞山云。有一物黑似漆。執之失度。必入邪路。常在動用中。動用中收不得。放之自然。體無去住。過在什麼處。喝一喝。過在動用中。相隨來也。洞山掇退果卓。酒逢知己飲。詩向會人吟。只如末後一著。畢竟是什麼果子。洞庭千樹橘。新熟夜來霜。

元宵上堂。去歲元宵節。無油不點燈。今歲元宵節。有月照危層。藥師瑠璃光佛。示現端嚴妙相。一一在諸人眉毛眼睫上。放大光明。還見麼。見被見礙。不見被不見礙。去却見除却礙。三門與佛殿相對。

除夜小參。歲舊年新。夜暗晝明。未嘗移易。日遷月化。山青水綠。依舊尋常。小盡二十九。大盡三十日。也是鎮州蘿蔔。漢地生薑。休咬嚼。沒商量。梅花紙帳一爐香。衲被蒙頭春晝長。

復舉。僧問古德。年窮歲盡事如何。德云。東村王老夜燒錢。

師頌云。春風陌上郎。得錢隨手使。貨物忽相當。撞得恰好子。

佛涅槃上堂。不生不滅之性。溪桃映水而紅。岸柳和煙而綠。無去無來之相。雪瀑噴空而下。雲峰拔地而高。我佛如來。正大法眼。無量秘密寶藏。盡底打開。一時分付了也。只是道。今日則有。明日則無。未可容易注破。何也。長憶江南春雨後。夕陽影裡鷓鴣啼。

上堂。湛湛澄澄。孤明歷歷。未是到家消息。直饒盡底掀翻。不留朕迹。其奈參天荆棘。仰山莫別有為人方便麼。擲下拄杖。臥龍纔奮迅。丹鳳便翱翔。

佛生上堂。指天指地。點胸點肋。將謂六識未具。初生孩兒。元來通身是膽。白拈正賊。雲門老師道。一棒打殺餵狗。不妨奇特。

祈晴上堂。久雨不晴。浸爛衲僧鼻孔。如何是衲僧鼻孔。浮雲散盡碧天寬。赫赫金盆海裏湧。

上堂。禪。樹上叫喧喧。道。門前風浩浩。冷地思量。真可笑。笑什麼。等閑拾得一顆蘇州梨。看來却是青州棗。

解夏小參。九旬禁足。三月護生。逗到功成行滿。依前日午三更。龍困水風恬浪靜。獼逕橋霧鎖雲橫。去者自去。住者自住。坐者自坐。行者自行。因甚如此。杖頭縱有通霄路。且共扶持折脚鐺。

復舉。夾山和尚示眾云。開市門頭。識取天子。百草頭上。薦取老僧。與麼說話。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。若是端拱垂衣。孤峰獨宿。未夢見在。汝等諸人。要見夾山麼。還識仰山麼。豎拂子云。一狀領過。

上堂。動絃別曲。葉落知秋。大千沙界。一舉全收。豎拂子云。一毛頭上師子。示現百億毛頭。

中秋上堂。好供養。好修行。拂袖便去。也不多爭。何故。此夜一輪滿。清光何處無。

開爐上堂。火冷灰寒炭又無。大家[一/几]坐嘴盧都。冷灰堆裡忽豆爆。大地通紅火一爐。世界與麼闊。火爐與麼闊。則不問。且道。香匙火筋。大小長短。相去多少。不得動著。

上堂。覓起處不得。尋覓處無地。見色元來見心。見了元來不是。是不是。鏡不照鏡兮水不洗水。

上堂。法逐心生。心隨法變。心法雙忘。千化萬變。扇子[跳-兆+孛]跳。上三十三天。[祝/土]著帝釋鼻孔。盞子撲落地。榍子成七片。雖是一期方便。豎拂子云。聞名不如見面。

上堂。澄潭月影。靜夜鐘聲。不留而照。不待而鳴。而亦離聞絕見。非色非聲。畢竟是誰見誰聽。以拂子打圓相。擊一擊。下座。

上堂。昏沉散亂。莫非本地風光。絕點純清。正是真常流注。非不非。是不是。差之毫釐。失之千里。噴嚏一聲。幸然無些子事。何須強說道理。

上堂。至理忘言。至言無說。無說與無言。總是鉢盂安柄。虛空釘橛。仰山與麼告報。莫別有長處。良久云。也是第二月。

佛成道上堂。道本無形。亦本無名。未聞其壞。安有其成。黃面漢。不合造妖捏怪。指出夜半一星。帶累後代兒孫。盡是哺糟啜醢。彷彿彷彿。至今醉夢不醒。山僧拄杖子。未免為諸人。別開一隻眼。作金雞報曉一聲。卓拄杖云。紅日升天萬國明。

冬至小參。隨例裝冬。雪白糍糕切玉。非常有果。錦紅龍荔生春。天外寒風凜冽。山中和氣氤氳。二三百衲子。挨肩並足。六七十老漢。鼓舌搖脣。一時運此食輪法輪如意輪。一陽來復。日新日新。日日新。然雖如是。金屑雖貴。落眼成塵。

復舉。疎山仁和尚。因僧問。如何是冬來事。山云。京師出大黃。

師頌云。晷影推移線日長。無言童子自商量。雖然不是神仙藥。海上傳來第一方。

上堂。箇事本成現。覓則不可見。白圭本無瑕。琢磨乃成玷。執之以實法。空中生閃電。視之以等閑。脚下添紅線。若是學道人。好好看方便。作麼生。莫看仙人手中扇。

上堂。集雲峰頭獨立。仰祝
聖壽無極。百千甲子春秋。臣僧今日七十。乙酉正月初一。

上堂。春風蕩蕩。春日熙熙。花開笑面。柳展權眉。處處呢喃紫燕。聲聲睨睨黃鸝。麻三斤。乾屎橛。庭前栢樹子。遮裡見得。全理全事。無是無非。坐斷集雲峰頂上。大家齊賀太平時。

上堂。一夜雨聲滴滴。元是簷前雪消。冷地令人憶著。相國寺裡芭蕉。何也。零落落。一似宜春臺上。正月八日。趕齋和尚底七條。

上堂。時光荏苒。己事朦朧。安得桶箍忽爆。連底俱空。內空外空內外空。從上佛祖言教。固是半字不留。山河大地。何處覓針鋒。擊拂云。馬祖一喝。百丈三日耳聾。

上堂。久雨忽晴。心光發明。團團紅日。寥寥太清。非特好曬[日*良]。亦乃好經營。下秧種粟。桑麻漸青。綠楊枝上曉鶯鳴。長連牀上。開單展鉢。可煞現成。卓拄杖一下。

上堂。至化無方。至德有光。遲日江山麗。春風花草香。玉壺影裡劫春長。乾坤獨露堂堂。

上堂。春山重重。夜雨濛濛。長連床上。閉眉合眼。睡到曉鐘。心也空法也空。不起第二念。坐斷主人翁。好安樂也兄弟。

上堂。進無前退無後。毫髮參差。便成窠臼。八月二十五。洞山離查渡。雲門道。放子三十棒。却做麼生。無端無端。生受生受。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

普說

仰山普說。舉天衣懷禪師舉。古人云。五蘊山頭一段空。同門出入不相逢。無量劫來賃屋住。到頭不識主人翁。

後有古宿拈云。既不識他。當初問甚麼人賃。

天衣又云。古人與麼拈。大遠在。何故。須知死人路上。有活人出身處。活人路上。死人無數。那箇是活人路上。死人無數。那箇是死人路上。活人出身處。若明得。拈却炙脂帽子。脫却鶻臭布衫。

妙喜云。天衣古佛。美則美矣。善則未善。

遮一隊不唧[口*留]漢。只知踏步向前。不覺四稜塌地。仰山不免為伊從頭扶起。五蘊山頭一段空。鬮髑裡眼睛。同門出入不相逢。擬向甚麼迴避。無量劫來賃屋住。自家祖業。却作他人契券。到頭不識主人翁。用識作甚麼。既不識他。當初問甚麼人賃。更求牙保那。古人與麼拈。大遠在。將謂無人證明。何故。須知死人路上。有活人出身處。點即不到。活人路上。死人無數。到即不點。那箇是死人路上。活人出身處。作麼作麼。那箇是活人路上。死人無數。低聲低聲。若也會得。拈却炙脂帽子。脫却鶻臭布衫。添一重了也。妙喜老漢道。天衣古佛。美則美矣。善則未善。慣將烏豆換人眼睛。雖然妙喜不知已被天衣換却。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。若也未知。須向烏豆未萌已前。挨得一線路子。透始得。如何是烏豆未萌以前消息。良久云。遮裡領略得去。便見五蘊山頭一段空。真箇是。同門出入不相逢。無量劫來賃屋住。且喜到家。到頭不識主人翁。話墮了也。且道是古宿話墮。天衣話墮。妙喜話墮。仰山話墮。若也明辯得下。雲門問僧。光明寂照遍河沙。豈不是張拙秀才語。僧云是。放過雲門老漢了也。

臺山路上。有一婆子。見僧問臺山路。向什麼處去。婆云。驀直去。僧纔行。婆云。好箇阿僧。又與麼去。後來傳至趙州。州云。待我去與汝勘破。州至彼亦如是問。婆亦如是答。歸來道。臺山路上婆子。我為汝勘破了也。且道趙州勘婆子。與雲門話墮。相去多少。若也向遮裡。識得趙州心肝五臟。雲門三百六十骨節。被你一時穿透。

雪峰在德山作飯頭。一日飯遲。自托鉢下堂。雪峰問云。鐘未鳴鼓未響。托鉢向什麼處去。德山低頭歸方丈。死水不藏龍。岩頭聞云。遮老漢。未會末後句在。遍地刀鎗。德山喚岩頭問。汝不肯老僧那。翻轉面皮來也。岩頭密啟其意。錦包特石。爛似泥團。德山次日上堂。果別。岩頭拍手云。且喜老漢。會末後句。雖然只得三年。且道還出得德山低頭歸方丈也無。參學漢。須是具三千里外。定諳訛底眼。未曾點著。便知落處始得。若欲向遮裡。討他末後句。勘破婆子。話墮了也。更待達磨面壁九年始得。不然且待彌勒下生。大凡須是揩磨自己明白。揀辨古今是非。得明自己。不

明古今。是你工夫未到。田地未穩。明得古今。不明自己。是你關鍵不透。眼目不明。當知自己即是古今。古今即是自己。古人因你自己不明。為你自己分上。等閑拈出一星子。放在面前。直是蓋天蓋地。照古照今。何曾有一絲毫。情識知見。到你穿鑿解會。你纔向這裡起一念。要去明他古今。會箇自己。便被他一箇明字與會字。隔作兩段去也。所以道。情生智隔。想變體殊。只如情未生時。隔箇甚麼。須是向遮裡。一咬百雜碎。不見有古今自己始得。莫只悠悠漾漾。虛度時光。直待臘月三十日。眼光落地。不知何往。只如前日。顯首座標上座二人。死了燒了。即今在什麼處。苟或不知去處。撞入驢胎馬腹。與異類中。總不見得。是汝諸人。即今在這裡。兩脚著地。還知去處麼。若也知得。便見死人面前。有活人出身處。活人面前。有死人無數。古今即自己。自己即古今。而亦不妨古今自古今。自己自自己。死人自死人。活漢自活漢。然後却向這裡。打一箇回合。塵毛剎海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終始不離於當念。復云。提起即有。放下即無。作如是見。便見親疎。譬如鑄鏡成像。像成後光在甚麼處。通身沒可得。遍界不曾藏。

佛法下衰。無甚此時。全仗你後生晚進。發大勇猛。負大志願。赤手扶持。隻肩擔負。兄弟可惜許。法門廣大。莫孤負佛祖建立。垂慈法乳之恩。莫孤負國王外護。匡扶水土之恩。莫孤負父母師長。養育剎度之恩。莫孤負自己出家行脚之志。莫虛消信施。莫虛度光陰。時不待人。轉眼便是來生。此身不向今生度。更向何生度此身。莫待臨渴掘井。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。眼光欲落未落。貪生怖死。手脚忙亂。一似落湯螃蟹。到那時。縱欲回光返照辦此道。以破生死。遲了也。著手脚不辦了也。莫教被一陣業風吹。入十八重無間地獄中去。被閻羅老漢。與你打算火帳。問你索飯錢。有鐵枷枷你項。有鐵棒打你骨臀。到那時喚爺不應。叫娘不聞。縱有親爺親娘。親兄親弟。救你不得也。平生所作善不善業。一時現前。碓搗磨磨。無有了日。縱出離化生。也只在六道中輪迴。至為虻[虫*匡]螻蟻。在廁坑中。頭出頭沒。誠謂是袈裟下。失却人身。真箇是苦。何不趁如今身強力健。五體康安。四肢輕利。打教徹去。討教明白去。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。神龍世界。祖師法窟。安單僧堂明淨。粥飯精潔。湯火穩便。你若不向這裡。打教徹去。是你自暴自棄。自甘陸沈。為下劣愚癡之漢。你若果是茫無所知。何不也博問先覺。凡遇五參。見曲彙床上箇漢。胡說亂道。何不也歷在耳根。反覆自家。尋思看畢竟是箇什麼道理。三世諸佛。謂之以一大事因緣故。出現於世。謂之開佛知見。示佛知見。悟佛知見。入佛知見。佛之知見。別也無他。只是你一切人。十二時中。一箇折旋俯仰。見聞覺知而已。只是你即今在這裡。挨肩並足。聽曲彙床上箇漢。鼓兩片皮。怛怛怛怛。一段孤明歷歷者是。自是你自信不及。不能直下承當。領箇現成受用。馬祖謂即心是佛。即佛是心。心外無佛。佛外無心。佛是覺義。蓋謂你從無量劫來。流浪生死。背覺合塵。為生死漂蕩。為愛河汨沒。為無明煩惱。昏沉散亂。所罩。要這一著子。脫爾現前。卒不能得。所以勞他先聖

。遞相出興。分宗列派。激濁揚清。餘波末流。至今尚在。

兄弟佛法二字。難遭難遇。莫教打箇翻身。墮異類中去。便不聞佛法了也。須是發大勇猛。一往直前。提起金剛寶劍。向他佛祖頭上坐。佛祖頭上臥始得。山僧到這裡。叨冒主席。已是匙挑不上。行解荒蕪。去古遠矣。全仗你後生晚進。憤一口氣出來。為他佛祖雪屈。

前日有兩箇兄弟。來侍者寮說。要上方丈請益。我與侍者說。每遇五參。須說做工夫一段。他何不領略。又何須到方丈聽說。方纔便是。這裡無口傳心授底佛法。待此後五參。把我自己。為伊再說一遍。

山僧五歲出家。在上人侍下。聽與賓客交談。便知有這事。便信得及。便學坐禪。一生愚鈍。喫盡萬千辛苦。十六歲為僧。十八歲行脚。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。在雙林鐵檝遠和尚會下。打十方。從朝至暮。只在僧堂中。不出戶庭。縱入眾寮。至後架。袖手當胸。徐來徐往。更不左右顧。目前所視。不過三尺。洞下尊宿。要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。只於雜識雜念起時。向鼻尖上。輕輕舉一箇無字。纔見念息。又却一時放下著。只麼默默而坐。待他純熟。久久自契。洞下門戶。工夫綿密。困人。動是十年二十年。不得到手。所以難於嗣續。我當時忽於念頭起處。打一箇返觀。於返觀處。這一念子。當下冰冷。直是澄澄湛湛。不動不搖。坐一日。只如彈指頃。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。午齋放參。都不知得。長老聞我坐得好。下僧堂來看。曾在法座上贊揚。十九去靈隱挂搭。見善妙峰。妙峰死。石田繼席。穎東叟在客司。我在知客寮。見處州來書記說道。欽兄你這工夫。是死水不濟得事。動靜二相。未免打作兩檝。我被他說得著。真箇是。纔於坐處。便有這境界現前。纔下地行。與拈匙放筯處。又都不見了。他又道。參禪須是起疑情。大疑大悟。小疑小悟。不疑不悟。須是疑公案始得。他雖不甚做工夫。他自不菴會下來。不菴是松源之子。說話終是端正。我當下便改了話頭。提箇乾屎檝。一味東疑西疑。橫看豎看。因改這話頭。前面生涯。都打亂了也。雖是封了被。脇不沾席。從朝至暮。行處坐處。只是昏沈散亂。膠膠擾擾。要一霎時淨潔。也不能得。聞天目和尚。久侍松源。是松源的子。必得松源說話。移單過淨慈挂搭。懷香詣方丈請益。大展九拜。他問我。如何做工夫。遂與從頭直說一遍。他道你豈不見。臨濟三度問黃蘗佛法的大意。三遭痛棒。末後向大愚肋下。築三拳道。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。汝但恁麼看。又云。混源住此山時。我做暫到入室。他舉話云。現成公案。未入門來。與你三十棒了也。但恁麼看。天目和尚。這箇說話。自是向上提持。我之病痛。自在昏沉散亂處。他發藥不投。我不懽喜。心中。未免道你不曾做工夫。只是伶俐禪。尋常請益。末上有一炷香。禮三拜。謂之謝因緣。我這一炷香。不燒了也。依舊自依我。每常坐禪。

是時漳泉二州。有七箇兄弟。與我結甲坐禪。兩年。在淨慈。不展被。脇不沾席。

外有箇修上座。也是漳州人。不在此數。只是獨行獨坐。他每日在蒲團上。如一箇鐵橛子相似。在地上行時。挺起脊梁。垂兩隻臂。開了兩眼。也如箇鐵橛子相似。朝朝如是。日日一般。我每日要去親近他。與他說話些子。纔見我東邊來。他便西邊去。纔見我西邊來。他便東邊去。如是二年間。要親近些子。更不可得。

我二年間。因不到頭。捱得昏了困了。日裡也似夜裡。夜裡也似日裡。行時也似坐時。坐時也似行時。只是一箇昏沉散亂。輒作一團。如一塊爛泥相似。要一須臾淨潔。不可得。

一日忽自思量。我辦道。又不得入手。身上衣裳。又破碎也。皮肉又消爍也。不覺淚流。頓起鄉念。且請假歸鄉。自此一放。都放了也。兩月後。再來參假。又却從頭整頓。又却到得這一放十倍精神。元來欲究明此事。不睡也不得。你須是到中夜。爛睡一覺。方有精神。一日我自在廊廡中。東行西行。忽然撞著修兄。遠看他。但覺閑閑地怡怡然。有自得之貌。我方近前去。他却與我說話。就知其有所得。我却問他。去年要與你。說話些箇。你只管迴避我。如何。他道。尊兄真正辦道人。無剪爪之工。更與你說話在。他遂問我。做處如何。與他從頭說一遍了。末後道。我如今只是被箇昏沉散亂。打併不去。他云有甚麼難。自是你不猛烈。須是高著蒲團。豎起脊梁。教他節節相拄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併做一箇無字。與麼提起。更討甚麼昏沉散亂來。我便依他說。尋一箇厚蒲團。放在單位上。豎起脊梁。教他節節相拄。透頂透底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一提提起。正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。提得轉力轉見。又散到此。盡命一提。忽見身心俱忘。但覺目前。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。自此行也如是。坐也如是。清淨三晝夜。兩眼不交睫。到第三日午後。自在三門下。如坐而行。忽然又撞見修兄。他問我。在這裡作甚麼。對他道辦道。他云你喚甚麼作道。遂不能對。轉加迷悶。即欲歸堂坐禪。到後門了。又不覺至後堂寮中。首座。問我云。欽兄你辦道如何。與他說道。我不合問人多了。割地做不得。他又云。你但大開了眼看。是甚麼道理。我被提這一句。又便抽身。只要歸堂中坐。方纔翻身上蒲團。面前豁然一開。如地陷一般。當是時呈似人不得。說似人不得。非世間一切相。可以喻之。我當時無著歡喜處。便下地來尋修兄。他在經案上。纔見我來。便合掌道。且喜且喜。我便與他握手。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。俯仰天地間。森羅萬象。眼見耳聞。向來所厭所棄之物。與無明煩惱。昏沉散亂。元來盡自妙明真性中流出。自此目前露倮倮地。靜悄悄地。浮逼逼地。半月餘日。動相不生。可惜許。不遇具大眼目。大手段尊宿。為我打併。不合向這裡。一坐坐住。謂之見地不脫。礙正知見。每於中夜睡著。無夢無想。無聞無見之地。又却打作兩橛。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。又却透不得。眼若不睡。諸夢自除。心若不異。萬法一如之說。又都錯會了也。凡古人公案。有義路可以咬嚼者。則理會得下。無義路。如銀山鐵壁者。又却都會不得。雖在無準先師會下。許多年。每遇他開室。舉主人公話。便可以打箇[跳-兆+孛]跳。莫教舉起衲僧巴鼻。

佛祖爪牙。更無你下口處。有時在法座。東說西說。又並無一語。打著我心下事。又將佛經與古語。從頭檢尋。亦並無一句。可以解我此病。如是礙在胸中者。僅十年。後來因與忠石梁。過浙東天育兩山作住。一日佛殿前行。閑自東思西忖。忽然擡眸。見一株古栢觸著。向來所得境界。和底一時颺下。礙膺之物。撲然而散。如暗室中出。在白日之下。走一轉相似。自此不疑生。不疑死。不疑佛。不疑祖。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。正好三十拄杖。何故。若是大力量大根器的人。那裡有許多曲折。德山見龍潭。於吹滅紙燭處。便道。窮諸玄辯。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。似一滴投於巨壑。自此拈一條白棒。掀天掀地。那裡有你近傍處。水潦和尚。被馬祖一踏。便道。百千法門。無量妙義。盡向一毛頭上。識得根源。高亭見德山招手。便乃橫趨。永嘉見曹溪。只是一宿覺。你輩後生晚進。若欲咨參箇事。步趨箇事。須是有這箇標格。具這箇氣槩始得。若是我說底。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。記著則誤你平生。所以諸大尊宿。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。謂之以實法繫綴人。土也消不得。是則固是。也有大力量。有宿種。不從做處來。無蹊徑可以說者。也有全不曾下工夫。說不得者。也有半青半黃。開口自信不及者。誠謂刁刀相似。魚魯參差。若論履踐箇事。如人行路一般。行得一里二里。三里四五里便歇。只說得一里二里。三里四五里話。行得百里千里萬里。見得千里萬里境界。說得千里萬里話。須知此事。更在百千萬里。盡乾坤之外。那裡在那裡。汝等諸人。聞恁麼道。須是自家具眼。各能緇素是否。揀擇青黃始得。若也似鴨聞雷。如水澆石。便從達磨大師。與釋迦老子肚裡過。我道也只是閑。久立。

道場山立僧普說。禪客出問云。天氣秋高玉露垂。庭前黃菊綻東籬。臨濟德山施棒喝。不問知音更問誰。答云。知音知後更誰知。進云。與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。風從花裏過來香。答云閑言語。進云。如何是德山棒。答云。穿過你髑髏。進云。如何是臨濟喝。答云還聞麼。進云。記得昔日臨濟和尚示眾道。我有時一喝。如金剛王寶劍。有時一喝。如踞地師子。有時一喝。作探竿影草。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此意如何。答云從頭問將來。進云如何是一喝。如金剛王寶劍。答云切忌傷鋒犯手。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。答云真箇可憐生。進云如何是一喝作探竿影草。答云不得面前背後。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。答云却須參始得。進云探竿影草驗來人。一喝須教海嶽昏。不是法王親的子。等閑誰敢踏渠門。答云且緩緩。進云只如釋迦世尊。四十九年。橫說豎說。說不盡底事。今夜座元禪師。如何布施。答云猶嫌少在。進云。選佛若無如是眼。宗風那得到如今。師拈起拄杖云。只這是德山棒。卓一下。只這是臨濟喝。伶俐漢。向未舉已前。一提提得。水向石邊流出冷。風從花裡過來香。其或未然。更煩拄杖子。借德山鼻孔。與臨濟出氣去也。卓一下。金剛寶劍。卓一下。踞地師子。卓一下。探竿影草。只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與前三喝。是同是別。若謂是同。臨濟大師。未肯點頭在。若謂是別。爭奈被德。山老漢。一串穿却鼻孔。畢竟德山

臨濟二大老鼻孔。與四十九年。說不盡底。相去多少。乃靠拄杖。

復云。既隆釋種。須紹門風。諦審先宗。是何標格。豈不見。臨濟三度扣黃蘗。被六十拄杖。如蒿枝拂相似。又不見。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。脫然悟去。道。窮諸玄辯。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。似一滴投于巨壑。二大老。可謂窮千聖之骨髓。徹萬法之根源。流芳後世。垂範于叢林者矣。今時參學道流。又須帶些子眼筋。覷破他古人敗闕處始得。若也覷得破。便見黃蘗龍潭。雖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吞。要且未免作死馬醫。臨濟德山。是則不離當處。獨跨大方。其奈捨長就短。埋沒己靈。要稱百世宗師未得在。

道場門下。不說覷破覷不破。盡是在他頂[寧*頁]上。放屁底漢。如今既在這裡。聚首片時。欽上座。未免借堂上老人威光。掀翻海嶽。撞碎太虛。也要大家證據。雖然王令正嚴。豈可攙行奪市。今朝九月一。打板坐禪。首座謂之表率。或恐一人半人。新發意菩薩。欲覷捕此道者。未有入頭處。未有下手脚處。或工夫有間。而不得成片段。或少有歡喜。不復加鞭。以求正悟。或已有悟門。為悟所迷。光影不脫。礙正知見。或為勝妙快樂所罩。墮在解脫深坑。轉身不得。或於古今差別機緣。有意味可以啗啄者。一一計較得行。無意味難於咬嚼者。又却分疎不下。或為一切奇言妙句。奧理玄文。障在八識田中。拋捨不下。謂之雜毒入心。如油入麵。永取不出。如今要得通上徹下。一翻翻轉。須是將一則古人沒意智底話頭。如生冤家。與之作對。直是撲一交倒地始得。

若是未有這箇消息。直饒行脚。走盡天涯海角。口裡記盡落索。春秋打開舖席。一似賣狼虎藥。只益戲論。誑惑後昆。自己衣單下。半文不直底一著。畢竟不曾摸著。若是真箇卒地斷。曝地折底漢。眼目定靜。言語提持。著著去離泥水。脫略窠臼。一切處一切時。只麼平帖帖地。那裡恁麼。生生獰獰。吒吒沙沙。道我無敵於天下者也。這箇喚作西天九十六種之數。誇張知解。該抹聖賢。望吾佛祖之道。遠之遠矣。若是具正因。有志之士。莫被這一種。[土*盍]圾性地。泛濫心源。須信有正宗之下。單傳直截之妙始得。

如趙州一箇無字。真箇是一口吹毛利劍。可以破疑團。斷生死。空萬法。融古今。

只貴利根上智。撥著便轉。擦著便行。然後不妨與趙州老漢。同一眼目。同一受用。以至總萬別千差之要。開千差萬別之門。全實全主。全體全用。全放全收。全生全殺。而總不外此矣。

若是性根遲鈍。操捨不行。却須豎起生鐵脊梁。向長連床上。厚著蒲團。挺身而坐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與八萬四千毛竅。併作一箇無字。握兩拳頭。撐兩眼睛。一提提起。便欲斬為兩段。能如是著鞭。如是用。何患乎不成片段。何患乎不到頭。似覺提不起時。轉覺熱悶。悶時與昏昏擾擾時。却須全體一放放下。翻轉身來。就地略

行數步。於行處亦如是著鞭。如是用力。只當下別是一般精神。又復翻身上蒲團。挺身而坐。則胸次中酌然。如銀山鐵壁。虛勞勞地。靜悄悄地。何處有一絲毫動相。有一絲毫異相。到這箇時節。却不得守在這裡。又須翻身下地。如坐而行。然後又復如行而坐。晝不足。繼之以夜。夜不足。繼之以旦。翻來覆去。提去提來。不知不覺。忽然拶透。如貧得寶。似闇得燈。如雲開見日。如水底火發。盡十方剎海。是箇大圓鏡。盡十方剎海。是箇自己。謂之心空及第。見徹父母未生前面目。若說明大法。透古今。以盡佛祖之奧。喻如入海。方始插得脚。前面洪濤際天。巨浪沃日。那裡更在那裡。切不得聽人道悟是表顯之說。箇事本來成現。只消一笑知歸。是則因是。其奈隔壁搏謎。青黃赤白。長短方圓。畢竟不曾親見。被人掇在面前。分明是差珍異寶。却喚作瓦礫磚頭。分明是瓦礫磚頭。却喚作差珍異寶。又不得聽人道參禪本是安樂法門。那裡有許多生生受受。勞勞攘攘。只消默默提撕。久久自契。這箇喚作死水浸石頭。永無醒動底分子。又不得聽人道只這無字。是箇繫驢橛子。只消提來頓在面前。牢牢把定。繫住這一念子。念頭純熟。自然到家。殊不知。這一念子。如燈焰焰。如水涓涓。眨得眼來。千里萬里。自非潑撒一回。那裡被你把得定。繫得住。又不得聽人道只消於聞聲見色處領攬。折旋俯仰處承當。開口道著。動步踏著。六根門頭。一道神光。晝夜未曾間歇。這箇喚作生死根本。業識癡團。急須斬作三段。又不得聽人道。從無住本。立一切法。本來無有山河大地。明暗色空。無佛無祖。無眾生。無凡無聖。無善無惡。無去無來。無生無死。這箇喚作豁達空撥因果。莽莽蕩蕩招殃禍。又不得聽人道坐斷主人翁。不落第二見。著衣喫飯。不借他力。山是山。水是水。僧是僧。俗是俗。是法住法位。世間相常住。似則也似。是則未是。

如上所說。並是自作障礙。自生退屈。自棄自暴。自殘自虐。醫不得底。偏僻之病。除是下一服換骨靈丹。出得一身白汗。然後即知。傷寒傷熱。傷饑傷飽。盡是大休大歇。大安樂田地。與夫轉八萬四千毛病。為八萬四千。陀羅尼門。是身是病。是草是藥。亦能殺一切人。亦能活一切人。臨時加減。對證修方。一切在我。若是根本不牢。元氣不足。莫教被人下一粒巴豆。便見通身發作。面黑眼花。一時性命。都討不見。若是識安危。知休咎底漢。但是醍醐毒藥。與你對面一翻翻却。於一毫頭。別有通霄活路。如今都是口耳傳習。訛謬方書。並不見一人。有神聖功巧之妙。悞人多矣。往往指見聞覺知。揚眉瞬目。為自己。復引即心即佛。與目前說法聽法。一段歷歷孤明之語。為證。然後舉是風動是幡動。不是風動。不是幡動。却喚這箇。作初機公案。教你向這裡。淘澄見地。剔抉根源。然後又舉栢樹子。麻三斤。乾屎橛之類。喚作單頭淺近公案。教你開口處。識取話頭。然後又舉玄沙未徹。趙州勘婆之類。喚作試金石子。又喚作換眼睛烏豆。然後又舉百丈野狐。女子出定之類。喚作宗門關鍵。羅龍打鳳底鉗鎚。然後又舉馬祖一喝。岩頭末後句之類。喚作向上爪牙。衲僧巴鼻。以至從上老凍膿。一時垂慈利物之要。莫不盡有印板上。脫來底樣子。教你從頭穿

鑿。從頭注解。合著這箇樣子。便喚作明大法。透古今。殊不知。幸然自是一箇淨潔琉璃瓶子。無端傾許多狼狼籍籍。在裏了也。抑不知。從上若佛若祖。與夫盡天下老和尚。只是共一箇舌頭。有時用一機。千機萬機齊副。有時道一句。千句萬句合轍。有時指千句萬句。只是一機。有時提千機萬機。只是一句。直得搖乾蕩坤。蓋天遮地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搆得搆不得。未免喪身失命。那裡有你取意觀瞻。將心湊泊底分。又那裏似世間村秀才。教小學。自上大人。讀到論語孟子毛詩周易一般。若如是。又何用九年面壁。立雪齊腰。只麼傳將去。學將去。便休。將知箇事是出世間法。須具出世間眼器量。一肩擔取始得。若只逐旋扭捏。逐旋搏量。逐旋分別。謂之以情意識。測度如來不思議。大圓覺海。如取螢火。燒須彌山。終不能著。縱饒築得一肚皮。殘羹餽飯。還有一點用得也無。還瞞得一切人也無。縱饒瞞得他人。還瞞得自己也無。縱饒瞞得自己。還瞞得燈籠露柱也無。既瞞不得。未免被森羅萬象。在冷地笑你在。只如欽上座。今夜恁麼。口嘮舌沸。說七道八。且道還出得這一笑也無。若謂出不得。未免亦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。若謂出得。其奈有傍觀眼在。且道傍觀眼。在什麼處。夜深久立。伏惟珍重。

入室後普說。兄弟且在這裡。聚首片時。待為你扭捏鼻孔。劈拆太虛一上。雖是好肉剗瘡。畢竟刀子是鐵。你還知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麼。又還知寶中有主。主中有寶。有時全寶是主。有時全主是寶麼。又還知殺中有活。活中有殺。有時全殺是活。有時全活是殺麼。又還知開口不在舌上麼。又還知一手擡一手搵麼。若也於此明辯不下。緇素不行。未免見人道是便道是。道非便道非。正謂矮子看戲。隨人上下。安知青布幕內。元來有人。

這箇說話。莫道你未有田地底人。摸索不著。只是參道者禪。著青布衫漢。十箇五雙。渾崙吞棗。更莫說用意識搏量。口耳沿習之輩。隨語生解。逐句穿鑿定矣。

須知道。此逸格絕塵之妙。不得思量擬議。不涉見聞覺知。又須知道。人人具足。箇箇圓成。只為無量劫來。為生死飄蕩。無明業識蒙。蔽。不得現前。不得受用。如今要得向威音王以前。一翻翻轉。

須是信道。這一著子。真箇是我本有之物。決定不從人得。然後盡父母所生之體。天地所稟之氣。併作一口吹毛利劍。將自己一條窮性命。斬作兩段。颺在萬仞懸崖之下。直得森羅萬象。徹底平沉。方謂之心空及第。海印發光。

苟或外此。直饒參得一肚皮。築得一布袋。臘月三十日。未免手忙脚亂。如落湯螃蟹。

某在無準癡絕會下時。有箇朋友。每每有一言半句。膾炙人口。於古人傍敲暗打處。亦自盡知落著。只是不曾做蒲團上。自己工夫。後來曾在諸方做藏主。氣高行輩。一日因打數頭閑官司。搆架不徹。為他人所勝。因此鬱氣。嘔血致一疾。弗救。於臨終時。直得千生萬受。求死不得死。每見朋友來問疾。便道。我參禪。平生不曾做

蒲團上工夫。不信有悟門。只在冊子上著到。將謂佛祖之道。止於此矣。今日到這裡。一點也用不著。勸你輩。參禪莫如我一般。須是做靠實工夫。始得。說了又眼淚下。

這箇便是不信有悟門底樣子。死不知去處。生不知來處。所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轉眼便是來生。忽然一息不來。前路茫茫。不知何往。撞入驢胎馬腹中。總不見得。

你輩初機晚進。何不趁身強力健。打教徹去。這裏孤峰絕頂。爐鞴之所。叢林溫煖。百事現成。香積供養殊勝。若不向這裡。打教徹去。可謂孤負佛祖。孤負檀信。孤負師友。孤負自己。一朝不恰好。打箇手蹉脚跌。自己若不明白。粒米莖齏。悉用牽犁拽杷。償他始得。豈不見。夏間許多亡僧。各各燒作一堆灰。送在三塔裏了。如今在甚處。安身立命。還知麼。若也不知。豈不是死不知去處。謂之死大。即今眼眨地。在這裡。問箇父母未生前面目。開口不得。豈不是生不知來處。謂之生大。灼然生死事大。須是把當一件無大至大底大事。豎起生鐵脊梁。討教明白始得。十二時中。莫雜用心。莫只悠悠漾漾。虛度時光。須是打教成一片始得。須是這一念子。無絲毫間斷始得。古者尚道。看經看教。是雜用心。何況你白日起來。只了逐東逐西。七上八下。為人事役役者哉。古者又道。參禪學道。是雜用心。參禪學道。既是雜用心。却教你向那裡用心。喝一喝。含元殿裡。何須更問長安。自是你一念馳求不歇。棄了現成活計。却欲登天入地。別討生涯。別求佛法。所以做盡伎倆。受盡辛勤。轉加顛倒。若能直下頓歇馳求一念。則萬法當體寂滅。萬法依舊熾然。行也得坐也得。著衣喫飯。不是別人。山青水綠。夜闌晝明。昏沉散亂。生死涅槃。總是自家。縱橫遊戲。得大自在法門。無一法可棄。無一法可取。佛與眾生。俱是假名。殊無實義。雖然你又須是己眼自開。冷地一笑。知道元在自己屋舍中。當軒大坐始得。若只逐旋扶籬摸壁。傍人門戶。又是認驢鞍橋。作阿爺下頷。則沒交涉矣。如適來為兄弟舉話。有一人半人。開口不識語路。踏步不知高低。要登主人堂。入主人室。也恐未得在。如今大事為你不得。小事各自知當。彼此不須敗闕。牌且納還上方。

僧問。少林首傳二祖。五葉芬芳。葱嶺單提隻履。千燈續焰。門庭雖有五家。般若同歸地位。如何是五家宗旨。答云。有口只堪喫飯。進云。若不借問。怎達本源。答云。未敢相許。進云。如何是漚仰宗。答云。父慈子孝。進云。如何是臨濟宗。答云。迅雷不及掩耳。進云。如何是曹洞宗。答云。三更不借夜明簾。進云。如何是雲門宗。答云。體露金風。進云。如何是法眼宗。答云。山自青水自綠。進云。五家宗派蒙師指。向上宗乘事若何。答云。頭頂天脚踏地。進云。今日座元禪師。為眾普說。還有為人處也無。答云。你面皮厚多少。進云。但得雪消去。自然春到來。禮拜歸眾。

師乃豎起拂子云。這一隊太平奸賊。割據一統乾坤。有殃害平人之惡。被拂子一時擒下。縛作一束。號令在這裡了也。還見麼。若也未見。待與從頭點過。以拂子擊

一下。三玄三要。又擊一下。五位君臣。又擊一下。一鏃破三關。分明箭後路。又擊一下。三界惟心。萬法惟識。又擊一下。絲來線去。明暗相投。既是贓證。一一分明。如今却作麼生結絕。連擊兩下。

乃云。佛法無人說。雖慧不能了。只如諸方老宿。匡徒領眾。三百五百一千。浩浩地。擊動牛皮鼓。擺動牛尾巴。又豈是無說。又如盡大地人。著衣免寒。喫飯免饑。更要了箇什麼。又何待你板頭下。一箇黃面漢子。攙匙亂筋。搖唇鼓舌。作什麼。雖然你畢竟喚什麼作佛。又喚什麼作法。了與不了。又作麼生。忽若有箇生鐵鑄就底漢。捩轉面皮。喝散大眾。掀倒禪床。豈不慶快平生。話行天下。若是邯鄲學唐步。放過也恐未得在。有麼有麼。

現前諸尊上。既是袖裡藏鋒。冷觀敗闕。莫怪向淨潔地上。撮些子沙土。撒在你後生晚進眼裏去也。

山河大地。明暗色空。豈不是佛是法。風動塵起。鴉鳴鵲噪。豈不是佛是法。四時代謝。萬物榮枯。天晴日頭出。雨落地下濕。豈不是佛是法。以至真如般若。菩提涅槃。無明煩惱。妄想顛倒。行住坐臥。折旋俯仰。豈不是佛是法。這箇是諸方叢林中。學得底家常茶飯。有什麼交涉。既無交涉。又莫是泥龕塑像。黃卷赤軸。是佛是法麼。又莫是即心非心。亦有亦無。半合半開。是佛是法麼。又莫是麻三斤。乾屎橛。庭前栢樹子。是佛是法麼。又莫是觀世音。將錢買胡餅。放下手元來是饅頭。蝦蟆[跳-兆+享]跳上天。蚯蚓驀過東海。是佛是法麼。又莫是盡一千七百則。主賓互換。生殺之機。與一大藏。五時八教。權實之旨。是佛是法麼。這箇又是諸方老凍膿。嘔出底野狐涎唾。又有什麼交涉。既無交涉。又莫是即今口吧吧地。與眼眨眨地。是佛是法麼。這箇喚作鼓無明袋。弄粥飯氣。沒交涉中。更沒交涉。既無交涉。畢竟佛法二字。却教甚麼人說。又教甚麼處了。喝一喝。若是師子。便合翻身。韓獪一任逐塊。所以道。赤肉團上。壁立萬仞。只此靈鋒。阿誰敢擬。亦能殺人。亦能活人。奴呼菩薩。婢視聲聞。釋迦老子。只好提瓶挈水。達磨大師。洗脚也未有分。據生死海。為大解脫遊戲之場。滅佛祖燈。如彼夢幻空花之影。無去無來。無得無失。無古無今。無他無自。空牢牢。活潑潑。淨悮悮。赤洒洒。沒可把。明明向你道。沒可把。因什麼十箇五雙。動是扶籬摸壁。無自由分。又如駝一箇漢子。在肩上立地了。行一步子。也放手脚不得。你若恁麼地。便有駝起。不駝起時。一動一靜。未免將自己日用。打作兩橛。要見寤寐一如。生死無間。不可得矣。十二時中。便未免有一半佛法。一半世法。互相取捨。無有是處。又於聲色堆裡。逆順門頭。有箇聞底見底。有箇是底非底。又有箇不聞不見。不是不非底。夾截自己受用之地。要打成一片。不可得矣。只這打成一片底說話。往往多是錯會了也。將謂面前有一物在。這裡。教你著功用力了。打成一片。殊不知。你但忘知忘覺。絕見絕聞。自然成一片矣。却就這裡。縱橫遊戲。七出八沒。發大機顯大用。則從上若佛若祖。與盡大地人。赤窮性命。總在

這漫天網子裡了也。有時把定。教你住也得。有時放行。教你去也得。有時教你生也得。有時教你死也得。有時向你。道是道非也得。有時向你。道有道無也得。以至脫間漏架。換斗移星。指南作北。總不離這一著子。

你如今不到這田地。蓋謂是你情生智隔。想變體殊。棄了自己成現。潑天活業。却欲向見聞聲色之內。僉疆立界。自狹自小。稍有越界侵疆。便見契券不明。作主不得。從上若佛若祖。與父翁。遞代相承底。蓋古今天地。榛荒草穢。是謂可憐憫者。欽上座到此索性不憚勞苦。與你把手。耕翻到底。喝一喝云。只這是。古今天地。只這是。古今日月。只這是。從上佛祖。只這是。父翁契券。只這是。自己活業。只這是。無明種子。只這是。榛莽交參。只這是。稻香果熟。能於一喝未施。一念未生。一塵未立以前。一踏踏著。萬象森羅。一時拱手。更說什麼。四至分明。業歸本主。直得盡大千剎海。百億乾坤。是上座自己。窮曠大劫。百億佛祖。是上座兒孫。以至變桑田為滄海。縮萬世為一時。法爾如然。初無奇特。你若不到這箇田地。何以謂之明大法。透古今。又何以辨龍蛇。擒虎兇。你若不具殺人不眨眼底氣槩。便未免被五蘊四大。牽入陰界中去也。又其不然。今日三。明日四。寒一上。熱一上。信一半。疑一半。安有成辦底時節。安有到家底消息。你須是奮不顧身。一往直入。百萬軍中。直取顏良一箇頭子。號令天下始得。你若只猥猥穉穉。殃殃祥祥。東尋西討。覷地覓針。又濟得什麼事。縱饒你忽然看得一句子透。歡喜一上子。從頭舉來一看。將謂都是了也。逗到明朝後日。莫教築著一句子。透不過。待從頭舉來一照。又都不是了也。又聽你向這裡。東咬西嚼頌古內合。頌古內參。碧岩集上檢。耳朵頭聽。肚皮裡卜。忽然卜著。又透得這一句子。又歡喜一上子。又將謂都是了也。忽然不恰好。被箇沒意智漢。將手向你面前劃一劃。又透不得。又印都不是了也。無他。蓋為你疑團不破。一向只在情意識內走。逗到意路不行處。頓在面前。如銀山鐵壁。橫也沒奈何。豎也沒奈何。你到這裡。須是倒退一步。一翻翻轉。颺在背後始得。你若逐旋挨。逐旋拶。逐旋穿。逐旋鑿。直饒你討得些子罅縫。爭奈銀山鐵壁。只在你面前。消化不得。

你又不見。白雲端和尚道。從上留下一言半句。未透者。如銀山鐵壁。及乎透了。元來自己。便是銀山鐵壁。且道白雲道底是。欽上座道底是。你若向這裏覷得透。一千七百則。閑家潑具。如貫珠輪。一時被你撥在後面了也。其或不然。未免銀山鐵壁。只在你面前。消化不得。正恁麼時。那箇是上座自己。喝一喝。劔去久矣。

改旦令辰。同列兩序。合山尊眾。各各道體。起居萬福。某夏間誤蒙方丈俾令掛牌。甚愧才疎。殊不稱職。前月二十日。再為初機。舉話一次。復隨後切怛一上。本擬送牌納還了。在冬節告閑。茲因主人未歸。今日是初一。似覺堂中冷淡。不免出來。做箇熱鬧。惟是天寒。牽率大眾。不勝戰汗。有箇四句頌。寤寐一如。舉似大眾。面前明暗兩忘時。莽蕩乾坤都不知。到此若生毫髮見。依前越國又依稀。

湖州報恩普說。三十三州七十僧。驢腮馬額得人憎。諸方若具羅龍手。今日無因到淨明。此是應菴老祖。開了這般口。至今合不得。報恩今日道。八十餘人十七州。相看盡是惡冤讎。諸方有道不肯學。來共山僧作對頭。今日到這裡。有口却無開處。未免向壁角落頭。拈起一柄折頸刀子。度與諸人。所貴向情識未動以前。一刀兩段。便見著衣喫飯。不是別人。鵲噪鴉鳴。初非外物。設或信根遲鈍。三搭不回。自是你宿無靈種。也怪雪岩不得。

只如廣額屠兒。在涅槃會上。放下屠刀道。我是千佛一數。臨濟到高安灘上。被大愚一點。便道。黃蘗佛法無多子。德山於龍潭。吹滅紙燭處。見徹自己。便道。窮諸玄辯。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。似一滴投于巨壑。這幾箇漢子。豈不是一得永得。一了便了底樣子。豈似你如今根浮脚淺。這裡經冬。那邊過夏。連得些子殘羹餽飯。築在肚皮裡。莫教打一箇噫氣。直得薰殺人。點胸點肋道。我會禪會道。將一箇是字與非字。頂在額角上。到處去印證那禪牀角頭老骨槌。似這般底。有處著你在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。不怕你多語。勸你後生晚進。何不趁身強力壯。一往直前。退步就己。打教徹去。莫只悠悠漾漾。者也之乎。鑽入骨董袋裡去也。直須豎起生鐵脊梁。向蒲團上。一捏粉碎。直得虛空汗下。大地平沉始得。若也未有這箇力量。須是十二時中行坐時。著衣喫飯時。屙屎放尿時。單單提古人一則沒意智底話頭。如一座須彌山。頓在八萬四千毫釐。三百六十骨節之間。心心相續。念念相承。忽於用力不及處。盡底一翻翻却。窮十方三際。是箇大解脫場。是箇大光明藏。便可與從上百千佛祖。握手出沒。遊戲其間。如置陶家輪於掌上。可得而思議哉。

前晚僧眾。賣香上來。禮拜了。欲請為眾普說。參頭出云。某等愚昧。蒙無所知。伏望不吝慈悲。開示第一義諦。令某等得箇入處。若論第一義諦。正要蒙無所知。何得頭上更要安頭。騎牛更要覓牛。且問你喫飯。還要問人借口麼。著衣還要問人借手麼。行底坐底。聞底見底。又是阿誰。一切處一切時。更欠少箇什麼。可謂現成。可謂省力。直下坐斷報化佛頭。如白衣拜相。平地登仙。無第二人。無第二念。盡大地只是一箇自己。自是你自信不及。甘受陸沉。叉手當胸。道箇咨和尚。也大屈哉。

如今不獲己。向第二義中。略借古人蹊徑。更與你作箇方便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趙州道無。只遮一箇無字。便是你父母未生前。本來面目。便是為你。截斷生死夢幻根株底刀子。便是為你。照破古今千差萬別底鏡子。只貴向未舉起前。翻身一擲。颺在那邊更那邊。直得洒洒落落。八穴七穿。大用現前。不存軌則。雖然我恁麼道。也是大海鑿池。虛空釘橛。望他正宗下事。遠之遠矣。作麼生是正宗下事。夜深不如瞌睡好。

百千異流。咸歸大海。百千異法。咸歸此宗。如天普蓋。似地普擎。燕語鶯吟。共演如來實相。山青水綠。單明清淨法身。若是英特上士。便好喝散大眾。掀倒禪床。將山僧爛搥一頓道。且莫誤賺後人。瞎將來眼。豈不慶快平生。

若也只麼握節當胸。伏聽處分。不免引些陳爛葛藤。牽惹諸人去也。豈不見。永嘉大師。初參六祖。至曹溪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祖云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何得生大我慢。永嘉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祖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取無速。永嘉曰。體本無生。了本無速。祖云如是如是。永嘉方整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。祖曰。返何速乎。永嘉曰。本自非動。豈有速耶。祖曰。誰知非動。永嘉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。永嘉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祖曰。無意誰當分別。永嘉曰。分別亦非意。祖曰。善哉善哉。少留一宿。叢林自此稱為一宿覺。兄弟一等是發足超方。尋師訪道。就中永嘉較別。你看他一動一靜。一語一默。自是蓋天蓋地。耀古騰今。更看他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是什麼氣槩。無端六祖道。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何得生大我慢。也大屈哉。永嘉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面赤不如語直。祖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取無速。將謂有多少奇特。永嘉曰。體本無生。了本無速。謾費分疎。祖曰。如是如是。冬瓜印子。永嘉方整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。且道與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相去多少。祖曰返何速乎。又却世情流布。永嘉曰。本自非動。豈有速耶。少說道理。祖曰。誰知非動。喝一喝。永嘉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不妨軟頑。祖曰。爾甚得無生之意。又是冬瓜印子。永嘉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始終只認得一槩。祖曰。無意誰當分別。何不與本分草料。永嘉曰。分別亦非意。三十棒。一棒也較不得。祖曰。善哉善哉。少留一宿。大小祖師。放過永嘉了也。

如今兄弟。跨人門戶。是則也道箇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祇是纔入僧堂裡。便被一鉢五味羹。換却舌頭。一時忘却了也。十二時中。不是勾三攬四。便是說七道八。縱有一人半人。真箇把作一件事。在蒲團上。不是昏沉。便是散亂。何曾有一斯須一頃刻。如永嘉遶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底時節。又何曾知道。體本無生。了本無速。又何曾知道。分別亦非意。日久月深。未免打入長行粥飯群中去也。所以道。既隆釋種。須紹門風。諦審先宗。是何標格。須是發大勇猛。立大志願。不顧危亡。一往直前。不問是生是死。是無明是煩惱。是真如是般若。是昏沉是散亂。一斬斬為兩段。赤骨律地。跳將出來。大洋海裡翻身。須彌頂上著脚。然後單單提起無上佛祖正印。盡百億山河大地。百億往古來今。若聖若凡。若草若木。一印印定。毫髮無餘。豎起拂子云。看看。印文露也。眼辦手親。一連連得。一任顛來倒去。橫搭豎搭。是神是鬼。是邪是正。悉與面門一搭。教伊轉身無路。回避無門。喚作海印三昧。亦謂之海印發光。正恁麼時。不見有生死。亦復離涅槃。不見有無明煩惱。昏沉散亂。亦復離真如解脫。般若菩提。還信得及麼。

已得入手。不妨拈出。對眾一搭印破三世佛祖面門。也要燈籠露柱。相共證明。有麼有麼。如無。山僧不免借永嘉大師。見六祖底。拄杖畫一畫云。畫開錦縫。拈出正印。普示諸人去也。卓一下。三要印開朱點窄。未容擬議主賓分。

告香普說。光陰易老。果是無常迅速。夢幻不堅。豈非生死事大。有力量漢。一翻翻轉。直得大地平沉。乾坤獨露。萬里長空。纖塵不立。森羅萬象。俯仰折旋。全體是箇大光明藏。佛與眾生。同一受用。絲毫不異。只為情生智隔。想變體殊。四聖六凡。輪迴三界之內。善惡趣中。無由出離。遂勞我先聖。脫珍御服。著弊垢衣。與爾同生同死。同來同去。同住如來。無上妙明性海。開佛知見。示佛知見。說無說有。說是說非。說空說假。說權說實。說正說偏。說一乘圓頓。至於教外別傳。行棒行喝。指空話空。開三要玄門。分四種料揀。五位君臣。一鏃破三關。兩口無一舌。即色明心。附物顯理。麻三斤。乾屎橛。庭前栢樹子。狗子無佛性。是皆一時方便。如將蜜果。換苦葫蘆。又如將一百二十斤重擔。一放放在你肩上。只要知道。盡是自家珍寶。自家受用。無窮而已。伶俐漢。不受人瞞。道總是磚頭瓦礫。殘羹餽飯。不勞拈出。大地山河。本來清淨。見聞知覺。本自現成。出生入死。如同遊戲。塵沙剎海。自他不隔於毫釐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自是你自生障礙。自作艱難。自信不及。咄。信箇甚麼。頭上豈可安頭。鉢盂豈可安柄。你若抵死。更不知歸。堅欲捕風捉影。不妨豎起生鐵脊梁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併作一箇無字。一提提起。斬斷昏沉散亂。掀翻明暗色空。夜半突出金烏。照了空花水月。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仰山到這裡。已是有舌如結。言詞俱喪。不免將自己。抹作微塵。供養盡大地人去也。三千里外。掩鼻橫趨。已喫老僧三十拄杖。聞香聽氣。途路之客。莫教認毒藥作醍醐。通身瀉下腸肚。通身換却骨頭。也須腦後一鎚。死中再活。

自餘依稀稀。彷彿彷彿。瞎驢趁大隊。認魚目作明珠。仰山這裡。却用不著。今夏三百六十僧。多是諸方頭角。罷參宿衲。卍字堂前。竿木隨身。探水而已。忽若傾湫倒岳。又却水泄不通。你向什麼處。與雪岩相見。擬議之間。莫怪霹靂閃電。

就中亦多有新發道意菩薩。乍入叢林。未知深淺。切忌雜毒入心。直須拚取一生不會。下些實地工夫。一踏到底始得。切莫向古人冊子上尋。今人口角下覓。直饒學得。盛水不漏。莫教被明眼人一覷。如水銀落地。一時百雜碎了也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。不怕多語。若論宗門下事。擊石火閃電光。指南作北。換斗移星。動若疾燄過風。那裡覓他縫罅。所以道。有寶有主。有體有用。有收有放。有殺有活。有賞有罰。有時全賞全罰。有時全罰全賞。有時賞中有罰。罰中有賞。有時賞即是罰。罰即是賞。賞罰俱明不明。方見有賞有罰。有時全生全殺。有時全殺全生。有時生殺同時。俱不同時。至於寶中有主。主中有寶。寶中寶。主中主。寶主交參。主寶互換。等閑拈起一微塵。便有如是寶主。有如是體用。有如是收放。有如是生殺。有如是賞罰。豈你杜撰長老。杜撰衲子。認些螢火之光。可以擬議者哉。雖然。太平不用閑戈甲。一統山河似鏡清。

告香普說。參方上士。問道英靈。舉足動步。須看先輩典刑。德山見龍潭。吹滅紙燭。徹法源底。入門便棒。打風打雨。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。搗出心肝。入門便喝。如雷如霆。自餘隔江招手。望見剎竿。鰲山店上。畫角聲中。總是路途之客。無足道者。你輩後生晚進。不辨春秋。不分晝夜。被昏沉散亂。縛作一束。滯在無魂必死之鄉。也道我參方問道。得不逢人愧悚者哉。討掛搭時。無一人不道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纔跨僧堂門。便不見有無常。不知有生死。但知趁大隊。喫粥飯。屙屎送尿。隨人上下而已。誰管你狗子佛性無。麻三斤。庭前柏樹子。便生佛出世。也只道是西天老比丘。可謂是絲毫無繫。直透大休大歇。大安樂田地者矣。其奈依稀相似。端的不然。脚又疼。背又痛坐一霎禪。喫一頓飯。兩脚如槌打相似。也好恓惶。也好生受。兄弟只這便是生死無常。到來時節。只這便是父母未生。本來面目。現前時節。若能如是領略得去。不越一念。親證如來清淨法身。不動一塵。親入如來寶明空海歷三大阿僧祇劫。不離當念。遍十方恒河沙世界。不離目前。演百千無量妙義。說百千無量妙法。總不離這箇時節。還信得及麼。若信不及。將此深心奉塵刹。是則名為報佛恩。豎起生鐵脊梁。提起一箇無字。如一座須彌山。頂在額角頭。正恁麼時。自然不見有昏沉。亦不見有散亂。脚也不疼。背也不痛。孜孜爾。念念爾。不覺不知。噴地一下。親見三世諸佛。法報化。金剛正體。放光動地。照塵沙刹。盡是金色光明世界。森羅萬象。艸木叢林。盡是寶華王座。出微妙音。演微妙法。普度一切群生。平等成佛。現前清眾。不分內外。不問親疎。不問上中下座。有學無學。已出世未出世。盡是在須彌燈王會中。與釋迦如來。同受記莚。於五百劫後。同時成佛。各據一國土。各轉四諦法輪。各度無量眾生。轉度未度。轉化未化。直待眾生界空而後已。

是則故是。却須迴光返照。自家真箇是。那箇成佛底面孔也無。亦須各各自家檢點。從朝至暮。還得成片段也無。還得一絲毫無間斷也無。還得一絲毫。不犯叢林規矩。像箇衲僧去就也無。

自其不然。未免只是虛消息施。唐喪光陰。豈不孤負行脚本志。動是二三百里。二千里。拋離鄉井。父母師長。成得箇甚麼邊事。豈不自家奮發。自生勉勵。勇猛更加勇猛。精進更加精進。提一箇無字。如合眼跳黃河。盡命一跳。必有契悟底時節。但要寬著期限。急下手脚。以悟為則。不得將心待悟。便被一箇悟字。一礙礙住。直待彌勒下生。也無箇悟底時節。喝一喝。悟箇甚麼。直下坐斷報化佛頭。無第二人。無第二念。一切處現成。一切處成見。山是山水是水。僧是僧俗是俗。直饒擘開太華。透出黃河。也只是箇山青水綠。閑看粉節過牆。添得數莖新竹。

聖恩寬大。佛法中興。無如此日。祖道荒涼。叢林凋喪。無甚此時。你這一隊漢。一百里。二百里。一千里。二千里。總道來仰山寺裡。依附廣眾。親近師友。參禪學道。究明己躬下。生死大事。却只麼隨群逐隊。業識茫茫。爭人爭我。爭是爭非。爭先爭後。驀越叢林。埋沒自己。唐喪光陰。虛消息施。輕欺天地。傲慢佛祖。略不

勉勵。抖擻自己。返面自看。是我畢竟。有甚麼長處。禪作麼生參。道作麼生學。死生大事。作麼生透。縱使有一知半見。也是口耳沿習。訛謬語言。認驢鞍橋。作阿爺下額。指鹿為馬。喚鐘作甕。所謂一盲引眾盲。相牽入火坑者。是也。求一箇半箇。向佛祖命根下。直斷一刀。佛祖頂[寧*頁]上。倒行一步。萬中無一。多只寮舍裡。經案頭。鐘樓鼓樓上。佛殿藏殿裡。長廊下。聚頭接耳。情識搏量。識情解註。傳授裏私佛法。殊不知。古人一時方便。垂慈。流落一言半句。如蟲禦木。偶爾成文。你若著意追求。著實理論。又却全體不相似了也。直饒注得。明白又明白。解得分曉又分曉。隔截生死一念子。還曾破也未。面前五陰六塵。還曾開也未。仰山門下。論實不論虛。我在江浙時。有一種住大院尊宿。口裡水漉漉地。築一肚皮。殘羹餽飯。一味穿鑿古今。拈起拂子。東擊西敲。撒出一肚皮。野狐涎涕。直得遍地狼狼藉藉。臭不可聞。有一種不識好惡漢。攬著這般臭氣。喚作醍醐上味。為世所珍。蘊在八識田中。如油入麵。永取不出。氣習薰陶。枝蔓滋長。子又生孫。孫又生子。莫不遞相傳授。互相證據。各各自謂。會禪會道。自己未曾明白。先要龜鑑他人。開室舉話。受人請益。寫法語示因緣。滿紙盈筆。說相似葛藤。誑惑江湖。聾瞽後學。造地獄因。結無間果。千佛出世。不通懺悔。正因行脚。正因辦道。正因做工夫。本色道流。直須寬作程限。急著手脚。以悟為則。若貪速効。又貪易入。便被這一種黨類。勾引在草窠中。成就野狐知見。野狐伎倆。半青半黃。不分不曉。朦朧朧。彷彿彷彿。如魂不散底死人相似。則是箇焦芽敗種。若是有力量漢。直須拚取一生不會。今生不了。更有來生。來生不了。更有後世。曠大劫來。生死無明煩惱。與天地同根。要一翻翻轉。超過三大阿僧祇劫。與佛齊肩。豈易事也哉。

今夏一眾。老成亦多。英俊不少。半是擎頭戴角。半是伏爪藏牙。必欲與生死二字。討箇明白。是故諸路鄉頭。力到侍者寮陳請。必欲老僧。為眾告香。我心裡道。今年七十。老不以筋力為能。成龍者從他上天。成蛇者從他竄草。而況老僧。無禪無道。無見無聞。生平不事方冊。又無記持。說箇什麼即得。只有箇狗子無佛性話。颺下糞掃堆頭。四十餘年了也。只得拈出。布施諸人。從教西咬東咬。橫嚼豎嚼。忽然失口咬碎。直得山河大地。森羅萬象。盡底平沉。一大藏教。五千四十八卷。一千七百則葛藤。冰消瓦解。生死與去來。不妨自由自在。若是逐旋參。逐旋透。逐旋和會。逐旋歡喜。叢林大有人在。非吾所知。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

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

舉古

上堂。向上一關。明如杲日。絲毫擬議。如隔鐵圍。是汝諸人。到遮裏。如何理論。試舉看。釋迦老子。在靈山會上。拈一枝花。瞬青蓮目。普視大眾。時百萬人天。惟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。五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實相無相。微妙法門。付囑於汝。汝當護持流通。毋令斷絕。敢問諸人。畢竟喚什麼。作正法眼藏。既是實相。如何說箇無相底道理。微妙法門。又從什麼處入。遮一枝花。在世尊手裏。不曾動著。付囑箇什麼。汝當流通。毋令斷絕。又教什麼人流通。還知麼。若也未知。更聽。仰山為汝從頭說破。若是正法眼藏。敢道釋迦老子。自無半錢分。實相無相。惟其無相。所以實相現前。山青水綠。鴉鳴鵲噪。夜闍晝明。風動雲起。處處皆微妙法門。除是離却見聞。絕却現行。不移跬步。全身已在裏許。然後見門裏出身易。身裏出門難。若是遮一枝花。世尊未曾拈起。已被迦葉與百萬人天。和根撼碎了也。更說什麼付囑。汝當護持流通。毋令斷絕。自古自今。接響承虛。如稻麻竹葦。如靈雲見桃花。便道。三十年來尋劍客。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。直至如今更不疑。香巖去除糞穢。瓦礫擊竹作聲。便道。一擊忘所知。更不假修治。動容揚古路。不墮峭然機。處處無踪跡。聲色外威儀。諸方達道者。咸言上上機。此二老。可謂聽事不真。喚鐘作甕。又如太原聞畫角。滄山撼門扇。黃蘗吐舌。龍潭吹滅紙燭。臨濟喫三頓痛棒。異端並起。邪法難扶。到遮裏。須是箇漢始得。有麼有麼。如無。更聽一頌。無影枝頭一點春。笑他無地可藏身。黃金自有黃金價。何必和沙賣與人。

上堂。金不博金。水不洗水。啐啄同時。劒去久矣。且道是什麼人。發明如是事。試舉看。達磨大師。自西天竺國。而至金陵。見梁武帝。帝問曰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達磨答云廓然無聖。武帝曰對朕者誰。磨云不識。帝不契。達磨因此折蘆渡江。至魏。後武帝舉問誌公。公曰陛下識此人否。曰不識。誌云。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。帝曰。當遣使去詔。誌公曰。莫道陛下。合國人追他亦不回。達磨與武帝。一挨一撈。如兩鏡相照。間不容髮。無端被誌公。向明鏡上。彩畫。虛空。翻成瑕翳。武帝問云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當時教法盛行。教家有真俗二諦之說。第一義即真諦也。達磨云。廓然無聖。且道是為武帝說。答他語。畢竟廓然無聖。理作麼生。聖諦第一義。義何所宗。兄弟到遮裏。也須是著些子眼腦。揣摩始得。往往盡道。武帝被達磨當面熱瞞。殊不知。武帝自是箇作家君王。到他面前。一點子也用不著。你看。他纔被達磨道箇廓然無聖。隨口便問。對朕者誰。好兄弟。遮一句子大親切。達磨到遮裏。未免露出本來面目。道箇不識。武帝不契。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。只如折蘆渡江至魏。且道。出得梁朝天地也無。帝後舉問誌公。也要此話大行。誌公云。陛下識此

人否。臂肘不向外曲。帝云。不識。達磨元來猶在。誌云此是觀音大士。傳佛心宗。和聲便好一時屏出。帝云。當遣使詔。能縱能奪。能殺能活。公云。莫道陛下。合國人去。他亦不回。若回堪作什麼。此是祖師門下。第一箇話頭。頌者拈者。自古及今。不知多少。未免盡道武帝蹉過達磨。誠謂刁刀相似。魚魯參差。一箭尋常落一鵬。更加一箭已相饒。直歸少室峯前坐。梁主休云更去招。此是白雲端和尚頌。今時兄弟將謂一箭尋常落一鵬。是頌廓然無聖。更加一箭已相饒。是頌不識。若如是。又是箇識情計較。討什麼白雲端和尚也。末後却道。直歸少室峯前坐。梁主休云更去招。又只是尋常世俗之話。大凡宗門下語言。不說體便說用。不說事便說理。却如何只恁麼說。若向遮兩句下。親見白雲和尚。方知道遮兩句。一句全體。一句全用。於二中間。事理雙全。然後則知。白雲與達磨武帝。在楊子江心握手。却在鳳凰臺上相逢。鳳凰臺上握手。却在楊子江心相見。雪竇和尚頌云。聖諦廓然。何當辨的。對朕者誰。還云不識。遮四句一時頌了也。為他才地寬闊。又向下面。下箇注脚道。因茲闍渡江。豈免生荆棘。遮兩句占了多少田地。合國人追不再來。千古萬古空相憶。休相憶。清風匝地有何極。要緊是遮一句子。若向遮一句下。透得。一千七百則公案。許你一串穿却。且道遮一句。落在什麼處。遮裏有祖師麼。喚來與老僧洗脚。保寧勇和尚頌云。煉得通紅打一鎚。周遭無數火星飛。十成好箇金剛鑽。攤向門前賣與誰。遮四句子。却無你下口處。亦無你計較處。且道落在達磨分上。武帝分上。誌公分上。須是參始得。山僧效顰。也有一頌。西來十萬路迢迢。智鑑當軒影莫逃。四海浪平龍睡穩。九霄雲淨鶴飛高。

上堂。玉樹瓊林。寶階銀闕。皓若蘆花。恍然明月。直鉤垂釣。自有金鱗上鉤。地平如掌。依舊七凹八凸。且道是什麼人。有如是照用。得如是心髓。了如是因緣。試舉看。二祖神光於少林初參達磨。時天大雪。神光堅立雪中不動。遲明積雪齊腰。可謂是埋沒天地。孤負自己。達磨閱而問曰。汝久立雪中。當求何事。已是和賊捉敗。光悲泣曰。願和尚慈悲。開甘露門。廣度羣品。若不折蘆渡江。幾被梁主毒手。磨曰。諸佛無上妙道。曠劫精勤。能行難行。能忍難忍。豈以小德小智。輕心慢心。欲繼真乘。徒受勞苦。神光聞師誨勵。潛取利刃。自斷左臂。置于師前。是名真法供養。達磨知是法器。乃曰。諸佛最初求道。為法亡軀。汝今斷臂吾前。求亦可在。因與易名慧可。向什麼處著。光問曰。諸佛法印。可得聞乎。但盡凡情。別無聖量。磨云。諸佛法印。不從人得。將謂自西天帶來。光曰我心未安。乞師安心。喝一喝。甘伏聽人處分。磨曰將心來為汝安。光曰。內外覓心。了不可得。一翳在目空花亂墜。磨曰。我為汝安心竟。賺了古今多少兒孫。面壁九年。將謂有多少奇特。平地無端陷了神光。白著隻臂。是汝諸人且道。立雪齊腰。正恁麼時。是有心耶無心耶。於覓心不可得處。與雪深三尺。相去幾何。遮裏著得一隻眼。便見神光。大師立地處。便知諸佛法印。不從人得。利刀斷臂如斬太虛。覓心不得處。山河大地。脫爾現前。只改舊

時行履處。依前只是舊時人。所以白雲端和尚頌云。終始覓心不可得。寥寥不見少林人。滿庭舊雪重知冷。鼻孔依前搭上唇。鼻孔在面上是定。終不生於額下。妙喜頌云。覓心不得更何安。嚼碎通紅鐵一團。縱使眼開張意氣。爭如不受老胡瞞。立雪齊腰。寒凍徹骨。妙喜却云。嚼碎通紅鐵一團。何得句語相返。畢竟意作麼生。你兄弟家。無事也須東咬西嚼。自家卜度看。忽然蹉口咬著。方知道。諸佛法印。果然不從人得。無為子頌云。九年面壁太多言。接得門人一臂全。京洛至今三尺雪。天寒何止普通年。九年面壁。默然而坐。他却道。九年面壁太多言。只遮太多言三字。畢竟如何體解。京洛至今三尺雪。非獨京洛。直得盡大地六月盡是嚴霜。汝等諸人。還覺寒毛卓豎麼。其或未然。聽取一頌。利刀拈起白如霜。可惜無端成自傷。消盡少林三尺雪。古今天地只尋常。

上堂。明如日黑似漆。取不得捨不得。是什麼。試舉看。五祖大師。示眾索偈。欲傳衣法。堂中上座呈偈云。身似菩提樹。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。無使惹塵埃。過遮邊著。六祖能大師和云。菩提本無樹。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惹塵埃。也是背後叉手。北秀南能。大似徐六擔板。各見一邊。已為諸人。掃蕩了也。仰山莫別有長處麼。聽取一頌。時勤拂拭與掀翻。錯莫無端認定盤。點石化為金玉易。勸人除却是非難。

上堂。三界惟心。萬法惟識。譬如擲劍揮空。莫論及與不及。真不掩偽。曲不藏直。畢竟如何辨的。試舉看。六祖能大師。至法性寺。暮夜風颯剎幡。聞二僧對論。禍不入慎家之門。一僧云。風動。錯。一僧云。幡動。錯。往返未能契理。一對無孔鐵鎚。祖云。還許俗流。輒預高論否。鼠口應無象牙。祖曰。仁者心動。錯。山僧在天目會中。聞舉老佛照在室中。要舉。是風動是幡動。遮僧如何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。甚處見祖師。天目下語。是風動是幡動。遮僧如何。貪觀白浪失却手撈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。甚處見祖師。揭却腦蓋。佛照喜之。後到松源會下。因舉前話。松源乃橫點頭。且道是不肯佛照如此舉話耶。是不肯天目如此下語耶。汝等諸人。若於橫點頭處。見得祖師。識破二僧。便見法昌遇和尚頌云。不是風兮不是幡。黑花猫子面門斑。夜行人只貪明月。不覺和衣渡水寒。畢竟遮一頌。意作麼生。只如道。不是風兮不是幡。黑花猫子面門斑。却落在什麼處。後面又道。夜行人只貪明月。不覺和衣渡水寒。又作麼生。如今有一等。在情識意路上行底。未免道是頌二僧。只知是風動是幡動。却不知是心動。若果如是。法昌堪作什麼。當知道他古人著著自有出身之路。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。蕩蕩一條官驛路。晨昏曾不禁人行。渾家不是不進步。無奈當門荆棘生。不妨說得太煞明白。山僧今日。舉也舉了。注也注了。只是要見祖師與二僧。大遠在。聽取一頌。兩岸桃花紅欲然。洞中流出自涓涓。仙家不會論春夏。石爛松枯是一年。

上堂。依依稀稀。彷彿彷彿。名不得。狀不得。三世諸佛。於此沒溺深坑。帶累天下老和尚。與盡大地衲子。總跳不出。試舉看。南岳讓和尚。往曹溪參六祖。棄却衣下明珠。却向外邊尋逐。祖問甚處來。曲開方便。讓曰嵩山來。道途跋涉。曰什麼物恁麼來。無端無端。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。大好大好。祖曰還假修證也無。探竿影草。讓曰修證即不無。染汙即不得。添得一重狼籍。祖曰。即此不染汙。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。吾亦如是。冬瓜印子。然雖如是。自古自今。撐天拄地。戴角擎頭者。如稻麻竹葦。要且未有一人。脫得遮箇印子。且道印文。在什麼處。豈不見汾陽頌道。因師顧問自何來。報道嵩山意不回。修證不無不染汙。撥雲見日便心開。灼然要承當箇事。須是如撥雲見日始得。畢竟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。莫是說似一物即不中麼。不是遮箇道理。又莫是修證即不無。染汙即不得麼。不是這箇道理。且道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。到遮裏須是親面一見始得。又不見。保寧勇和尚頌云。戴角披毛恁麼來。鐵圍山岳盡衝開。閻浮踏殺人無數。驀鼻渾牽拽不回。若要撥雲見日。須是有遮箇氣槩始得。其或未然。更聽一頌。堂堂日用妙無痕。纔涉纖毫即是塵。照水銀蟾沉夜魄。戀花香蝶醉芳魂。

上堂。白衣拜相。平地登仙。是人知有。別無秘傳。試舉看。馬祖在菴中坐禪。死水不藏龍。讓禪師往問。汝在此。圖箇什麼。打草驚蛇。祖云圖作佛。妄想不少。讓乃取一片磚去磨。垂絲千尺。祖云磨磚作什麼。上勾了也。讓曰磨磚作鏡。意在深潭。祖云磨磚豈能成鏡。已是照天照地。讓云磨磚既不成鏡。坐禪豈能成佛。露出本來面目。祖無對。乃云如何即是。把定嚙喉了也。讓云如牛駕車。車若不行。打車即是。打牛即是。喝一喝云。汝等諸人。若能於此一喝下。承當得去。莫問打牛打車。和讓禪師手內一片磚。百雜碎了也。直得寒光炯炯。洞徹山河。讓禪師又謂祖曰。汝學坐禪。為學坐佛。若學坐禪。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。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。不應取舍。若學坐佛。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。未達其理。祖聞師誨。如飲醍醐。古人根器敏利。輕輕一撥便轉。豈似今人遲鈍。終年卒歲。從生至死。只麼昏昏醉醉。憨憨癡癡。何時是了。何不也向十二時中。思量他古人道打車打牛。畢竟意作麼生。當知遮一句子。便是金剛圈栗棘蓬。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也須東咬西咬。試自嚼咬看。忽然等閑咬著。方知道。磨磚真箇成鏡。坐禪斷不成佛。聽取一頌。萬法俱忘百念灰。等閑驀鼻拽將回。鏡光一照明如日。直得木人心眼開。

上堂。世尊拈花。迦葉微笑。達磨九年面壁。二祖立雪齊腰。所謂以器傳器如印印空。過此以往。且道還有恁麼人。發明如是事麼。試舉看。馬祖一日示眾曰。汝等各信自心是佛。此心即是佛心。又曰。心外無別佛。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不舍惡。淨穢二邊。俱不依怙。達罪性空。念念不可得。無自性故。故三界惟心。森羅萬象。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。即是見心。心不自心。因色故有。汝但隨時言說。即事即理。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。亦復如是。於心所生。即名曰色。知色空故。生即不生。若了

此意。乃可隨時著衣喫飯。長養聖胎。任運過時。更有何事。馬簸箕與麼說話。可謂傾盡自己心。笑破他人口。說箇心。已是強立名字。更說此心即是佛心。所謂頭上安頭。帶累後代兒孫。迷頭認影。至今無有了日。既知心外無別佛。佛外無別心。當知無亦本無。無亦不立。到遮箇田地。方可謂萬象森羅。一法之所印。見色便見心。汝等諸人。即今各各見山見水。見明見闇。一一分曉。一一明白。自家本心。還得親見也無。若也未見。豈不聞。釋迦老子道。明還明。闇還闇。礙還牆壁。通還虛空。不汝還者。非汝而誰。非汝而誰。即汝心也。心不自心。故不可見。既不可見。汝但隨時言說。即事即理。都無所礙。菩提道果。煩惱無明。但有其名。都無實義。所以道。心生則種種法生。於心所生。即名為色。知色空故。生即不生。生既不生。當恁麼時。喚作色即是。心即是。佛即是。更討甚麼心。覓什麼佛。所以妙喜頌云。即心即佛莫妄求。非佛非心休別討。紅爐燄上雪花飛。一點清涼除熱惱。且道紅爐燄上雪花飛。正恁麼時。是什麼境界。還有佛可求。心可覓麼。更聽山僧一頌。語默俱忘非是非。聖凡情盡絕玄微。穿花蛺蝶深深見。點水蜻蜓款款飛。

上堂。言發非聲。色前不物。當機覷面全提。豈在拈槌豎拂。山河大地。不礙眼光。萬象森羅。形端影直。有麼。試舉看。馬祖與百丈行次。相將草裏鞞。見野鴨子飛過。切忌隨聲逐色。馬祖云是什麼。千聖莫能名。百丈云野鴨子。錯認話頭。馬祖云甚處去也。明月蘆花兩岸秋。百丈云飛去也。夕陽西去水東流。馬祖回擲百丈鼻頭。果然落草。百丈作忍痛聲。遮禽獸。馬祖云又道飛過去。誤賺人家男女。百丈有省。笑殺傍觀。馬祖尋常道。凡所見色便見心。心不自心。因色故有。色即是心。心即是色。色本非色。心即無心。無心而心。全心即佛。非色而色。全色即心。馬祖與百丈行次。見野鴨子飛過去。大地山河。全體獨露。馬祖曲盡老婆心。與百丈當陽指出道。是什麼。百丈云野鴨子。蹉過了也。馬祖又與隨後一拶道。在什麼處。百丈云飛過去。依舊不知歸。馬祖到這裏。未免傷鹽傷醋。將百丈鼻頭一擲。百丈忍痛作聲。牽得回來。堪作甚麼。豎起拂云。汝等諸人。還見野鴨子麼。放下拂。如今在什麼處。是汝諸人。能於此掃破迷雲。豁開慧日。便見馬祖與百丈敗闕不少。非但見得馬祖與百丈敗闕。便見山谷道人。見晦堂論此道。晦堂云。論語中有吾無隱乎爾一句。學士試解說看。山谷盡平生伎倆。千說萬說。只是不契晦堂意。山谷到遮裏不奈何。請益晦堂。晦堂云。學士久久自會。一日相與遊山。忽聞桂花香。晦堂遂問山谷云。什麼香。山谷云桂花香。晦堂隨後云。吾無隱乎爾。山谷於此豁然契悟。雖然。鼻孔未免落在晦堂手裏。且道與馬祖擲百丈鼻頭。相去多少。百丈見處。與山谷道人見處。是同是別。汝等諸人。若向遮裏緇素得出。許你具參學眼。無垢狀元。見妙喜。與妙喜論正心誠意。致知格物。妙喜曰。狀元只知格物。不知物格。無垢曰。如何是物格。妙喜曰。唐明皇幸蜀。斬畫像。其人在陝西頭落。無垢聞如此道。轉見茫然。因如廁有省。乃有頌子云。子韶格物。妙喜物格。元來一貫。兩箇五百。汝等諸人。到遮

裏。要會格物則易。要會物格則難。見得物格。也未免被山僧拂子。串却鼻孔。拂子且置。野鴨子即今在什麼處。聽取一頌。那下飛來水面浮。却來遮裏問踪由。只因回首不知處。一捏通身冷汗流。

上堂。語是謗。默是誑。語默向上事。畢竟如何近傍。試舉看。百丈再參馬祖。即日恭惟。馬祖豎起拂子。尊候萬福。百丈云。即此用離此用。強生分別。馬祖掛拂子於舊處。依舊孟春猶寒。馬祖却問百丈。汝以後開兩片皮。將何為人。不可別更有也。百丈亦豎起拂子。好兒終不使爺錢。祖云即此用離此用。毫髮無差。百丈掛拂子於舊處。總離遮裏不得。馬祖震威一喝。醜舉止。百丈於此大悟。直得三日耳聾。真箇麼。往往盡道於喝下大悟。殊不知。阿魏無真。水銀無假。自古自今。天下老和尚。青黃不辨。菽麥不分。獨有雪竇較些子。道。大冶精金應無變色。老汾陽頌云。偶因無事侍師前。師指繩床角上懸。舉放却歸本位立。分明一喝至今傳。順朱墳墨。不是作家。真淨文和尚頌云。客情步步隨人轉。有大威光不能見。突然一喝雙耳聾。那吒眼開黃蘗面。大力量人。語默裏轉却。妙喜頌云。馬駒脚下喪家風。四海從今信息通。烈燄堆中撈得月。巍巍獨坐大雄峯。說道理則不無。要見馬祖百丈。大遠在。兄弟若欲承當箇事。如隔牆見角。便知是牛。隔山見烟。便知是火。又如奔流度刃。疾燄過風。眨得眼來。劒去久矣。百丈當時。纔見其豎起拂子。便折作兩段。尤較些子。無端問箇即此用離此用。鼻繩便落在他手裏了也。便被他橫拈倒拽。至於震威一喝。却道我當時大悟。直得耳聾三日。也大屈哉。還識羞恥麼。山僧到遮裏。路見不平。令人剗削。只是寡不敵眾。未免隨後也與一頌。一喝當頭雷電奔。人聞說亦闍消魂。看來何止聾三日。直到如今海岳昏。

上堂。寰中日月。量外乾坤。舉起也。千差萬別。放下也。不立纖塵。試舉看。百丈凡參次。有一老人。隨眾聽法。一日眾退。老人不退。丈乃問云。面前何人。老云非人也。於過去迦葉佛時。曾住此山。因學人問。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某甲對云。不落因果。五百生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。代一轉語。貴脫野狐身。遂問。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丈云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大悟。作禮云。某甲已脫野狐身。住在山後巖下。乞依亡僧例。丈令維那白眾。食後送亡僧。食後丈自領眾。至山後巖下。挑出死野狐。乃依法火葬。至晚上堂。舉前事。黃蘗便問。古人錯答一轉語。五百生墮野狐。轉轉不錯。合作箇什麼。丈云近前來。蘗近前。打丈一掌。丈拍手笑云。將謂胡鬚赤。更有赤鬚胡。司馬頭陀。舉前話問滄山。山撼門扇三下。汝等諸人。能於滄山撼門扇處。見得徹去。即知五百生前百丈。即是五百生後野狐。五百生後野狐。即是五百生前百丈。要會不落因果麼。拍左膝云。遮裏是。要會不昧因果麼。拍右膝云。遮裏是。其或未然。且更為諸人。重下注脚。百丈凡參次。常有一老人。隨眾聽法。冷地看人長短。一日眾退。老人不退。不是好心。丈問云。面前何人。勾賊破家。老人云非人也。莫是野狐麼。於過去迦葉佛時。曾住此山。且莫說夢。因

學人問。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答云不落因果。錯。五百生。墮野狐身。即今是第幾生。請和尚代一轉語。貴脫野狐身。為甚却作人言。遂問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答云不昧因果。錯。老人於言下大悟。作禮云。某甲脫野狐身。且信一半。住在山後巖下。敢告和尚。乞依亡僧津送。熟處難忘。丈令維那白眾。食後送亡僧。齋後丈躬自巖下指出一死野狐。依法火葬。至晚上堂。舉前事。明破即不堪。藥便問。古人錯答一轉語。五百生墮野狐。轉轉不錯。作箇什麼。大蟲元是虎。丈云近前來。將謂別有伎倆。藥近前打一掌。慣捋虎鬚。百丈拍手笑云。將謂胡鬚赤。更有赤鬚胡。焦磚打著連底凍。後司馬頭陀。舉問為山。山撼門扇三下。遮野狐精。後來法昌遇和尚道。雖則野狐脫去。其奈吐下涎沫。至今無人打屏。法昌與麼道。轉見狼藉。敢問諸人。不落因果。為甚墮野狐。錯。不昧因果。為甚脫野狐。錯。直饒道得。落處分明。未出野狐窠窟在。錯。法昌當時若見。先與拈出雪峯古鏡。教伊轉不得。次與拈出紫胡狗子。為伊斷却性命。也是強說道理。豈不見後百丈政禪師頌云。畫師畫地獄。畫出百千般。駐筆從頭看。特地骨毛寒。還覺頂門重麼。遮箇公案。邪解者多。錯會者不少。如今有一種。義學沙門。喚遮箇作差別智涅槃心。我且問你。逐日風動塵起。夜闍晝明。與遮箇是同是別。山僧輒隨己見。亦成一頌。南山雲起北山雲。上界鐘聲下界聞。遙望眾僧行道處。天香桂子落紛紛。

上堂。發越朕兆。未形消息。提持佛祖。未行號令。虛空斫額。萬象拱聽。且道是什麼時。有恁麼事。試舉看。黃蘗斷際禪師。示眾云。汝等諸人。盡是嚙酒糟漢。恁麼行脚。何處有今日。還知大唐國裏。無禪師麼。時有僧出云。只如諸方匡徒領眾。又作麼生。藥云不道無禪。只是無師。遮老漢。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一時捏碎。撒在諸人懷裏了也。若能於此直下承當得去。可謂坐斷報化佛頭。不費纖毫氣力。儻或當面蹉過。山僧未免矢上加尖。為你重下注脚。汝等諸人。盡是嚙酒糟漢。非但汝等諸人。三世佛祖也恁麼。恁麼行脚。何處有今日。作麼生是今日事。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。已是無風匝匝波。時有僧出云。只如諸方匡徒領眾。又作麼生。錯。師云不道無禪。只是無師。擔板漢。汝等諸人。能於未開口未動舌以前。識得黃蘗。三世佛祖。在你脚底。脫或未然。劒去久矣。豈不見雪竇頌云。凜凜威風不自誇。端居寰宇定龍蛇。大唐天子曾經觸。三度親遭弄爪牙。大小雪竇。盡力只道得箇端居寰宇定龍蛇。末後未免轉身無路。却被風吹別調。大慧老人頌云。身上著衣方免寒。口邊說食終不飽。大唐國裏老婆禪。今日為伊注破了。却較些子。仰山效顰。也有一頌。聲前一句蓋諸方。指出乾坤是大唐。但見皇風成一片。不知何處是封疆。

上堂。擘開太華。放出黃河。青天白日。平地風波。逗到伎窮力盡。元來所得不多。臨濟在黃蘗三年。因首座教令上方丈。問佛法的的大意。坑陷人家男女。被黃蘗打二十拄杖。瞎。如是三度被打。銀山鐵壁。既不契欲辭黃蘗。却具些子丈夫氣息。首座密啟黃蘗。問話後生。甚是不凡。他日作一株大樹。蔭涼天下人在。來辭。可方

便指引。著什麼死急。臨濟辭黃蘗。蘗云不須他處去。只往大愚去。臨濟到大愚。愚問甚處來。臨濟云黃蘗來。愚問有何言句。濟舉三度問。三度被打。某甲過在什麼處。過犯彌天。大愚云。黃蘗老婆心切。與麼為你得徹困。更問有過無過在。為蛇畫足。臨濟於言下大悟云。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。饑來喫飯困來眠。大愚擲住云。遮尿床鬼子。適來又道有過無過。如今又道。黃蘗佛法無多子。是多少。嶮。臨濟向大愚肋下築三拳。那邊喫癩來遮裏翻交。大愚托開云。汝師黃蘗。非干我事。上大人丘乙己。臨濟遂返黃蘗。依前只是舊時人。只改舊時行履處。黃蘗見問云。汝又來作什麼。濟云只為老婆心切。說著令人滿面羞。蘗云大愚老漢饒舌。待他來。痛與一頓。黃蘗棒教誰喫。濟近前打一掌。知恩纔解報恩。蘗吟吟而笑云。遮風顛漢。却來遮裏捋虎鬚。憐兒不覺醜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。臨濟被黃蘗打。三頓拄杖。盡大地風颯颯地。暨乎末後向大愚肋下。築三拳。間不容髮。所謂以器傳器。以金博金。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。末後禮達磨三拜。是同是別。若向遮裏。定當得出。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。有時奪境不奪人。有時人境兩俱奪。有時人境俱不奪。當甚椀脫丘。後來白雲端和尚頌云。一拳拳倒黃鶴樓。一趯趯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增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且道遮一頌。落在黃蘗邊。臨濟邊。汝等諸人。於此緇素得出。許你明大法。其或未然。山僧也有頌。東君有令不虛行。三頓烏藤大險生。龍得水時增意氣。虎逢山色長威獰。

上堂。海岳震虛空裂。萬象奔忙走不徹。是什麼時節。臨濟見僧入門便喝。喝一喝云。汝等諸人。向遮裏直下承當得去。大千沙界平沉。三世佛祖拱手。全聲即色。全色即聲。全體即用。全用即體。聲是體。色是用。用是聲。體是色。與麼會得。便見。有時一喝。如金剛王寶劍。有時一喝。如踞地師子。有時一喝。為探竿影草。有時一喝。不作一喝用。喝一喝。那箇些兒是一喝不作一喝用。那箇些兒是探竿影草。那箇些兒是踞地師子。那箇些兒是金剛王寶劍。汝等諸人。還辨明得出也無。若也辨明不出。山僧更為你。從頭注破。又喝一喝。豈不是金剛王寶劍。豈不是踞地師子。豈不是探竿影草。豈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。又喝一喝云。恁麼會得。總是熱碗鳴聲。所以道。有時先照後用。有時先用後照。有時照用同時。有時照用不同時。有時奪人不奪境。有時奪境不奪人。有時人境兩俱奪。有時人境俱不奪。同時不同時。俱奪俱不奪。則且置。汝等諸人。畢竟喚什麼作人。又喚什麼作境。喚什麼作照。又喚什麼作用。喝一喝。只此是人。只此是境。只此是照。只此是用。又喝一喝。同時不同時。一時奪却了也。放汝命。通汝氣。試道看。秦時轆[車*度]鑽。大隨和尚頌云。一劍定烟塵。憑何辨主賓。梯山齊入貢。誰識聖明君。一喝是君。一喝是臣。只如賓與主。又作麼生辨。一劍定烟塵。妙喜頌云。入門便喝。有甚巴鼻。帶累兒孫。弄粥飯氣。山僧也有一頌。雨散雲收月正明。無端平地鼓雷霆。慣曾坐斷乾坤客。喚作竅中蚯蚓聲。

上堂。喫飯著衣。事事成現。俯仰折旋。一見便見。是甚麼。臨濟大師示眾云。赤肉團上。有一無位真人。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。時有一僧。出問云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臨濟下禪床。搗住云。道道。無位真人。是什麼乾屎橛。大小臨濟。用盡自己心。笑破他人口。赤肉團上。有一無位真人。無端話作兩橛。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。切忌迷頭認影。時有僧出問云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滿口道著。濟下禪床搗住云。道道。我今為汝保任此事。終不虛也。僧擬議。且喜直下承當。濟與一掌。太殺傷慈。托開云。無位真人。是什麼乾屎橛。却較些子。

臨濟大師。在黃蘗。喫三頓拄杖。末後到高安灘上。得大愚點破。也只悟得老婆禪。自此佯狂詐癡。見僧不掌便喝。不喝便當胸搗住。似遮般殘羹餽飯。誰無一碗兩碗。又謂之風力所轉。又謂之弄粥飯氣。仔細看來。未為作者。古云。身心一如。身外無餘。遮裏又說箇赤肉團上。又說箇無位真人。豈不是話作兩橛。既是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。則六根六塵六識。乃至十八界。二十五有。莫非此無位真人。得大自在。大達解脫遊戲之場。更教什麼人看。豈不是迷頭認影。帶累遮僧。不識好惡。出來問道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性命落在他人手裏了也。所以當胸被人搗住。也大屈哉。若是當初。纔見他道箇赤肉團。便與掀倒禪床。末後遮一掌。却是臨濟大師自喫始得。鼓山老禪頌云。面門出入見還難。無位真人咫尺間。去路一身輕似葉。高名千古重如山。妙喜老人頌云。腦後見腮村僧。大開眼了作夢。雖然捉得老鼠。一棒打破油甕。汝等諸人。且道那一句是頌他赤肉團上無位真人。試自點檢看。山僧也有一頌。當機覷面黑漫漫。且待輕輕著眼看。剔起眉毛纔擬議。便為聞見色聲瞞。

上堂。山花似錦。澗水如藍。面目現在。誰是同參。臨濟將遷化。付囑三聖曰。吾去世後。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。三聖云。爭敢滅却。濟曰。忽有人問汝。作麼生道。三聖便喝。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。山青水綠。夜闇晝明。盡是此正法眼藏之光。頭頭顯露。處處發輝。亘千萬劫。不遷不變。無壞無雜。臨濟却道。誰知吾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。莫是顛言倒語麼。可惜三聖。當時不能與伊絕却。對他道。爭敢滅却。扶起臨濟大師。醉後添杯道。忽有人問汝。作麼生道。三聖也好一喝。只是遲了三刻。致被臨濟太阿倒持。盡大地人。至今亡鋒結舌。山僧路見不平。要為伊剗削。臨濟將遷化時。入地獄有分在。吾去世後。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。瞎。三聖云。怎敢滅却。已是掃土了也。臨濟道。忽有人問汝。作麼生道。待問即答。三聖便喝。忙作甚麼。臨濟云。誰知吾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。腦後見腮。

汝等諸人。向遮裏。還見得臨濟大師也無。若也見得。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。若也不見。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。且道誦訛在什麼處。保寧勇和尚頌云。出門把手再叮嚀。往往事從叮嚀生。路遠夜長休把火。大家吹滅闇中行。且道意作麼生。如今有一種義學沙門。往往道。路遠夜長休把火。是頌誰知吾正法眼藏。向遮瞎驢邊滅却。莫謗保寧好。佛鑑勤和尚頌云。瞎驢滅却正法眼。出得兒孫滿大唐。須信茫茫

遠烟浪。灼然別有好商量。且道商量箇什麼。莫是瞎驢滅却正法眼麼。不是遮箇道理。山僧也有一頌。殺活縱橫得自由。懸崖撒手覓冤讐。瞎驢滅却正法眼。射斗寒光夜不收。

上堂。箭鋒相拄。機栝相投。得人一馬。還人一牛。更看靴裏輕輕動指頭。大覺和尚。興化為院主。一日大覺問云。我聞汝道。向南方行一轉。拄杖頭。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。你憑什麼有此語。興化便喝。覺便打。化又喝。覺又打。明日化自法堂過。大覺問云。我直是疑你昨日兩喝。試說來看。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底。盡被師兄折合了也。告和尚。與存獎箇安樂法門。大覺云。遮瞎漢。脫下衲衣。待痛與一頓。化於言下領旨。

二大老。與麼相見。作家則二俱作家。落節則二俱落節。我在南方行脚一轉。拄杖頭。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。且喜天下太平。興化拄杖在手。正令不行。却借三聖一喝。未免被大覺盡情擒下。只如道瞎漢脫下衲衣。待痛與一頓。與前兩次打棒。相去多少。興化於喝下領旨。又悟箇什麼。汝等諸人。向遮裏點檢得出。便見興化大覺。一喝一棒。直下發明臨濟心髓。如杲日麗天。又豈可以情意識卜度者哉。興化道。在三聖處學得底。被師兄一時折合了也。大覺被他一推。落在萬仞懸崖之底。至今出身不得。聽取一頌。劔為不平離寶匣。藥因救病出金瓶。南方自古清如鏡。何必無端用甲兵。

上堂。電光莫追。石火猶遲。搆弗及處。心不可識。智不可知。興化和尚示眾云。今日不用如何若何。便請單刀直入。興化為你證據。時旻德長老出禮拜。起便喝。化亦喝。旻德又喝。化亦喝。旻德禮拜。化云。若是別人。三十棒。一棒也較不得。何故。為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。

汝等諸人。能於興化旻德。未相見以前。著得一隻眼。則臨濟四喝四寶主。四照用。四種料揀。不待舉而明矣。山僧不怕諸方檢責。試為諸人明辨看。興化道。今日不用如何若何。便請單刀直入。興化為你證據。碧油幢下。令不虛行。旻德禮拜。不顧危亡。起便喝。金剛寶劔。化亦喝。踞地師子。旻德又喝。化亦喝。兩陣對圍。曾無勝敗。旻德禮拜。深掘陷坑。興化道。若是別人。三十棒。一棒也較不得。張弓架箭。何故。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收下了也。是汝諸人。於此還見得興化旻德麼。若也不見。聽取山僧一頌。同時照用不同時。權實雙行作者知。有得雖然亦有失。還他龍虎自交馳。

上堂。量外機格外句。凡聖迷魂。佛祖罔措。有來由。無本據。聲前切忌錯舉。興化僧問。四方八面來時如何。化云打中間底。僧便禮拜。化云昨日赴箇村齋。中途值一陣卒風暴雨。却向古廟裏禪得過。遮老兒。向大覺棒頭。明得臨濟在黃蘗。喫棒底意旨。一向依模脫鑿。見僧不行棒行喝。便是拏空塞空。指東劃西。欺胡謾漢。只如道我聞東廊下也喝。西廊下也喝。直饒喝得興化。上三十三天。撲下來。一點子氣

息也無。且待我甦醒起來。欸欸地向你道。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在。

又如謂克賓曰。汝不久為唱導之師。克賓曰。不入遮保社。化曰。汝會了不入。不會了不入。克賓曰。總不恁麼。化打曰。克賓法戰不勝。罰饑飯一堂。明日上堂。克賓維那法戰不勝。罰錢五貫。設饑飯一堂。仍須出院。莫即遮便是紫羅帳裏撒珍珠麼。且道與昨日赴箇村齋。值一陣卒風暴雨。向古廟裏禪得過。相去多少。汝等諸人。於此揀辨得出。便見。興化三百六十骨節。節節相連。八萬四千毛孔。孔孔皆透。其或不然。且聽山僧重下注脚。僧問。四方八面來時如何。是什麼人。化云打中間底。棒折了也。僧禮拜。徧地是刀鎗。興化云。昨日赴箇村齋。值一陣卒風暴雨。向古廟裏禪得過。七佛以前。也未有遮箇消息。汝等諸人。聞山僧恁麼道。莫有不甘底麼。若有。出來。對眾證據。如無。更聽一頌。阿師昨日赴村齋。幾被他人一窖埋。暴雨卒風迴避得。也成平地露屍骸。

上堂。機奪機句奪句。覷面相呈。更無回互。棒頭有眼。迴出常情。語下無私。如何分付。南院示眾云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。不具啐啄同時用。時有僧出問云。如何是啐啄同時用。南院答云。作家不啐啄。啐啄同時失。僧云此猶是某甲問處。南院云。汝問處作麼生。僧云失。南院打。僧不肯。後到雲門會下。聞二僧舉此話。一僧云。南院當時棒折那。僧於言下有省。後回省觀。值南院已遷化。乃訪風穴。穴問云。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。僧云是。風穴云。汝當時作麼生。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。風穴云。汝會也。

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。不具啐啄同時用。南院與麼說話。非但屈辱諸方。抑亦鼓弄他家男女。子啐母啄。正恁麼時。喚作同時用即是。喚作同時眼即是。遮僧不辯端由。未免上他鈎線。問道如何是啐啄同時用。却被南院老人。向咽喉下一捻。道作家不啐啄。啐啄同時失。遮僧也會道。此猶是學人問處。南院翻一箇浪頭道。你問處作麼生。僧云失。鰕跳不出斗。南院便打。終是老婆心切。僧不肯。後到雲門會下。聞二僧舉此話。一僧云。當時南院棒折那。冷地不甘。僧有省。八兩元來是半斤。後往省觀。千里迢迢任去來。南院已遷化。相見已了。乃訪風穴。因行不妨掉臂。風穴問云。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。面目現在。僧云是。還識羞麼。風穴問云。汝當時作麼生。僧云。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。不但當時。風穴云。汝會也。冬瓜印子。若是仰山即不然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。不具啐啄同時眼。忽有箇漢。出來問。如何是啐啄同時眼。聽取一頌。同時啐啄不同時。石火電光猶較遲。燈影裏行今已會。蹉跎非是落便宜。

上堂。人與境空。境與人會。百尺竿頭。一采兩賽。有麼。試舉看。風穴示眾云。若立一塵。家國興盛。野老輦蹙。不立一塵。家國喪亡。野老安帖。於斯明得。闍黎無分。全是老僧。於此不明。老僧即是闍黎。闍黎與老僧。亦能悟却天下人。亦能迷却天下人。要識闍黎麼。以手左邊拍一拍。遮裏是。要識老僧麼。以手拍右邊云。

遮裏是。雲門云。遮裏即易。那裏即難。跛脚師。也是醉後添杯。汝等諸人。能向天地未形。生佛既興。識得二大老。則有時奪人不奪境。有時奪境不奪人。有時人境兩俱奪。有時人境俱不奪。當什麼祭鬼神茶飯。脫或不然。且聽山僧下箇注脚。若立一塵。家國興盛。野老顰蹙。山河大地。不礙眼光。不立一塵。家國喪亡。野老安帖。盡大地要覓纖塵。了不可得。於此明得。闍黎無分。全是老僧。三世佛祖。齊立下風。於此不明。老僧即是闍黎。盡大地人。仰望不及。老僧與闍黎。亦能悟却天下人。亦能迷却天下人。人貧智短。馬瘦毛長。要識闍黎麼。遮裏是。四五百條花柳巷。二三千處管絃樓。要識老僧麼。遮裏是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只如道遮裏則易。那裏則難。又作麼生。却須參始得。山僧到此。已是口裏膠生。未免借古人鼻孔。為諸人別資一路。拈拄杖云。即此見聞非見聞。無餘聲色可呈君。箇中若了全無事。體用何妨分不分。如其不然。又聽一頌。且看雙放更雙收。有底歡聲無底愁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大千沙界海中漚。

上堂。聲前句格外機。無得無失。無是無非。無孔由來是鐵鎚。且道是什麼時節。有什麼事。試舉看。僧問風穴。語默涉離微。如何通不犯。風穴云。長憶江南三月裏。鷓鴣啼處百花香。風穴老漢。與麼道。是則得路便行。到手便用。依舊未出得語默離微在。若是仰山即不然。忽有人問。語默涉離微。如何通不犯。也只向他道。長憶江南三月裏。鷓鴣啼處百花香。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。若也點檢得出。開口不在舌上。其或未然。豈不見妙喜頌云。忽爾出門先見路。纔方舉足便登船。十成祕訣真堪惜。父子雖親不可傳。雖然妙不可傳。更聽山僧為諸人。下箇注脚。僧問語默涉離微。如何通不犯。錯。答云。長憶江南三月裏。鷓鴣啼處百花香。普。汝等諸人。能於遮兩句下。承當得去。一大藏教。與一千七百則。陳爛葛藤。不消咳[口*敕]一聲。一筆勾下。更若不然。聽取一頌。脫然語默去離微。覷面持來付與誰。荷葉團團團似鏡。菱角尖尖尖似錐。

上堂。巖嶮中平實。平實處誦訛。覷面承當得去。元來用處不多。僧問首山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。汝等諸人。能於未開口以前。見得遮老漢。函蓋乾坤句。隨波逐浪句。截斷眾流句。一筆勾下。便見慈明道宜陽秀水。南岳石橋。楊岐道筠陽九岫萍實。楊岐一印印定。如印印泥。如印印水。如印印空。毫髮不移。以至僧問。如何是佛。新婦騎驢阿翁牽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風吹日炙。學人乍到寶山。空手回時如何。家家門前火把子。謂之家貧難辦素食。事忙弗及艸書。只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庭前柏樹子。僧問雲門。如何是佛。乾屎橛。僧問洞山。如何是佛。麻三斤。且道相去多少。還縑素得出麼。須知道千句萬句。只是一句。百千萬億句。終無第二句。還信得及麼。更聽一頌。暑往寒來春復秋。夕陽西去水東流。茫茫宇宙人無數。那箇親曾到地頭。

上堂。解語非干舌。能言不是聲。既不是聲。畢竟是箇什麼。若也已知。不在忉怛。其或不然。試聽舉看。僧問汾陽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汾陽答云。青絹扇子足風涼。敢問諸人。且道與趙州柏樹子話。相去多少。若能於此揀辨得出。便見二大老。一等垂慈。不覺舌頭拖地。若也明辨不出。青絹扇子足風涼。不妨拈來頓在面前。東咬西咬。東嚙西嚙。忽然於沒滋沒味處。蹉口咬著。便見盡大地風颯颯地。便知十智同真。真同十智。以至臨濟四料揀。四賓主。四照用。三玄三要。總不離遮一著子。便可轉天關回地軸。申出三頭六臂。著光明衣。說報身佛。著清淨衣。說法身佛。且道千百億化身。著什麼衣。苟或不然。且聽一頌。當陽拈起足清風。似月團團樣不同。臘月也知無用處。暑天消得打蚊蟲。

上堂。上無敵。下無比。擬議思量。劔去久矣。見得親。用得到。信手拈來。又却恰好。僧問慈明。如何是佛。水出高原。只遮一句。一大藏教說不到。十大論師翻不出。六代祖師提不起。天下老和尚嚼不碎。是汝諸人。還知落處麼。眼裏耳裏鼻裏。聞底見底說底。一時拈却。莫有道得底麼。若也道得。三世諸佛。只是西天老比丘。六代祖師。在你鼻尖上。天下老和尚。喚來洗脚。豈不見瀉山秀和尚頌云。衝斷雲根瀉出來。泠泠千古下崔嵬。未知的的朝宗意。更聽春深動地雷。是汝諸人。還明得的朝宗之意也無。莫是衝斷雲根瀉出來。泠泠千古下崔嵬麼。或若未然。更聽春深動地雷。山僧到遮裏。已是口啞舌禿謾。借古詩一首。為諸人頌出。穿雲迸石不辭勞。大底還他出處高。溪澗豈能留得住。終歸大海作波濤。

上堂。步行騎水牛。空手把鋤頭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。一理足。萬事周。一塵起。大地收。機先別有活路。開口不在舌頭。復有什麼人。同明如是事。試舉看。僧問楊岐。如何是佛。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。仰山道。日午打三更。要見仰山即易。要見楊岐即難。要見楊岐即易。要會三脚驢子弄蹄行即難。會得三脚驢子弄蹄行。更有步行騎水牛。空手把鋤頭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在。是汝諸人。且道與三脚驢子弄蹄行。相去多少。還辨明得出麼。脫或未然。更聽一頌。老杜風前得句時。等閑開口便成詩。就中一著沒巴鼻。却把驢兒當馬騎。

上堂。動即影現。覺即水生。見聞俱盡。視聽如盲。有麼。試舉看。青原思和尚。問六祖。作何所務。即不落階級。纔有所重。便成窠臼。祖云汝曾作什麼來。倒借一問。原云聖諦亦不為。誰與麼道。祖云落何階級。慣得其便。原云聖諦尚不為。落何階級。特地一場愁。祖云如是如是。善自護持。伎倆已盡。生佛未具。世界未立。以前田地。細入鄰虛。大包無外。問不容髮。只貴直下承當。領箇現成受用。只箇領字。已是多了也。莫教動著纖塵。便見堆山積岳。所以古人道。至道無難。惟嫌揀擇。但莫憎愛。洞然明白。是汝諸人。還得明白也未。脫或不然。聽取一頌。一掬澄潭鏡樣磨。無風何必自生波。轉身縱不離初際。仔細看來較幾何。

上堂。本無位次。不涉安排。泯然自盡。一種平懷。黑山下鬼窟裏。則且置。見聞外。聲色先。試舉看。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。石頭問云。子作箇什麼。答云一物也不為。石頭云。與麼則閒坐也。藥云閒坐即為也。石頭云。子道不為。又不為箇什麼。云千聖亦不識。石頭乃作偈讚云。從來共住不知名。任運相將只麼行。自古聖賢猶不識。造次凡流豈可明。藥山父子。可謂針芥相投。不問毫髮。又如兩鏡相照。不留影跡。是則固是。未免喪我兒孫。當時見他道一物也不為。便與劈脊痛棒。今日門風未到如此。與麼則閒坐也。又却不妨軟頑。閑坐即為也。擡脚不起。子道不為。又不為箇什麼。泥裏洗土。千聖亦不識。元來只在遮裏。只如藥山道。一物也不為。且道在什麼處。安身立命。石頭道。與麼則閒坐也。且道還有計較處也無。若向遮裏。檢點得出。許你於佛法。有箇入處。若也檢點不出。豈不見五祖演和尚頌云。任運不知名。輕輕著眼聽。水上青青綠。元來是浮萍。大小五祖。只在背後叉手。仰山即不然。試聽一頌。平常閑坐與閑行。嶺上無心雲片生。照鏡俱亡人不立。依前日午打三更。

上堂。依依稀稀。彷彿彷彿。矚矚盱盱。泯泯[泳-永+盾][泳-永+盾]。取不得。捨不得。名不得。狀不得。不可得中只麼得。且道得箇什麼。試舉看。洞山請泰首座。喫果子次。問云。有一物。上拄天下拄地。黑律漆。常在動用中。動用中收不得。過在什麼處。泰云過在動用中。洞山令人掇退果卓。五祖戒。別泰首座云。明朝更獻楚王看。大滄喆云。汝等諸人。還知洞山落處麼。若也不知。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。山僧道。遮果子。非但泰首座不得喫。設使盡大地人來。也不敢正眼覷著。雲蓋本云。雖則洞山有打破虛空底鉗鎚。要且無補綴底針線。待伊道過在動用中。但云。首座喫果子。泰首座若是箇衲僧。喫了也須吐却。只如諸大老激揚。且道自己。有什麼干涉。有一物。上拄天下拄地。黑律漆。是什麼物。既是常在動用中。為什麼動用中收不得。洞山問泰首座道。過在什麼處。意作麼生。泰首座道。過在動用中。被洞山掇退果卓。泰首座得果子喫。不得果子喫。五祖道。明朝更獻楚王看。且道與過在動用中。相去多少。大滄云。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若也不知。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。自是大滄作遮見解。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。設使盡大地人來。也不敢正眼覷著。覷著則瞎。雲蓋云。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。且無補綴底針線。杜撰不少。待伊道過在動用中。但云請首座喫果子。不勞拈出。泰首座若是箇衲僧。喫了也須吐却。特地一場愁。五祖大滄雲蓋三人。與麼說話。要見洞山。大遠在。山僧今日。忍俊不禁。為諸人別行一路。有一物。上拄天下拄地。黑律漆。拈拄杖。常在動用中。動用中收不得。過在什麼處。卓一下。當時若下得遮一著。縱使盡大地。是一枚果子。也須粉碎。更聽一頌。樹頭金果鐵團欒。千聖猶難著眼看。莫謂臨機曾掇退。當陽托出已和盤。

上堂。虛而靈。空而妙。冷而看。默而照。亭亭雪沒青松。杳杳雲藏白鳥。正恁麼時。還有相見分也無。試舉看。曹山因鏡清問云。清虛之理。畢竟無身時如何。曹山答云。理即如是。事作麼生。鏡清云。如理如事。曹山云。瞞曹山一人即得。爭奈諸聖眼何。鏡清云。若無諸聖眼。爭鑑得箇不與麼。曹山云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。後來大滄喆云。是則曹山善切磋琢磨。其奈鏡清玉本無瑕。雖然不經敏手。終成廢器。仰山道。曹山與鏡清。與麼挨拶。與麼敲唱。固在天地未判。佛祖未彰。以前著到。且道與老洞山。五位君臣。還有親炙分也無。山僧今日。不顧諸方笑怪。試為點檢看。清虛之理。畢竟無身。莫是正位麼。曹山云。理即如是。事作麼生。莫是偏位麼。鏡清云。如理如事。喚作正中偏即是。偏中正即是。曹山云。瞞曹山一人即得。爭奈諸聖眼何。鏡清云。若無諸聖眼。爭鑑得箇不與麼。曹山云。官不容針。私通車馬。若是偏正兩忘處。且喜鏡清曹山。俱踏不著。所謂兼中到。不涉有無誰敢和。人人盡謂出常情。折合還歸炭裏坐。殊不知。正是見滲漏。情滲漏。語滲漏。好喫三十拄杖。大小大滄道。曹山是則善切磋琢磨。其奈鏡清玉本無瑕。雖然不經敏手。終成廢器。還曾夢見二大老麼。仰山如此說話。莫別有長處麼。聽取一頌。洪蒙未判絕疎親。畢竟難將事理分。夜半正明還不露。金剛腦後鐵崑崙。

上堂。肘後符靈。聲前眼活。有收有放。全生全殺。白象崑崙騎。黑狗爛銀蹄。畢竟作麼生辨。九峯普滿禪師。問僧。甚處來。云閩中來。九峯云。遠涉不易。僧云。也不難。動步便到。九峯云。還有不動步者麼。僧云有。九峯云。爭得到遮裏。僧無語。九峯云。悞殺一船人。拈棒劈脊趁下。九峯老漢。雖是洞山真子。却有臨濟作略。問僧甚麼處來。僧云閩中來。九峯云。遠涉不易。豈不是道出平常。僧云也不難。動步便到。相隨來也。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。易分雪裏粉。僧云有。難辨墨中煤。峯云。爭得到遮裏。回途不復妙。僧無語。覷面沒相呈。峯云。悞殺一船人。拈拄杖劈脊趁出。靈山授記。也不到如此。汝等諸人。要識九峯麼。他當初與曹山本寂章禪師。雲居弘覺膺禪師。同參老洞山。取重一時。然曹山當時其道盛行。不下洞山。故稱為曹洞一宗。觀其密受寶鏡三昧。五位君臣。三種滲漏之旨。當續洞下正傳。返無其傳者何也。纔有密傳。則成死句。所以道。須參活句。莫參死句。死句下薦得。自救不了。活句下薦得。可與佛祖為師。正如臨濟大師。與克符道者。發明四種料揀。三玄三要。四寶四主。亦不得其傳。得其傳。乃興化於大覺棒頭。悟得先師在黃蘗。喫棒要旨。將知道體履箇事。須是各各自證自悟始得。斷非口耳。可以傳受。文字語言。可以啗啄。是汝諸人。聞與麼道。莫有為古人作主的麼。出來對眾道看。如無。聽取一頌。雲重重又水重重。步不曾移到九峯。遠涉若還言不易。主人却在半途中。

上堂。石女高歌木人和。妙用縱橫無不可。三更初夜月明前。開口幾人曾蹉過。試舉看。同安丕和尚。僧問。如何是和尚家風。答云。金雞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胎下紫宸。又問。忽遇客來。將何祇待。答云。金果早朝猿摘去。玉花午後鳳銜來。同安

老漢。與麼答話。是則隨家豐儉。只是未免太尊貴生。亦未免墮在尊貴中。是汝諸人。還知遮老漢落處也無。只如道金雞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胎下紫宸。與金果早朝猿摘去。玉花午後鳳銜來。正耶偏耶。正中來耶。偏中至耶。兼中到耶。若也向這裏。辨明得出。四句只是一句。五位只是一位。若也辨明不出。你日日從朝至暮。行住坐臥。折旋俯仰。著衣喫飯。展鉢開單。與金雞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胎下紫宸之句。還有親疎也無。還有優劣也無。山僧今日。開遮兩片皮。已是悞賺後昆。等是不怕傍觀。試與一頌。白玉堦前金鳳舞。黃金殿上玉雞鳴。正中來與兼中到。昨夜雲深月正明。

上堂。雲藏無縫襖。花綻不萌枝。銅壺漏靜。玉戶春熙。敢問時人知不知。試舉看。同安志禪師。僧問。凡有言句。盡落今時。學人上來。請師直指。答云。目前不現。句後不迷。又問如何是向上事。迥然不換。標的即乖。兄弟還知同安老漢落處麼。只如道目前不現。句後不迷。是什麼消息。又如道迥然不換。標的即乖。又作麼生。山僧到此。不免描畫太虛。試說一偈。天黑雲深飛暮鴉。鷺鷥立雪對蘆花。幸然不屬今時事。句後聲前會即差。

上堂。內紹外紹。有偏有正。失曉老婆逢古鏡。正與麼時。是什麼消息。試舉看。梁山和尚。僧問。師唱誰家曲。宗風嗣阿誰。答云。龍生龍子。鳳生鳳兒。太尊貴生。汝等諸人。還知梁山落處麼。開口不在舌頭上。若作龍生龍子。鳳生鳳兒會。也不得。不作龍生龍子。鳳生鳳兒會。也不得。聽取一頌。鷺鷥立雪非同色。明月蘆花不似他。若作龍生龍子會。目前一路已千差。

上堂。聲色無依。見聞不立。渡水問魚踪。過山尋蟻跡。畢竟是什麼消息。試舉看。太陽明安。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洪山來。明云先師在麼。僧云在。明云在則不無。請渠出來。我要相見。僧云[妳-女+口]。明云猶是侍者。僧無對。明云喫茶去。挹流尋源。披砂揀金。則不無太陽明安老漢。其奈對面不相識。問僧甚處來。洪山來。相見了也。無端道箇先師在麼。請渠出來。我要相見。可惜不與當面一喝。僧云[妳-女+口]。帶水拖泥不少。明云。猶是侍者。家無小使。不成君子。僧無對。明云喫茶去。遮裏見得太陽明安老人。和遮僧。一狀領過。其或未然。明安每常示眾云。諸禪德。須會平常無生句。妙玄無私句。體明無盡句。第一句通一路。第二句無賓主。第三句兼帶去。縱也周徧十方。橫也一時坐却。正與麼時。莫有通得箇消息的麼。若也通得箇消息。大眾證明。若通不得。明朝更獻楚王看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平常無生句。答云。白雲覆青山。青山不露頂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。答云。古殿無人不侍立。不種梧桐免鳳來。如何是體明無盡句。答云。手指空時天地靜。回途石馬出紗籠。又問。如何是師子嚙申。答云。終無回顧意。爭肯墮平常。如何是獅子返擲。答云。周旋往返全歸主。繁興大用體無私。如何是獅子踞地。答云。迴絕去來踪。古今無變異。又云。莫行心處路。莫坐無處功。有無二俱遣。廓然天地空。大小太陽盡力道。只道得箇廓然天地空。且道是平常無生句。是妙玄無私句。是體明無盡句。汝等諸人。

若向遮裏。明辨得出。師子嚙申。師子返擲。獅子踞地。杳絕蹤由。便會得白雲覆青山。青山頂不露。古殿無人不侍立。不種梧桐鳳不來。手指空時天地靜。回途石馬出紗籠。至於正中偏。偏中正。正中來。兼中到。總不離遮箇時節。且道是什麼時節。問僧甚處來。答云洪山來。先師在麼。在。在則不無。請渠出來。我要相見。僧云[妳-女+口]。至於喫茶去。試聽一頌。動絃別曲古今稀。覲面相呈第二機。祖父不曾離正位。一簾化日自遲遲。

上堂。動即影現。拂即成痕。聽其自在。萬法無根。試舉看。華嚴青禪師。示眾云。鸞鳳冲霄。不留影跡。靈羊掛角。那覓踪由。與麼說話。美則美矣。善則未善。鸞鳳冲霄。此其跡也。靈羊掛角。此其踪也。且道與未冲霄。未掛角以前。相去多少。明眼漢。緇素得出。不必論正中偏。偏中正。正中來。偏中至。兼中到。五位。只是一位。一位中藏五位。還信得及麼。更聽一頌。玄路絕時分鳥道。見聞泯處涉功勳。何如只麼閑閑地。月浸冰壺夜不痕。

上堂。形名未立。朕兆未分。全無巴鼻。徹底渾崙。且道什麼時節。有與麼提掇。試舉看。僧問芙蓉和尚。如何是無縫塔。答云。白雲籠岳頂。終不露崔嵬。且道是明一色邊事耶。是同中異異中同耶。是兼中到。偏中至。正中來耶。若也明辨得出。無縫塔只在眉毛眼睫上。放大光明。照耀塵沙剎海。直得地搖六震。天雨四花。還信得及麼。脫或未然。更聽一頌。層層落落影團團。切忌當陽著眼看。直下有無俱不立。白漫漫又黑漫漫。

上堂。行也是。坐也是。俯仰折旋。無是不是。然雖如是。一翳在目。空花亂墜。正恁麼時。莫有同啐同啄。同得同失者麼。試舉看。大滄祐禪師。初參百丈。值夜侍立次。百丈問云。看爐內。有火也無。滄看了。來報曰。無。丈躬起至爐。深撥。得一星火。挾起曰。汝道無。遮箇響。滄忽然契悟。丈乃云。欲識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至。其理自彰。汝今方省己物。不從他得。冬瓜印子。百丈當初參馬祖。侍行次。見一羣野鴨飛過。祖問曰。是什麼。丈云野鴨子。祖云甚麼處去也。丈云飛過去也。祖回首。將百丈鼻頭一擗。丈乃作引痛聲。祖曰又道飛過去也。丈乃有省。得非源既爾而流亦然。然亦熟處難忘。未免累他滄山。坐在聲色堆裏。轉身不得。當時若解對他拈出再參馬祖底。則後代兒孫。未致寂寥。山僧不拍攬行奪市。謾與下箇注脚。值夜侍立。幸自可憐生。汝看爐中。有火也無。無端無端。滄云無火。不知燎却眉毛了也。百丈躬起。深撥得一星。示云。響。邪法難扶。滄山有省。入地獄如箭。更聽一頌。道箇爐中無火時。一團冷燄正騰輝。深深撥出一星子。未免翻成節外枝。

上堂。寸長尺短。三平二滿。覲面相呈。語言道斷。有麼。試舉看。滄山因劉鐵磨到。山云。老牯牛汝來也。磨云。來日臺山大會有齋。和尚還去麼。滄山放身作臥勢。磨便出。遮兩箇老子。是則傾蓋相逢。握鞭回首。還免得傍觀笑怪也無。點檢將

來。縱使八角磨盤空裏走。還出得遮縵天網子麼。後來雪竇和尚頌云。曾騎鐵馬入重城。勅下傳聞六國清。猶握金鞭問歸客。夜深誰共御街行。明眼衲僧。試商略看。且道落在瀉山分上。劉鐵磨分上。若是英俊道流。未舉先知。山僧今日。為諸人效顰。亦資一語。岸艸青青得自由。等閑牽著便昂頭。通身露地一般白。莫是山前水牯牛。

上堂。一有多種。二無兩般。鈎頭識取。莫認定盤。有麼。試舉看。瀉山與仰山。摘茶次。瀉山云。終日只聞子聲。不見子形。仰山撼茶樹。瀉山云。子只得其用。不得其體。仰山云。和尚作麼生。瀉山良久。仰山云。和尚只得其體。不得其用。瀉山云。放子三十棒。父慈子孝。大有可觀。瀉山與仰山。雖則以鏡照鏡。似金博金。未免通身泥水。終日只聞子聲。不見子形。道甚麼。仰山撼茶樹。倚艸附木。瀉云。子只得其用。不得其體。別有那。仰山云。和尚作麼生。瀉乃良久。死水不藏龍。仰山云。和尚只得其體。不得其用。相隨來也。瀉云放子三十棒。棒教誰喫。更聽一頌。何須特地弄精魂。摘葉尋枝我不能。固是話頭成兩橛。不妨同翫雨前春。

上堂。機不離位。墮在毒海。語不離位。沈于醉鄉。雖然如是。出格道得一句。何如只麼平常。有麼。試舉看。仰山問瀉山。如何是西來意。瀉云大好燈籠。仰云莫只遮箇。便是麼。瀉云。只遮箇是什麼。仰云大好燈籠。瀉云果然不識。瀉山父子。絲來線去。作家則始終作家。逐色隨聲。敗闕則彼此敗闕。若是凡聖情盡。體露真常。事理不二。即如如佛。其奈細如毫末。滿口水霜。汝等諸人。便向遮裏。見得瀉仰父子。識得瀉仰宗旨。以拂打一圓相云。總跳遮箇不出。還識麼。豎拂云。還見麼。其或未然。更與從頭點破。如何是西來意。筍。大好燈籠。露。莫只遮箇便是麼。賣俏放憨。只遮箇是什麼。放憨賣俏。大好燈籠。相隨來也。果然不識。埋沒人不少。且道埋沒什麼人。試聽一頌。覲面提來付與伊。分明此意沒東西。腕頭有力千鈞重。誰道通身是水泥。

上堂。一種平懷。泯然自盡。明闇情忘。事理平等。撒開漫天鐵網。且道還有透漏也無。試舉看。瀉山一日。在方丈坐。靜處乾坤大。閑中日月長。見仰山從外入來。乃轉面向裏。風悄悄地。仰山云。慧寂是和尚弟子。不用形跡。見什麼。瀉山作起勢。可惜無主人公。仰山便出。看脚下。瀉山召云。寂子。仰山回首。聽事不真。瀉山云。聽老僧說箇夢。切忌寐語。仰山作聽勢。沒伎倆。瀉山云。汝為原看。有什麼難。仰山取手巾一盆水來。我道只與麼。瀉山洗面了坐。猶未醒在。香巖自外入來。更添一分。瀉山云。適間與寂子。作一上神通。不同小小。猶自寐語在。香巖云。智閑在下。了了得知。真箇那。瀉山云。子試道看。香巖點一杯茶來。同坑無異土。瀉山乃歎云。二子神通。過如鷲子。有縱有奪。有殺有活。瀉山父子。是則是。法喜禪悅。一時遊戲。其奈千古之下。有人檢點。佛鑑勤和尚道。夢中說夢。深許瀉山。妙用神通。還他二子。擎茶度水。耀古騰今。年老心孤。憐兒惜子。向衲僧門下過。一人在門外。一人在門內。更有一人。徧界不能藏。佛眼覷不見。汝等諸人。還檢點得

出麼。其或未然。却聽下箇注脚。夢中說夢。深許滄山。妙用神通。還他二子。是肯是不肯。擎茶度水。耀古騰今。年老心孤。憐兒惜子。是褒是貶。若向衲僧門下過。一人在門外。一人在門內。更有一人。徧界不能藏。佛眼覷不見。若也揀辨得出。非特看破滄山仰山。而亦便見佛鑑老人。無端敗闕。聽取一頌。一盃晴雪早茶香。午睡方醒春晝長。拶著通身俱是眼。半牕疎影轉斜陽。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

法語

示平川履侍者

從上來事。是擊石火閃電光。那容眨眼。又如大圓寶鏡。纔墮纖塵。便成瑕翳。苟不能於明闇未逗。形名未立以前。掃踪滅影。要透向上關。太遠在。

目前有見。為有所奪。目前無見。為無所礙。只遮有無二字。盡天下老和尚。與從上佛祖。要且盡力透不過。既透不過。畢竟十二時中。合作麼生。

昏沉不好。散亂猶乖。識得起處滅處。和座盤一時翻轉。元來饑即喫飯。困即打眠。若曰一條白練去。古廟香爐去。冷湫湫地去。三十烏藤。未有喫分在。

趙州突出庭前老栢。雲門颺下一橛乾屎。洞山折稱稱麻。暴露釋迦老漢。合與拔舌犁耕。然雖如是。且道與入門棒劈面喝。相去多少。荷盡已無擎雨蓋。菊殘猶有傲霜枝。

語默動靜。俯仰折旋。要須如香象渡河。截流而過。纔有絲毫繫絆。便是脚下紅線不斷。借使隔江招手橫趨。望見殺竿回去。已是跳他圈子不出。又況握節當胸。噉他野狐涎唾者哉。

當今名字參學。如稻麻竹葦。求一人半人。向萬仞崖頭獨立。如地底尋天。雖然如是。俊底與鈍底。各自根器不同。與夫三搭不回。何似一撥便轉。

我宗無語句。亦無一法與人。古人與麼說話。可謂唇不覆齒。南閩浮提。一般天地。一般日月。那一箇。兩脚不在肚下。無端平地。強生節目。疑誤人家男女。過亦甚矣。

山青水綠。雨過雲行。盡是顯發自己秘密寶藏時節。若欲認箇見聞知覺。又是特地當頭蹉過。到手使用。信脚便行。纔涉遲回。則成剩法。且道離却見聞覺知。如何受用。筍。

平田內淺艸裏。撞著一箇半箇。便好踏在艸鞋跟底。莫教被伊露出爪牙。便見喪身失命。臨濟被黃蘗三頓痛棒。雲門被睦州一撈脚折。便是樣子。苟或不然。安得兒孫徧地。

道無南北。弘之在人。事無難易。斷之在我。是與不是。一刀兩段。便是鐵壁銀山。也須粉碎。八穴七穿。可謂自由。外此以往。吾不知所謂本色道流也。

規上人

僧問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趙州道無。九十六種妙相。已是覷面相呈了也。要須向未舉以前見得。方始眼眼相照。若曰死在句下。劒去久矣。

只遮一箇無字。便是斷命根的刀子。開差別的鑰匙。若謂果有與麼事。又是節外生枝。翻成露布。要得親切。只消道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無。

趙州古佛。眼光爍破天下。觀其道箇無字。瞎却了也。今時師僧。須是會得開口不在舌頭上。方許伊識得遮般病痛。自其兩脚梢空。未免扶籬摸壁。

趙州露刃劍。寒光生燄燄。被白雲老漢。覷破心肝五臟。冷眼看來。大似隔壁猜謎。只如道箇更擬問如何。分身作兩段。未免傷鋒犯手。

妙喜道。不是有無之無。亦非真無之無。到遮裏。畢竟是箇甚裏。英靈漢。自合一撥便轉。若是三搭不回。一任你自去冷地東無西無。

淨和尚道。只箇無字鐵掃帚。掃不得處拚命。掃忽然掃破太虛空。萬別千差盡豁通。是則固是。只是未免誤賺後昆。瞎將來眼。殊不知。我王庫內無如是刀。

山僧每每。愛向兄弟道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屏作一箇無字。一提提取。蓋為你被昏散二風所吹。未免且作死馬醫。須是拚得性命。一往直前。方見趙州本來面目。且道與自己。相去多少。

只遮無字。古人謂繫驢橛子。要爾十二時中。置之一處。無事不辦。忽若見盡情忘。和座盤一時翻却。趙州老漢。在爾脚底。

一大藏教。與一千七百段。陳爛葛藤。向一箇無字下透得。如刀劈竹。迎刃而解。若曰逐旋扭捏。逐旋合會。便有箇是。便有箇非。有處透得。有處透不得。要使明如皓月。廓若太虛。三生六十劫。

縱使你得箇無字分曉。趙州又對遮僧道有。畢竟作麼生。自古自今。十箇有五雙。未免平地喫交。雪巖莫別有箇道處麼。

演上人

道本一貫。用該萬殊。去留無跡。如走盤之珠。達夫是者。方知從上一千七百野狐涎涕。只是一箇狗子。還有佛性也無。無。却須一咬百雜碎始得。

忽若崖崩石裂。謂之客塵暫歇。急須轉身。只守住。未免提起便有。放下便無。十二時中。依舊截作兩橛。生死與寤寐。不能歸一。要透遮重關子。須是和座翻却。往往多是將古人直截。太殺老婆心切處。曲作奇特玄妙。差別商量。認羊屎作鹹鼓。非但自己。不知香臭。又却度與他人含吐。我幸是箇喫粥飯漢。莫被此等穢污。

撥草瞻風。貴要頂門具眼。若只橫在兩點眉毛之下。未免為世情所轉。非獨入他作家爐鞴。上他鉗鎚。受他枯淡不得。動則青黃豆麥不分。所謂打頭不遇。翻成骨董。可不慎諸。

示志月上人

佛祖是妄。禪道是誑。參是馳求。坐是執縛。迷是不知。悟是幻覺。莫不皆由一念清淨法身佛。照了諸相。昏是根。散是塵。昏即體。散即用。當昏無散。當散無昏。昏散二岐。不相為礙。亦不相雜。如百千鏡燈。只是一燈。百千水月。只是一月。

華亭志月上座。無端水中捉月。一帆二千里。直透集雲。逗到龍淵亭畔。水底觀天。方知不是真月。如今豎起生鐵脊梁。直要打教透徹。忽被昏散二魔。晝夜交相擾擾。脫離無由。雪巖向道。但只百尺竿頭。倒退更倒退。定是摸著當空明月。

演上人歸江陵。出無準癡絕語

無準先師癡絕和尚。明訓昭昭。實天下衲子。古今師法。雖然世尊不出世。老胡不西來。鷲嶺未嘗拈花。少林未嘗面壁。迦葉未嘗破顏。神光未嘗立雪。若曰千燈續燄。五葉聯芳。正是接響乘虛。狂狗趁塊。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。立地待你搆取。豈不是起模畫樣。徒自疲勞。德山臨濟。一人行棒。一人行喝。總是尿床鬼子。四時運之。雷霆震之。風雨潤之。變萬化於其間。而物物各適其宜。此特自然而然。不期然而然也。本自非遠。近何有之。見之一字。亦是眼中著屑。

演上人生緣西蜀。古宿所鍾之地。出非凡材。一夏相聚。凜凜然如傲霜青松。令人可敬。袖紙併二語見示。炷香伏讀。如在侍傍。復進曰。茲欲往江陵。訪道舊。丐一語。為塗中受用。涼風蕭蕭。黃葉飄飄。去路遙遙。外此無他。祝。

示清妙上人

佛祖無上妙道。忘是非。無得失。離學解。絕功勳。但有脩有證。有覺有觸。有見有知。總是濁垢過患邊事。忽爾天崩地陷。豁開萬劫迷雲。親見本來面目。也只是暫時歧路。喚作敲門瓦子。不是家珍。縱使孤迥迥絕承當。赤灑灑沒可把。正是貼肉衫汗。急須脫下。若不脫下。十二時中。未免被伊籠罩著。不得自由。寤寐不得一如。明闇依前有間。直饒向佛祖未名。朕兆未分。世界未立以前。瞎却頂門正眼。亦未有少分相應在。當知佛法如四大海水。轉入轉深。若只在岸邊插脚。那裏更在那裏。

清妙禪人棄官為僧。自閩浙至集雲。多扣尊宿。一日忽到方丈。吐露因由。老僧未免只在鼻孔裏冷笑。仰山門下。無禪無道。無佛無祖。只是一味清水白米。苦菜羸羹。若要親見雪巖。更買三千緇屨行脚。猶隔須彌山在。

示資聖成長老

隔江招手橫趨。望見剡竿回去。已是埋沒己靈。更說燒却禪板。踢倒淨瓶。蝦跳何嘗出斗。若是生知風骨。逸格道流。日月之明。未足喻其智。雷電之疾。未足擬其機。直下如大風輪。如火聚。三世佛退身有分。六代祖近傍無由。得皮得髓。傳法傳衣。總是鉢盂安柄。

示貴上人

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只遮無字。是三玄三要之戈甲。四寶四主之喉衿。只貴當人。拈著便行。搆得便去。絲毫擬議。平地鐵圍。自非[拚-厶+去]得性命。不顧生死。一往直前。安有打破牢關時節。太原聞畫角。靈雲見桃花。便學無字不遠。若曰只麼翫水觀山。游州獵縣。要見老趙州。本地風光。三生六十劫。

貴兄道友。九夏相從。一辭不妄。開得一片畚。下得一籬粟。於三寸蒲團之上。收其功矣。敢問趙州一箇無字。畢竟教放在什麼處。試道看。

賢藏主

賢藏主。己巳之夏末。為余掌東輪於集雲峯下一年。四壁如無也。信乎本色抱道深牧之士。犁杷空。人牛忘。又安知有所謂苗稼之可侵者。也是雖五千四十八卷。即斷貫索。無影鞭。亦置之於無用之地矣。退欄以來。又經三載。動靜之間。終始如一。壬申仲秋。忽袖紙乞語為別。且欲循環禮祖。以酬素志。予曰。未出門時。行盡天下。何祖之不禮也。賢即抽坐具一搥。觸禮三拜而出。余故不復贅之。時窓雨戰芭蕉。天風撼庭竹。泚筆於卍字堂之西軒。

潤侍者游嶽

入門便棒。跨門便喝。德山與臨濟大師。已是夾糠炊米。帶土鎔金。若論闕齒胡。未離西天。風月太遠在。自餘吹起布毛。索犀牛扇。豈不誤賺後昆。瞎將來眼。所以仰山遮裏。不敢妄動一絲毫子。只貴當人。直下不離本際。立地成佛。庶亦不辜汝在。老僧面前。叉手合掌。送客迎賓。而亦翫水游山。左之右之。如珠在盤。不撥自轉。忽若有箇不近人情漢。拈起拄杖道。你有拄杖。與你拄杖。你無拄杖。奪你拄杖。又作麼生。瀟湘江底月。南嶽嶺頭雲。

初知客入浙

太初未判。朕兆未分以前。豁開正眼。三世佛祖。齊立下風。便可回天關。轉地軸。辨龍蛇。擒虎兇。客來須看。賊來須打。至於不近人情處。勦斷從上佛祖命根。與大地眾生。為冤為對。山青水綠。雀噪鴉鳴。顯揚自己。家風斬新。別行條令。豈不是大丈夫事業者哉。

肇翁紹初知客。以三應入賓司。勘驗方來。怪用醜翻毒藥。四載游從。始終只如一日。涼飈襲衣。忽起凌霄之興。集雲峯雖欲留之。拄杖子已在門外。前塗撞著惡抵家。切忌探水。

一侍者下浙

向上機。末後句。奔流度刃。疾燄過風。眨得眼來。已是千里萬里。沒交涉。縱使懷域中日月。負量外乾坤。亦未可幾其萬一。臨濟燒黃蘗禪板。洛浦淹殺誰家甕中。祖禰不了。殃及後人。

德一侍者。相從數載。大有可憎。臨別需語。恰值拄杖不在。覷面一拳。且待歸來分付。

覺源藏主

覺源浩渺。性海無邊。自非如長鯨巨鯢。一吸到底。露出珊瑚。枝枝撐著月。在在處處。盡是照乘明珠。直得大地眾生。潑天富貴。然後會百川細流。復歸溟渤。發

為波濤。散為雨露。運載舟楫。發生萬物。可得擬議於其間哉。若曰持杯以酌。執竿以探。非徒不知其量深與淺。特亦未免望洋而返。至於窮死生。味今古。莫知其涯涘矣。

義濟上人

學道別無方便。只貴心堅石穿。若是打頭不遇作家。未免翻成懵董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只遮箇無字。便是剖牢關斷生死。破疑團的利刃。却須將一箇無字。放在額角上。如一座須彌山。向萬仞崖前。獨足而立。莫教失脚。和自家性命。一時粉碎。便見斬新日月。特地乾坤。三世佛。歷代祖。呼來喝去。盡皆在我。若是今日三。明日四。東邊尋。西邊覓。被箇靜與鬧。昏與散。截作兩段。忽覺時暫輕安。轉身又却不爾。只為下手不力。似信不信。流入半青半黃。落索羣隊中去也。

義濟上人。山中度夏。逢秋問歸。屹屹然于眾。宛有百丈之作。恰與老黃梅同鄉。前途忽有人。問梅黃也未。不得蹉口祇對。鈍置老僧。臨風聽得。定與三十拄杖。

德勝上人

德勝上人。東林上足。老雪翁之孫也。天姿粹美。淡靜而端嚴。寬和而軒豁。與蒲團為讐敵。朝暮未嘗放捨。更能握起吹毛劍。佛來也斬。祖來也斬。則昏沉散亂。自然倒退三千里。忽地兩手俱空。直得森羅萬象。徹底平沈。便是到家時節。若問如何是吹毛劍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

正勤上人

所守者正。所學者勤。惟勤與正。乃入道之捷徑。

正勤上人。能力守之。力學之。吾當與汝保任。搜出趙州心髓。將一箇無字。颺在萬仞無涯。深坑之下。却與從上佛祖。把手同行。不為差事。

志月上人

一月普現一切水。一切水月一月攝。此喻一心生萬法。萬法生一心。此即夢幻空華。半似而半空者也。忽若浮雲蔽空。水底清光何在。遮裏豁開正眼。月未嘗無。光未嘗沒。明與暗一如。死與生無間。若夫靈山話。曹溪指。馬祖翫。總是影子邊事。

志月上人。堅志慕道。當於天地未判。父母未生以前。識取真月。然後見月休觀指。歸家罷問程。百千佛祖。盡是弄光影漢。縛作一束。浸在萬丈寒潭之底。不為分外。

德溥上人

溥修其德。溥學其道。人之道德。身之黼藻。道照今古。秋月輝輝。德藹乾坤。春風浩浩。精學與精脩。未宜輕放倒。九夏不出門。亦不踏橫艸。忽然拶透趙州狗子佛性無。珊瑚枝頭。紅日杲杲。

繼遠上人

佛祖之道。廓若太虛。浩若大海。豈造次凡流之可語哉。又豈尺寸之可度。麻葦之可測哉。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。發大勇猛。於一念未生。一漚未發。一踏到底。然後向佛祖頭上坐。頭上臥。則方有少分相應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只遮箇無字。量納太虛。深過大海。乃從上百千佛祖命脉。大地眾生眼目。豈可以驢鳴犬吠。有情無情見。及有思惟心之。可測度哉。

繼遠上人。篤志此道。究明狗子佛性無話。甚切。如到方丈請益。遭痛棒打出者。屢矣。一日復來呈偈。求語為警策。故直書此以示。若認著一箇元字脚。便是雜毒入心。孤負趙州不少。

慈琇上人

古人三十年。履踐箇事。尚道。我正開在。如今未曾拈起蒲團。便要一鋤掘井。豈不天地遼邈者哉。昏沉散亂。自曠大劫。相隨相逐。直至今日。不有劈太華之力。吸滄溟之量。掛鐵面具。握金剛劍。要宇宙廓清。難矣。雖然白飯元來是米做。俯仰折旋。著衣喫飯。如壯士屈申。不借他力。廣額屠兒。放下屠刀。道。我是千佛一數。且喜一念相應。夫如向外馳求。弗自投吳與楚。豈不重為歎惜。

智俊上人

大根大智。俊爽之士。當出古今羅網。掀翻生死窠臼。不滯有無名相。不分明閻路歧。展拓乾坤於毛髮之上。呵叱風雷於警效之頃。百千佛祖。窺覷無門。大地眾生。仰望不及。時節到來。則頂天立地。播揚大教。扶持末法。以壽無上法王慧命。豈不慶快平生也歟。否則未免唐喪光陰。虛消信施。只是一箇。下板頭。喫死飯漢。聞三下板坐禪。一似生冤家。一味抽了。被寮舍中打睡。名字行脚。烏足語哉。

宗然上人

儒釋無二道。聖凡無二心。但得其心。道則盡矣。在彼在此。曾何間焉。

宗然上人。棄六經而收六賊。單提金剛寶劍。斷盡煩惱根塵。一日留紙於雪巖之下。欲請語。為終身道伴。古謂獨行無伴侶。語則剩矣。但只要不離此。不著彼。翻身一擲。驀過太虛。黃面漢與老仲尼。目即在上座脚底。

宗胄上人

趙州道。一箇無字。如擊塗毒鼓。聞者皆喪。苟不具頂門正眼。切忌動著。動著即瞎。透得一箇無字。千句萬句。只是一字。只遮一字。從來不曾著畫。也是病見空花。趙州露刃劍。寒光霜燄燄。向遮提持得去。百千佛祖命根。一時兩斷。苟或柄橛之真。已是自傷己命。

九河辯藏主

大辯若訥。大巧若拙。此法離言語。不立文字之至要也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趙州道無。正是巧盡拙出。後來五祖演和尚。頌云。趙州露刃劍。寒霜光燄燄。更擬問如何。分身作兩段。朴散淳離。轉而訛之。化為糟粕矣。吁惜哉。

九為君數。十為成數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伏羲未畫。總未有遮箇消息。老趙州。著脚於天地未形。佛祖未興。以前。淨如明鏡。轉若圓珠。僧問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向他道無。又僧問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向他道有。正如急水打毬子。落處不停誰解看。

勦虛妄之賊。絕散亂之媒。苟不力提利刃。吾未見其然。也只遮無字。便是直入百萬軍中。斬顏良的把柄。是須先[拚-厶+去]得自家性命。然後有必取必勝之功。苟或漸疑漸慮。半後半前。非獨手中器械。被人奪却。要見六戶風清。一塵不擾。未得在。

頂門正眼。肘後靈符。鑑地輝天。摧邪顯正。至靈至驗。至妙至圓。無出一箇無字。向未舉以前。一提提得。萬別千差。同歸一揆。如一月印千江。月無分照之心。水無受月之意。千江同一月。一月共千江。其如情見未忘。一任水中撈月。

如來祕密寶藏。佛祖向上牢關。透得一箇無字。百匝千重。一時了畢。譬如一燈洞耀。百千明鏡交輝。却須當軒撲滅。明闇俱忘。道有道無。臨機在我。我相亦空。萬象森羅。同成正覺。到與麼時。方見古人道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。

無邊剎海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終始不離於當念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無明業識。煩惱。般若真如解脫。盡底一傾傾出。將謂是一顆照夜明珠。誰知却是換眼睛烏豆。除非一搗粉碎。未易隔壁擲量。

一處通。千處萬處一時通。一處透。千處萬處一時透。五千四十八張故紙。一千七百段葛藤。會得一箇無字。如金翅王。一拍四大海水。連底俱空。纔涉思量擬議。便被情識意路絆在。荊棘林中。要得脫體無依。乾坤獨露。三生六十劫。

佛病祖病。色身法身。寒病熱病。大黃巴豆。醫不得底病。單單提一箇無字。向未開口以前。一嚥嚥下。便是一粒換骨靈丹。瀉下通身雜毒。百千毛竅俱開。五蘊六塵。廓若太虛。淨如明鏡。却與七百甲子老禪和。把手同行。同坐于大休大歇。大安樂田地。豈不慶快也歟。服藥不如忌口。開鑿人天眼目。發明佛祖宗猷。萬別千差之要。七縱八橫之妙。無出一箇無字。臨機但無揀擇。大用自然現前。如行空之月。無不應之輝。若走盤之珠。無可留之影。或舒或卷。或擒或縱。剔起眉毛。已是千里萬里。沒交涉。惟大智洞明。小根小器。可得而語哉。

俊拔衲子。要如良驥奔騰。直須一日千里。苟獵虛言。不耕實效。縱抱天馬龍駒之質。未免且困鹽車之下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可不自鞭自策者哉。

了智上人

毀冕裂冠。披緇披褐。古未嘗無。枯此心如朽木。視身世如浮漚。在今罕有。所以道。學道乃大丈夫事業。非將相之所能。

了智上人。棄官圓頂。刻苦下工。志實可尚。但勇猛精進四箇字。著力未專。為昏沉散亂所困。未免墮在悠悠漾漾。名字坐禪甲裏。只成箇長行粥飯僧去也。如今要急相應。但只豎起生鐵脊梁。撐開兩眼。盡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屏作一箇無字。一提提起。如一團熱鐵。如一堆烈燄相似。則自然空勞勞地。虛豁豁地。何緣有一毫昏沉散亂之相可得。如此五七日去。忽然築著磕著。也不定本色道人。若不赤體親見父母未生以前。本地風光。只在無邊無岸。生死海裏浮沉。良為可惜。然雖如是。直須師子翻身。切忌韓獪逐塊。

法海上人

法海汪洋。靈源湛寂。此大地眾生。三世佛祖。同一受用。只因迷悟二字。有差有別。遂有生死涅槃。輪迴解脫之間。要得會而歸之。只消單單地。猛著精采。提一箇無字。晝三夜三。[拚-厶+去]死[拚-厶+去]生。與之[病-丙+斯]捱。忽然一踏踏翻。徹法源底。則見三世如來。與三界二十五有。通是妙明真覺。無生死可厭。解脫可求。菩提可得。涅槃可證。如日月自行。江河自注。乾坤自立。虛空自在。曾何一纖塵一毫髮之有間哉。依舊行但行。坐但坐。瞌睡打眠。著衣喫飯。一切平常。等閑道著一箇佛字。三年漱口。

法海禪人。與了智上座。同一出處。同住同參。發明大事。老僧當立待汝未跨門來。已與三十拄杖。

示轉菴園上人

轉山河大地。歸自己。則易。轉自己。歸山河大地。則難。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。其奈鼻孔。已被燈籠露柱穿却。未免轉身無路。正恁麼時。畢竟喚什麼。作山河大地。又喚什麼作自己。自己與山河大地。是一是二。是有是無。到遮裏。却須剔起眉毛於十二時中。行來坐去。冷地自家。微細揣摩。披剝始得。忽若翻轉手。摸著舊時鼻孔。依前只在面皮上。便見五祖道。任運不知名。輕輕著眼聽。水上青青綠。原來是浮萍。

示選副寺

道在日用。日用而不知。所以道。知是妄覺。不知是無記。到遮裏。且道知底是。不知底是。從上老凍膿。與天下行脚漢。並是築破飯袋。踏破艸鞋。要且未見一人透得遮重關子。既透不過。不若行但行。坐但坐。折旋俯仰。不是他人。至於聞聲見色。送去迎來。左東右西。無適不在。是則固是。其奈己眼未開。被一重膜子障住。未免前段葛藤。盡是別人家裏事。於我全無交涉。須是十二時中。四威儀內。無絲毫

虛棄底工夫。單單提著一箇無字。豎起生鐵脊梁。如頂一座須彌山。在額角頭相似。莫教眨眼照顧不前。便見渾身粉碎。且喜一生參學事畢。

選副寺。淳厚有素。久依東叟老師。今欲換水養魚。向萬丈寒淵深處插足。忽若老龍奮迅。巨浪潑天。切不得於乾地浸殺。

趙州見南泉。臨濟扣黃蘗。龍潭接德嶠。盡皆一踏到底。當此末法。氣運澆漓。盡非一搯一挨。便透根器。自非拚得性命。向萬仞崖頭一撲。欲空萬法根源。以盡不傳之祕。未之聞也。

昏沉掉舉之根。起於業識顛倒之頃。今欲拔而斬之。非力坐死究。則不能勝矣。固曰。行亦禪坐亦禪。語默動靜體安然。此亦得底人田地。若是未得底人。謂之執藥成病。安有海印發光時節。

決欲究此一件大事。當須發大勇猛。奮不顧身。盡此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屏作一箇無字。一提提起。頓在七尺單前。三寸蒲團之上。如一座須彌山相似。兼以晝夜。積以歲月。無有不透底道理。若只半熱半寒。似進不進。欲圖速効。以資話柄。將恐後來。打入骨董隊裏去也。

忽爾目前虛豁豁地。似覺不見有此身。正謂之豁達空撥因果。須是信一念子。啐地斷。曝地折。如崖崩石裂。地陷天崩始得。未曾親到遮箇田地。謾說大悟十七八番。也是傍若無人。

本分工夫。須是十二時中。打成一片。無絲毫間斷始得。若曰進一寸。退一尺。一日暴之。十日寒之。安得有成辦底時節。是須豎起生鐵脊梁。教節節相拄。盡八萬四千毛竅。三百六十骨節。與平生氣力。屏作一箇無字。一提提起。如一人與萬人敵始得。稍涉遲回。則被昏散二風。縛作一團。定矣。

從上千差萬別。正眼若開。只是一句。不消欬[口*敕]一聲。一時透畢。如今有一等。不啣[口*留]漢。往往多是將實法定相衷私傳授。誤了一切人。墮在情識坑子裏。頭出頭沒。割地到。不如三家村裏田厰翁。胸次中潔潔淨淨。却無許多狼狼藉藉。宜審思之。

參得到。說得到。又須行得到。殊不知俱到也不是。俱不到也不是。將知我此宗門下事。如疾燄過風。雷霆霹靂。無你擬議處。無你湊泊處。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。聊聞舉著。倒轉鎗頭。便是黃面老漢。也與一刀兩段。降此已往。三生六十劫。

三到投子。九上洞山。至於坐破七箇蒲團。與隔江招手。一宿曹溪。望見剎竿便回。往往將謂根有利鈍。時有先後。殊不知。依舊是箇日出東方夜落西。雖然如是。鄭州出曹門。

宗仁上人

仁為五常之宗。心為萬象之主。心恕則仁自生。心慈則仁自興。善惡之性同一源。生佛之分無二天。從曠大劫至目前。著衣喫飯誰不然。

克俊上人

俊拔道流。克明自己。十二時中。常默默地。苟存毫髮不能除。便見從前。都不是等閑。一踏到底。忘事亦忘理。

宗正上人

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趙州道無。如搗塗毒。聞者俱喪。又如提金剛寶劍。霜燄凜然。獨脫漢。拈得便用。拏得便擲。七百甲子老禪和。未免翻成窠臼。妙喜道。不是有無之無。亦非真無之無。與麼說話。窠臼上更添窠臼。除是等閑一捏。和趙州三百六十骨節。一時粉碎。撒在百艸頭上。散為萬別千差。逗到結角羅紋處。覓一微塵。了不可得。庭前柏樹子。麻三斤。乾屎橛。一時掃蕩無餘。雖然如是。萬里不挂片雲。青天也須喫棒。宗正上人。還甘麼。縱饒不甘。也須一捏粉碎。

守志上人

志懷高遠。守亦堅牢。斬佛祖劍。柄要力操。寒霜光燄。腥血鮮臊。眼空大地無英豪。關羽一勇非吾曹。當機一笑風怒號。四海息波濤。

妙圓首座

從上來事。本乎無傳。宗乎無言。如大明當空。無幽不燭。如太阿在手。殺活臨機。斷無葛藤露布。口傳心授。以舛宗風。以悞末學。若佛若祖。不得已。方便垂慈。失口流落一言半句。不然而然。偶爾而爾。莫非為汝洗蕩情塵。破除業識。並無纖毫實法。與你為知為覺。為解為礙。如明鏡無塵。而加綵繪者哉。可笑近代有一種不正因尊宿。與一類不正因弟子。如學上大人丘乙己。至尚書周易一般。方可稱為明眼衲子。苦也屈哉。宗門事業。若如此學得。佛法不到今日。所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。不怕多語。

書

上吳丞相

竊觀吾宗。向上一關。明如杲日。浩若太虛。動靜存亡。照用機括。如雷如電。如風如雲。及其翕也。纖塵不立。及其張也。彌亘大千。所以生死籠罩伊不住。是非明辯伊不得。是謂一味平等。無礙大解脫門也。然而不可以有心知。不可以無心造。只貴大力量大丈夫。向情識意路。一切差別等見。未萌以前。赤骨律地。一跳跳出。却領現成受用。然而則知。昭昭鑑覺。與紛紛起滅者。是皆大解脫門之正體也。鑑覺則覽外塵而成見。起滅則逐內妄以成知。此知此見。直下蕩蕩地。如水上葫蘆。曾無住著。既無住著。鑑與覺。起與滅。塵與妄。知與見。生與死。是與非。是皆空中鳥跡。就而求之。曾何毫髮之有哉。三世諸佛本源。六代祖師心髓。盡不外乎此矣。良

由大地眾生。失業亡家。窮劫至今。流而不返。指親為賊。認郎作奴。自己庫藏中。百千珍寶。棄之而他覓外求。所以累他先聖。脫珍御服。著弊垢衣。巧設方便。引而誘之。無他。蓋欲其信道。自己是佛。更無別人耳。

昔有一僧。因不自信。遂問石霜云。起滅不停時如何。霜云。一條白練去。冷湫湫地去。古廟裏香爐去。又問巖頭。頭喝云。是誰起滅。此二尊宿。所謂纔有所重。便成窠臼。是以活遮僧不得。昨聞大丞相國公。舉此公案。撩撥諸山。亦一時盛事也。淨慈云。同坑無異土。強費分疎。護國云。在丞相分上。則神通遊戲。門外打之邊。某亦有一語。要為遮僧。一刀兩段。口未開時。分付了也。

如某者。二十年前。亦不自信。鑽天掘地。徧求佛法。通宵徹旦。惟被起滅昏沉。交相擾擾。如夙世生冤。無由解脫。雖時時念念。提一箇無字。與之[病-丙+斯]捱。終是力不能加。又復多尋方冊。博探古今。亦卒無藥可療。忽一日涕流淚下。痛自鞭策曰。從古至今。悟道無數。豈我獨無夙種乎。於是奮不顧身。一往直前。將三百六十骨節。與八萬四千毛竅。併做一箇無字。一提提起。正如一人與萬人敵。徑欲直趨中軍帳裏。取將軍頭。相似。曠劫煩惱。一時現前。只得盡命一揮。忽然起滅昏沉。頓忘所在。身與心。人與境。渾然一片。如銀山鐵壁。行也如是。坐也如是。飲食起居。悉皆如是。偶一僧問曰。你如此癡狂。作甚麼。對曰。辦道。又問曰。你喚甚麼作道。對曰。與我說話是道。又問。你死了燒了。又喚甚麼作道。遂不能對。但只茫茫。轉加迷悶。竟不覺歸僧堂單位下。方始翻身豎起脊梁。面壁而坐。忽然平白。如地陷一般。面前豁開一亮。正如雲開月朗。夜闍燈明。森羅萬象。法法全彰。般若菩提。塵塵顯露。回思從前醒底困底。鬧底靜底。起底滅底。逐色隨聲底。至於一切是非得失。喜怒哀樂。移換底。元來盡是現前受用。更非他物。却憶從前。只欲於如上等處。盡力掃除。就海棄浪。良為可笑。自此虛蕩蕩地。孤迥迥地。常露現前。更無絲毫動相。當時只不合執定此見。返為所見所知。一礙礙住。每於白日。虛閑廓忘知見處。中夜睡著。泯無夢想時。打作兩橛。剗地又透不過。既透不過。則生死岸頭。便是樣子。從上宗門中。一言半句。萬別千差。有意味可以啗啄者。一一排遣得下。無意味難於下口者。又却吞吐不得。則他日異時。何以宏宗樹教。於是晝而思。夜而詠。行而看。坐而提。如是孜孜兀兀。或進或退。若存若亡者。又閱十載。一日在太白五鳳樓前。縱步。舉首見一株古柏。觸著面前。向來所得。和胸中凝滯。盡底脫去。如在萬重荊棘叢中。一跳出在白日青天之外。打一轉。相似。更無纖毫勾絆所是。從前有見無見。世出世間。了不了法。一時消蕩。淨盡無餘。一千七百則。閑家潑具。當甚盪脫丘。何處更留一絲頭。知見解會。健行困坐。喫飯著衣。只是一箇平常無事人耳。

今時諸方。往往不本元由。多只認目前聲色。弄箇業識團子。接耳交頭。商量傳受。以當參學。古人一時垂慈方便。將楷定規模。依樣著語批判。謂之明大法。自己

脚根下。一片田地。依舊黑洞洞。不知著落。殊不知。從上以來。正按傍提之要。全生全殺之機。如大車輪。如火聚。拶著便轉。觸著便燒。那有你擬議親近處。縱饒具奔波度刃底眼。向三千里外提持。亦未可幾其萬一。豈宜以實法定相。鬪釘苟合。誤賺後人。瞎將來眼。是致佛祖正傳不傳之祕。流為世俗口耳之學。實證實悟。教外之旨。指為表顯門庭之說。吁惜哉。

王潛齋

竊謂。吾釋之道。從古以墜。非假至尊至貴。翼而扶之。則或不自立。是故迦文誕生兜率。示現王宮。至於成道轉法輪。則曰。吾佛法。付囑國王大臣。為之外護。所以廣被西乾。遠流東土。縣縣二千餘載。而未泯者。實外護之賜也。惟近世以來。時當末運。宗社澆漓。雖王臣外護。不減伊昔。而聯芳續燄。大恥先賢。夫圓其頂。方其袍。但知從事乎鄙陋猥屑。殊不原夫吾道之始終。道也者。彌綸乎三界。統御乎大千。天地日月。陰陽造化。風雨晦明。未始不一一即此道。而囊橐之。虛而異。為聖為賢。為愚為蒙。為昆蟲。為禽獸。凝而分。為山為嶽。為江為海。為竹樹為艸菜。以至生死興亡。遷流代謝。是皆根於之道。翕張而已矣。然則道之為道。果何物也。即羲畫未著以前之易耳。易之為體。果何寓也。即乾坤未位以前之理耳。理之為用。果何歸也。即萬物未化以前之性耳。性之為性。蕩蕩乎周行。巍巍乎不動。亘十世。窮十虛。而不見其大。返一念。逆一塵。而不見其小。以釋而言。曰正法眼。曰大圓覺。曰毗盧印。通而變之。即趙州柏樹子。雲門乾屎橛。德山棒。臨濟喝。卷而為玄關。為金鎖。舒而為萬別。為千差。以儒而言。曰皇極。曰中庸。曰大學。會而歸之。即孔氏之忠恕。孟氏之浩然。回也愚。曾子唯。著而為詩書。為禮樂。列而為三綱。為五常。由是而觀。儒之與釋。道之所在固一。惟其化異。而制不同耳。何哉。是由釋之教。以慈忍為化。以戒定為制。故夫人也。或得玩而視之。近而易之。儒之教。以誠明為化。以刑責為制。故夫人也。崇而尚之。仰而畏之。仰而畏。則懼生焉。近而易。則慢生焉。今夫人也。果曰我慢。則其逸俗絕塵。清冷之士。掃蹤滅跡。甘與流光俱化。曾何世相之有哉。故曰。不假王臣外護。而翼扶之。則或不自立。果不自立。則彼託形借服。混淆之輩。泛濫法門。又安知吾懷袖中。確有可崇可尚。可仰可畏可懼之道也哉。

竊謂。佛法至要。本乎明心。心欲洞明。貴乎息見。見乎不息則邪正交錯。心乎不明。則真妄交馳。苟息矣苟明矣。真與妄俱空。邪與正不立。直下儻儻侗侗。顛顛預預。如三家村裏田舍翁。無絲毫知見。羅網胸襟。無絲毫聲色。籠罩耳目。到恁麼處。依舊七顛八倒。逆順縱橫。左之右之。無在不在。始可謂之心明矣見息矣。妄與邪。不能干矣。正與直。不必顧矣。更須撥轉向上關棧。和底一時翻却。申出三頭六臂。於無湊泊處。別開正眼。亦未可稱為本分參學。

茲者仰荷不鄙。以傾蓋一見間。示以入道因緣。且謂於語默提撕不及處。忽然豁爾現前。此正妙喜所謂。爆地斷時消息也。有以見台座。於脚跟下。徹證父母未生以前面目。諦且當。深且遠矣。但又舉。昔有一僧。稱台座。慧有餘而定不足。台座亦已甚。肯其說。然此僧好與三十拄杖。何故。蓋為不曾有本參中事。返於淨無瑕類處。添一重翳膜。遂誤台座。直至于今。剔撥不下。所以語某曰。我被遮一件事。礙在胸中。久矣。以某見之。何礙之有。但不合當初於豁然現前時。一認認著。如今於泯然無知處。一忘忘却。是致明闇交爭。是非交奪。朕兆未彰以前消息。截作兩段。不得自由自在。殊不知森羅萬象。明闇色空。煩惱菩提。智慧解脫。通貫是箇大圓覺海。欲覓一絲毫根蒂。了不可得。既不可得。則當知教中道。應無所住。而生其心。心既無住。則當會見見之時。見猶離見。見不能及。見既不及。則當思豁然現前之時。此即敲門瓦子。實非堂奧中物。急須颺下。果能颺下。亦不必起颺下之見。若起此見。其病愈增。但只隨機應變。任性逍遙。或寄觀聽於金石絲竹。或全用舍於禮樂詩書。至於升降揖讓。遊泳推敲。莫不盡從此大圓覺中流出。更無絲毫外來之物。然後佛也心也。見也息也。邪與正也。真與妄也。不待區別。曉然判於明鏡中矣。

荊溪吳都運書

竊觀。聖人之道。與如來之道。同一道也。未嘗二也。聖人之道。則率性。如來之道。則見性。見性則可以明心。可以成佛。可以度眾生。率性。則可以正心。可以脩身。可以治國平天下。雖率與見異。而性則同也。非獨聖人與如來。同此一性。自曾子子思孟軻以降。至于近世伊洛晦菴水心實[腮-田+匆]。及荊溪安撫都運侍郎。正脈綿綿。接踵而臻聖人之域。莫不同此性也。

西天唐土三十五祖。與德山臨濟至于近代妙喜應菴。或下世間有作者而出。發揚佛祖不傳之秘。於言句之外。是亦同此性也。此性既同。則此道亦同。此道既同。則百家諸儒之書與五千大藏之文。同一舌也。是故聖人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如來亦曰。十方世界中。惟有一乘法。然此一乘之法。與一貫之道。即此性。此性即此法。此法即此道。道也。法也。性也。名異體同。其為體也。天包無外。細入秋毫。迎之而不見。弃之而常在。天地依此而立。日月依此而明。聖人依此而設教。如來依此而示現。即儒所謂皇極。無極。大極。釋所謂。本地風光。本來面目。本生父母。是也。

仰惟安撫都運荊溪侍郎當代道學宗主。清鎮臺藩。政傳中外。闢學校。明仁義。安巨室。寬小民。實謂盡此正心誠意之道。行且力矣。以一身。為金口木舌。化湖湘。為洙泗矣。獨釋氏之宗。索然墜地。猶未獲盡此心。為此道盟至耳。願於正三綱。修五常之暇。略移一瞬。以照釋氏之宗。則見聖人之道。與如來之道。同一揆矣。或謂釋氏之宗。多迂闊。多虛無。非迂濶也。非虛無也。蓋此本來面目。本地風光。與夫大極皇極。浩浩然。蕩蕩然。不可得而形容。不可得而擬議。故其立言也。多曠達

。寓理也。多幽潛。即幽潛。以見其妙。杲如白晝之明。即曠達。以見其微端。如眉睫之近。其理之幽潛。言之曠達。莫不發越乎此心之中。未常隱也。故聖人曰。以我為隱乎。吾無隱乎爾。如來亦曰。法法不隱藏。古今常獨露。但此義。雖至近至易。而非世間聰明利智之。所能達。是須脫去一切情塵解路。至胷中一寸之地。廓若太虛之廣。則此義。洞然明矣。而亦便知森羅萬象。昆蟲草木。即此義。喜怒哀樂。折旋俯仰。即此義。此義既明。則百家諸儒之書。五千大藏之教。未抵一箇之字。

昔李翱相公。見藥山。以雲在青天水在瓶。明此義。無盡居士見兜率。於夜半。觸翻泉鉢。證此義。山谷道人見晦堂。聞桂香。符此義。無垢狀元見妙喜。聽蛙聲。契此義。與夫從上道學諸巨儒。莫不盡與釋氏游。而相與握手于至妙至玄之表。近世雖無大顛妙喜輩。可敬而尚之。

惟台座揭日月之大明。懸古今之至鑑。燭於混元未判之先。則見聖人之道。與如來之道。同一揆也。明矣。

荊溪吳都運書

竊觀釋氏之道。以戒定慧三學為宗。戒則律以持心。定則靜以照心。慧則智以明心。有慧無定戒。則念念在放逸。徒爾事言說。而不能斷輪迴脫生死。有定無戒慧。則念念在虛寂。徒爾滯頑空。而不能唱大教導羣生。有戒無定慧。則念念在執捉。徒爾拘法度。而不能一是非。齊物我。然而慧即定。定即戒。戒能生定。定即生慧。慧也定也戒也。祖乎一心。心本不有。戒定慧復從何得。然則不有而有。廣若太虛。盡大千沙界。艸木叢林。鳥獸人畜。與夫八萬四千塵勞。總即此心。心不生即戒。心不動即定。心不昧即慧。戒定慧即此心之本具。初不待習而後得也。有時不有。細如毫末。應一切真如般若。菩提解脫。與夫八萬四千行願。總非此心。心非戒而自止。心非定而自息。心非慧而自通。戒定慧與此心。俱無形相。雖時時而習之。無所得也。於無所得處。無所不得。則得本無得。無得之得。是為真得。其為得也。寬廓非外。寂寥非內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不可取。不取捨。不可名。不可狀。此即從上百千佛祖。以器傳器。以鏡照鏡。一段奇特因緣。謂之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也。是故達磨大師。自西天竺國而來。始見梁朝武帝。問聖義諦中。以何為第一。達磨奏云。廓然無聖。又問對朕者誰。奏云不識。此即達磨。為武帝直指此心。以有言示無言也。帝不契。達磨遂折葦渡江。徑歸少室峯下。面壁屹然而坐。此又為盡大地眾生。直指此心。以無言示有言也。歷九載星霜。無人領旨。惟神光可大師。斷一臂。禮三拜。叉手而立。默爾全身擔荷於形名未兆之先。是謂達磨西來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自此毒流東土。接響承虛。可傳燦。燦傳信。信傳忍。忍傳能。能即賣柴漢。是謂六祖祖下分二傳。一曰南嶽讓。二曰青原思。惟讓接機敏利。雷轟電馳。散枝派於四方。星分碁布。源源不絕。即南嶽福嚴山。是其唱道之地。慨夫時移道喪。至今幾五七百載。而漸至乎絕滅無聞矣。雖吾浙全盛之地。所在叢林。尤多汙雜。求其深

明此道。步步踏實者。未之有也。信有此道。時時步移者。亦鮮矣。道既不明。又不信矣。欲望吾佛祖之教。復興於此。其可得乎。粗有志於參學流通之士。對此得不為之痛心大息者哉。

如某者。自幼削髮。因篤信此道。而游方。始造淨慈天目之室。提狗子無佛性話。心心相承。念念相續者。三載。晝以繼夜。夜以達旦。是必欲剖此念。破此心。以見父母未生前。本來面目。忽一日。於著力不到處。此念此心未萌處。泮若冰消。豁然迴露。如太虛之朗月。獨耀于中霄。當是時也。上不見有諸佛。下不見有眾生。內不見有自己。外不見有山河。巍巍堂堂。煒煒煌煌。惟一清淨。無依無欲。大解脫境界。即前所謂。無得之得。是為真得。其戒定慧。亦無處容受。戒定慧既無處容受。則一切逆順是非。好惡長短。如太虛之雲。於我何有哉。爾後即以此。扣之靈隱石田。參之天童癡絕。證之徑山無準。泊笑翁大歇北礪石溪。莫不盡跨其門。而審之。然而所見。亦各有淺深。所用亦各有高下。若夫從上佛祖。千差萬別。隱顯機緣。是皆紅爐上一點雪。

仰惟都運詔使。國史竇文。荊溪侍郎。道學正統。得伊周孔孟之正傳。廉明仁愛。教士養民。當世一人耳。某宿何厚幸。獲遭際於此時。實千載一遇也。龍興之寵擢。道林之改遷。眷顧異常。實出過外之望。四絕堂上。獲聆無極之論。侍郎謂。無極乃此箇道理。無窮極也。又謂。孔孟之說如是。伊洛之說又如是。晦菴象山之說又如是。是以見此箇道理。無窮極也。然而理既無極。事亦無極。事本無名。因理而得。理本無形。因事而顯。始自天開地闢。至於三皇五帝。歷代君臣。一治一亂。一興一亡。是事之無極也。事不自立。因理而顯。理即心也。天地萬物。生我心內。治亂興亡。自此心中流出。故曰。事本無名。因理而得。心即理也。即天地萬物。四時代謝。治亂興亡。以見此心。是理之無極也。故曰。理本無形。因事而顯。事即理也。理即事也。事與理融。是為極也。極之為極。浩浩蕩蕩。杳杳冥冥。不可窮不可盡。是為無極。無極之極。是為太極。太極乃中也。中也者即天地萬物。喜怒哀樂。未具以前。清虛之至理也。然此清虛之理。含藏天地萬物。與夫喜怒哀樂。是謂中也。其為中也。圓同太虛。非欠非餘。能平高下。不墮有無。即吾佛氏。所謂正法眼藏。孟氏所謂浩然之氣。孔氏所謂一貫之道。以是融會。儒之與釋。雖門戶不同。道之所在。只一也。

序

友山序

友直友諒友多聞。聖人之遺訓也。直則開心見誠。諒則察往知來。多聞非具正遍知之謂歟。在古亦曰。擇朋須勝己。似我不如無。取友之道也如此。必謙上人之號友山。文不在茲乎。插天拔地而不倚。山之直也。風來樹動。葉落知秋。山之諒也。鐘

鳴谷應。猿啼雀喚。非山之多聞也歟。今上人。取山為友者。是三德也。蓋德可以益于吾也。然山亦靜亦定。靜定之間。戒慧自足。吾今取山為友者。豈徒然哉。

甲申秋之七日。上人辦香幅紙。請雪巖老叟。序以證之。序非所能也。姑即此義。以理此事。直書以遺之云。

無翁序

淨行禪者。踐臘雖淺。志願極深。神凝秋水。氣稟辰霜。問道于雪巖老叟。若將有得焉。而又輒以號為問。姑即無翁二字扁之。亦誘進之一端也。能於無字下。洞見根源。則行不練而成。淨不澄而清矣。少而稱翁。又何礙焉。叟復示以偈曰。萬法重重一字收。拈來頓在鼻尖頭。皤然白髮鏡中見。覲面何曾有趙州。

雲山序

白雲依依。青山巍巍。光風浩浩。霽月輝輝。彷彿善財童子。與德雲比丘。在別峰相見之時。人也境也。事也理也。今也古也。纖塵無間。毫髮不移。上人有以永德自名。雲山自號者。翻然而起曰。我本無名。假永德以自稱。我本無號。假雲山以自號。師肯賜一語為證否。曰唯。學至於無。空萬緣。無一塵之可得。正善財於七日中間。親見老德雲消息。豈暫時聞見之可及也哉。所以上人自名永德也。德既永矣。道亦永焉。上人之號雲山。實也非假也。故書一偈。以旌之。縱目無心與麼看。擎天拔地黑漫漫。誰知七日不相見。只在眉峰一寸間。

靜山序(并偈)

萬緣不涉。萬法自閑。此靜之義也。靜則定。定則安。所謂安若太山。萬機不能撓矣。然靜必有動。動必有作。作必有言。靜山二字。由是而得。普寂之號。由是而稱。雪巖一偈。亦由是而成。偈曰。一跡無餘萬籟沈。巒光月色共深深。誰知尚有[此/且]兒鬧。龍在霜枯木裏吟。

秋江序(并偈)

秋江。智月上人之自號也。涼秋月明。空江浪平。上下一色。表裏洞明。心也佛也。禪也道也。名也號也。覓一絲毫有相。了不可得。非上人之見處也歟。若只與麼。猶是過患邊事。姑示一偈云。漾漾銀河玉宇流。淨如白練冷光浮。老胡一葦踏不著。零落西風斷岸頭。

中山序(并銘)

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古人已是覲面相呈。何祕之有。道寶藏主。以中山自號。山既立中。中則有外。中外相承。祕可見矣。雪巖老叟。為銘之曰。不倚日中。屹立日山。白雲四座。明月一間。獨坐天心存正念。直透須彌只等閑。

天全說

嗣禱侍者。自號天全。請說于雪巖老叟曰。何義也。朽腐不收之木。亘千萬劫。而不涉春秋。無斲削雕刻斧斤之患。以殘吾軀。無依附寄托棟梁之任。以重吾肩。抱烟雲而自樂。伴苔蘚以閑眠。循循焉望望焉。夫是者謂之天全。予曰否。天全乃全其天。各各全吾所賦之天。利者不鈍。愚者不賢。直者不曲。脆者不堅。而又愛者汎。獨者專。執者方。轉者圓。或又曰否。吾則曰然。於是出一偈。以美其稱。頌其德。發其全。全之者天。廣而無量亦無邊。遍覆三千與大千。欠闕不存[此/且]子相。運行當與日同圓。

銘

一溪銘

溪清可鑑。萬派同源。無上妙道。唯心可傳。道清諱也。一溪號之。作是銘者。雪巖為誰。

鐵船銘(濟)

今茲巨舟。匪木之儔。開乾坤韜。模範九州。發性天火。石爍金流。形名未具。運載已周。不加櫓櫂。惟重惟浮。博濟四海。任其去留。一篷明月。萬里清秋。

偈頌

送德富藏主之衡

集雲雲外小睡虎。毛色金斑威百步。頂門正眼爍乾坤。等閑亦或生風雨。拂曉出門去何處。衡陽城中訪親故。記之早晚即歸來。震雷一喝了此末後句。

送光後堂(并序)

妙光首座。兩載游從如一日。蓋孜孜于道。不知光陰之易也如此。俄然需偈為別。因筆以餞云 春風惡。春風惡。一夜梅花盡吹落。人來話別欲游吳。踏斷東南天一角。春風惡。春風惡。八千里外望西川。從前都是錯。

宗正上人

金欄之外傳何物。應道門前倒剎竿。亘古亘今全提句。好向聲前著眼看。衲僧衣鉢只者是。汝今已得正宗旨。寄集雲單號別傳。枚數英才先屈指。忽來告假歸清江。窻前梅早春漸芳。一枝橫出蒼烟外。泉聲噴雪巖流香。

惠洪上人

洪濛既判。惠然紅日。天地開明。即心是佛。塵沙剎海。遍界發輝。一絲毫頭。昧之不得。却須直下掀翻。休為知見所執。受用只此平常。更無玄妙奇特。若是衲僧門下。難免痛棒三十。目今且贈四藤。任便東西南北。回首集雲峰。面前青突兀。

送契寧上人

道契佛祖。身自康寧。行篤言寡。名香德馨。一塵不染。千里前程。番陽浩浩。集雲青青。穩泛扁舟短檝。西風浪平。

紹隆上人

行以德紹。道以時隆。浮薄在彼。端確在躬。衣單下事還一同。道德言行誠明中。語默動靜昭日月。折旋俯仰生春風。上人夏在集雲峰。倏起湘江歸興濃。庭前索索飄井桐。赤肩擔瘦筇。

真惠上人

將謂如來。惠戒三昧。此語雖真。此意未在。正似湘江兩半晴。岳面不開雲靄黷。一日升天四海明。杖頭掀轉却頭輕。不移跬步到潭城。相逢歷歷話前程。

本來上人

本不曾來亦不去。百二十日如是住。昨夜西風忽轉頭。花開闌畔木犀樹。收拾行囊話起單。集雲東湖來去間。雙桂枝頭冷消息。却與荷花香一般。

慶一上人(聞訃)

識得一。萬事畢。慶快平生是今日。佛祖單傳無二心。生死洞然空四壁。匆匆聞訃來歸。不礙獨行特立。羣峰疊亂青。遠水漾虛碧。寥寥天地間。來去有何極。韶華自轉春無迹。

了恩典座

十二時中。承誰恩力。俯仰折旋。不須外覓。著衣喫飯。一了便了。開眼天明。是誰不曉。大地沙門隻眼睛。丈六金身一莖草。

志滿上人

夫志在謙毋自滿。勿以其長跨人短。海因有量天亦聾。人未有德休恃聰。君不見。水涵山枯物憔悴。春暖風和蝶蜂至。欲在叢林立此身。學以成其志。

祖機上人

靈妙之機。佛祖莫知。疾則蹉過。遲非所宜。靈在自己。妙在日用。喫鉢著衣。一靜一動。動靜兩忘。波停岳聳。

元覺上人

妙覺明淨。元無所覺。如鄱陽湖。秋波不作。亦若匡廬。雲平月壑。笠頂西風閑去來。拄杖頭邊空索索。打碎靈龜殼。

智遠上人

智聰則遠。機圓自轉。似走盤珠。如萬花苑。開落不在春秋。動靜不滯去留。雲悠悠水悠悠。天外月如鈎。雪峰袞出三箇木毬。

克圓上人

克期取證。功行已圓。湘南潭北。一月在天。五峰深處。萬象皎然。相見不須撫背。痛與肋下三拳。掣風掣顛。

覺初上人

靈覺之初。廓然太虛。巘雲平岳頂。海月照珊瑚。描不如。畫不如。詠不如。一段靈光今古無。元是兜率橋頭三生藏裏夜明珠。

道可道者

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名既非常。如器中鐺。道既非常。如日之光。如器中鐺。聲出於內。如日之光。光照無方。夫如是。乃可稱有道之者。非獨善一身。而達之萬邦。

道從上人

惟道是從。惟心是宗。空即是色。色即是空。夢幻了了。來去匆匆。水中之月。樹上之風。作如是觀。無塞不通。

了明上人

了明明了。孤光皎皎。夜永月寒。雲開天曉。二淞江山拄杖頭。脫略根塵靜悄悄。大明當空。無幽不照。如是行脚。行脚事了。百煉精金。由指而遶。

智賢上人

智者必賢。正者不偏。平坦性地。朗我心天。折旋俯仰。諸佛現前。一光同照。萬象縱然。

本善上人

本來面目。善自參詳。六般神用。晝夜放光。不須擬議。切忌承當。風前一陣木犀香。金粟花黃。

行坦上人

細行循循。大道坦坦。得處至要。用處至簡。從上一千七百人。七縱八橫。大機大用。肩上無過擔片橫版。頂門只具一隻正眼。譬如斬一握絲。一斬俱斬。一切盡斬。

普義上人

雲門普。趙州無。二字一義。茄子落蘇。提起便會。直入聖賢闢域。聲前擬議。未免者也之乎。且聽端的下箇註脚。俱。

如珠上人

等閑剔出影團團。一一如珠走玉盤。風前燦燦寶光寒。落落誰從轉處看。當隨機括動。休被眼睛瞞。魚目光生也一般。天上蟾蜍水底浴。明暗不相干。

法立上人

萬法無根。從何而立。一念心堅。銀山鐵壁。發大誓願。大解脫幢。萬木生秋風自涼。庭前一陣桂花香。

法茂上人

野鳥山花能說法。茂林脩竹是參徒。時常舉一箇心字。覷面當機見也無。雲埋夜月。冰透玉壺。明暗雙忘。理事一如。差乎緣木求魚。

允寬上人

初無允諾。寬著程限。一似跳黃河。盡力要合眼。跳過跳不過。直要橫擔板。南北天高雲淡淡。漁歌秋色晚。

嗣牧上人

先以放。嗣以牧。兩鼻穿。四蹄禿。有闌圈。無拘束。山自青。水自綠。從來饑飽不相干。幻泡影中休碌碌。單單贏得這題目。

惠性上人

惠性忽通。差別無礙。七縱八橫。得大自在。向微塵裏轉渾身。影落五湖雲水外。問時人。會不會。明白一句子。卞璧無瑕。驪珠絕類。

傳義上人

直指之道。義不可傳。不立文字。昭昭現前。萬里不掛片雲。一亘白日青天。聲前有意。句後無言。理事雙遣也。木頭碌碌。

如山上人

絕毫絕釐。如山如岳。萬里高飛。遙空一鷲。見不到處。天涯海角。智不及處。大圓滿覺。西風蕭條黃葉落。古殿深沈撼金鐸。却悔當初賺行脚。

師亮禪者

憶昔西山亮座主。曾有虛空解講語。喚得回頭是馬師。規鑿叢林照千古。上人學禪不學教。禪教初無二門戶。一拳打破太虛空。知音不在頻頻舉。

佛祖讚

出山相

六年饑餓。半夜癡狂。貧兒拾得錫。赤脚走忙忙。

觀音

鰲翔海運。地迴天空。一瓶淨水。五濁惡風。安得眾生界具證圓通。

其二

以耳返觀。夜濤傳別谷之聲。以眼返聽。甘露散垂楊之碧。所返既忘。觀聽亦寂。夫是之謂救苦慈悲願力。

魚籃婦

行步輕盈。梳裝濟楚。示大慈悲。救眾生苦。智眼堪憐盡不明。只道籃中賣錦鱗。

其二

籃裏清風。手頭生活。要將魚目換明珠。豈是慈悲菩薩。有智慧人。不消一筍。

馬郎婦(為涇上人贊)

謾說教人學誦經。胸中涇渭甚分明。金沙影裏無窮數。散作一灘流水聲。

維摩

尪羸面孔。蹊躑肚腸。憂愁苦惱。詐病在床。說離生死妙法。一默無雙。

達磨

九年壁觀顯家風。半是真誠半脫空。一葦不知何處在。長江依舊水流東。

布袋

一笑生春風。雙瞳湛秋水。日月拄杖頭。乾坤布袋裏。彌勒忽然下生。何處尋你。

臨濟

眼生三角。頭峭五嶽。三遭瞎棒折驢腰。一喝當空。星斗落錯。

朝陽

穴鼻針。無縫襖。一綫紅日頭。聯得似恰好。

其二

離離披披破骨董。補一孔了又一孔。三竿紅日透籬邊。看來何止七斤重。

自讚

德富藏主請

巍巍堂堂。煒煒煌煌。佩小釋迦懸記。身穿御賜衣黃。人言有德可富。自羞伎倆尋常。蕭蕭兩鬢風霜。

昭如長老請(住木平)

海印發光。昭然如日。曾對大元聖主。默說不二法門。默而說說而默。中興大仰叢林。天下第一法窟。見者是誰。石頭古佛。

智坦西堂請

大智洞明。大道坦平。生鐵面具。不近人情。雲峯日朗。雪谷雷鳴。激起曝腮焦尾。同躍天庭。

原妙侍者請 (高峯)

上大今已無人。雪巖可知禮也。虛名塞破乾坤。分付原妙侍者。

嘯巖居士請(入錢塘北關祖師會)

湖山影裏。水月光中。似我非我。朦朧朧。兩眼平生四海空。

如初禪人請 (半身)

身披 御賜衣。名在江湖上。對面忽相呈。全全不似像。雪白眉毛額下生。仔細看來。何止長一丈。也是起模畫樣。

覺圓居士請

妙覺圓明。離諸聞見。纔涉安排。雲遮日面。若言即此是山僧。三尺竹篋如掣電。好好看方便。

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(終)

No. 1397-B

濟北之後。法席惟東山老祖。一瓦鼓歌為絕唱。到破沙盆下。其聲益宏。若夫翻經易言□續□音微。吾仰山師叔。幾至銷歇。雖然其間大有節奏。在具眼衲僧。試自甄別。大德戊戌休夏。寓雪竇前育王屬姪比丘淨日拜手。

No. 1397-C補遺

題跋

題羅漢手軸

松風浩浩。澗水潺潺。白雲影裡。枯木寒巖。十八高人。行住坐臥。神通游戲其間。龍耳無聽。虎體元班。

跋圓覺經

大虛圓滿。妙覺混融。如春化物。和而不同。力不在東風。

跋應菴付密菴法語

破沙盆。蓋天蓋地。是我祖大徹投機句也無。若道是。未見應菴在。若道不是。蹉過密菴了也。後之學者。苟不□□開正眼。未免只喚作破沙盆。

題坐禪鍼

記著一字。喚作依模脫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自有一條通天大路。因(甚)□□□□□□。

跋偃溪語

佛照老人。倒握妙喜三尺竹篋。罵風打雨。奔雷掣電。激起東澗波濤。翻作偃溪流水。自一而三。會三而一。五髻峯高勢插天。雙徑如絃直。

跋枯巖頌軸

我觀是軸。語不滋潤。句不新鮮。蓋從枯字上發越也。而又卓絕無路。玲瓏莫窺。得非巖乎。

小佛事

清妙侍者火

佛祖道妙。絕點純清。全體全用。三喚三應。雖然病在心腹。依前不墮常情。作麼生。灰飛煙滅。轉見光明。

介俊侍者火

俊哉衲子。介然自立。三應聲中。銀山鐵壁。喜識盡髑髏乾。烈焰光中珠走盤。

惟則上座火

惟天惟大。惟堯則之。古今一體。生死同歸。無氣息。絕離微。火出木盡。煙滅灰飛。

悟上座入塔

悟時悟迷底。迷時迷悟底。迷悟兩俱忘。畢竟是甚底。一堆白骨冷如水。萬疊青山翠如□。

樞菴主下火

靈樞密運。神機顯發。豎指豎拳。有殺有活。八十餘年。受用不盡。末後抽身。生涯轉闊。烈焰堆中阿刺刺。

No. 1397-D評論

山菴雜錄云。仰山雪巖和尚。婺州人。立志超卓。非其人不與交。早歲見無準于徑山。因鑄鐘。令作疏語。師成偈云。通身只是一張口。百煉爐中袞出來。斷送夕陽歸去後。又催明月上樓臺。於是命。居侍司。職滿。準別請代職者。師不欲與是人交承。望見準送入門。即伏牕檻。作嘔吐聲。甚厲。準知其情。故指云。此子無福。職始解。已得嘔血病。大怒之。師絕不為意。暨出世。嗣法薊。雖屢屢拈出。不著於人。有云。破蒲團上。地裂天崩。不從人得。云云。復懷香就座。至仰山。始為無準焚却。尚有有準的無準的之語。余謂。雪巖年少。被邁氣使。而無準為一代宗師。不能含忍。致父子情乖如此。凡據大方。握塵拂者。亦足自鑒。